



說部叢書

第十一編  
三集二十二

哀情小說

不如歸

上圖書局印行



3 0660 6594 1

#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	每冊三元三角預定全年十二冊 每冊一角半郵費每冊三分	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以及百科之學說 並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
法政雜誌	每冊一元半郵費每冊分半	本誌內載論說譯叢雜錄名著專件及製例 批評等十門專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
教育雜誌	每冊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冊 每冊一元郵費每冊一分半	本雜誌屢加改良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 之進步材料注重實用主義門類共分二十
學生雜誌	每冊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冊 每冊一元郵費每冊一分半	助學業交換智識爲趣旨每冊有四五萬字
少年雜誌	八分預定六冊四角四分 全年八角郵費每冊一分	本誌爲全國學生界互相聯絡之機關以輔 助學生爲主義門類共分二十
婦女雜誌	每冊二角半預定全年二冊 每冊一角半郵費每冊二分半	四卷一號起大加刷新趣旨在發揚小學生 精神統一少年界思想精選材料增加頁數
英文雜誌	元五角郵費每冊一分半 每冊一角半預定全年一冊	提倡女子學問增進女子智識內容完備體 例謹嚴封面用三色版精印并插各種圖畫
英語週刊	元五角郵費每冊一分半 每冊一角半預定全年一冊	俾學生可資課外補習仕商得於公暇自修 推廣英文知識爲宗旨務期適合普通程度
小説月報	每冊二角半預定全年二冊 每冊四分預定全年共二冊 元六角郵費每冊二分半	自五卷起放大版本擴充篇幅精選材料每 號字數約在十萬左右較原有增五分之二
兒童教育畫	七分預定六冊三角八分 全年七角郵費每冊半分	將有關於各科學之事實繪爲圖畫用簡單 文字說明俾兒童閱是圖讀其文卽知大概

(每冊三元三角預定全年十二冊)……  
 (冊三元郵費每冊三分)……  
 (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以及百科之學說  
 並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

(每冊一元半郵費每冊分半)……  
 (本誌內載論說譯叢雜錄名著專件及製例  
 批評等十門專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

(每冊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冊)……  
 (冊一元郵費每冊一分半)……  
 (本雜誌屢加改良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  
 之進步材料注重實用主義門類共分二十)

(每冊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冊)……  
 (冊一元郵費每冊一分半)……  
 (助學業交換智識爲趣旨每冊有四五萬字)

(八分預定六冊四角四分)  
 (全年八角郵費每冊一分)……  
 (本誌爲全國學生界互相聯絡之機關以輔  
 助學生爲主義門類共分二十)

(每冊二角半預定全年二冊)  
 (每冊一角半郵費每冊二分半)……  
 (四卷一號起大加刷新趣旨在發揚小學生  
 精神統一少年界思想精選材料增加頁數)

(元五角郵費每冊一分半)  
 (每冊一角半預定全年一冊)……  
 (提倡女子學問增進女子智識內容完備體  
 例謹嚴封面用三色版精印并插各種圖畫)

(元五角郵費每冊一分半)  
 (每冊一角半預定全年一冊)……  
 (俾學生可資課外補習仕商得於公暇自修  
 推廣英文知識爲宗旨務期適合普通程度)

(每冊二角半預定全年二冊)  
 (每冊四分預定全年共二冊)  
 (元六角郵費每冊二分半)……  
 (自五卷起放大版本擴充篇幅精選材料每  
 號字數約在十萬左右較原有增五分之二)

(七分預定六冊三角八分)  
 (全年七角郵費每冊半分)……  
 (將有關於各科學之事實繪爲圖畫用簡單  
 文字說明俾兒童閱是圖讀其文卽知大概)

序

不

如

歸

序

221  
1 22(23)

小說之足以動人者。無若男女之情。所爲悲歡者。觀者亦幾隨之爲悲歡。明知其爲駕虛之談。顧其情況逼肖。旣閱猶若斤斤於心。或引以爲惜且憾者。余譯書近六十種。其最悲者。則籲天錄。又次則茶花女。又次則是書矣。其云片岡中將。似有其人。卽浪子亦確有其事。顧以爲家庭之勸懲。其用意良也。且其中尙夾敍甲午戰事甚詳。余譯旣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而質之海內君子者。威海水師之燐。朝野之議。咸咎將帥之不用命。遂致於此。固也。乃未知軍港形勢。首恃礮臺爲衛。而後港中之舟。始得其屏蔽。不爲敵人所襲。當渤海戰歸。卽燬其一二舟。艦隊初未大損。乃敵軍夜襲岸軍。而礮臺之守者先潰。卽用我山臺之礮。下攻港中。屯聚之舟。全軍陡出。不意然猶力支。以巨礮仰擊。自壞其已失之臺。力爲朝廷保有。舟師不爲不力。尋敵人以魚雷冒死入港。碎其數舟。當時旣無快船。足以捕捉雷艇。又海軍應備之物。節節爲部議抑勒。不聽備門戶。既失孤軍。無據其

燐宜也。或乃又謂渤海之戰。師船望敵而遁。是又讐言。吾戚林少谷都督。戰死海上。人人見之。同時殉難者。不可指數。文襄文肅所教育之人才。至是幾一空焉。余向欲著甲午海軍覆益錄。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惡戰。吾厯厯知之。顧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今得是書。則出日本名士之手筆。其言鎮定。二艦當敵。如鐵山松島旗船死者如積。大戰竟日。而吾二艦卒獲全不燐於敵。此尙言其臨敵而逃乎。吾國史家好放言。既勝敵矣。則必極言敵之醜敝。畏葸而吾軍之殺敵致果。凜若天人。用以爲快。所云下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語耶。若文明之國。則不然。以觀戰者多防爲所譏。措語不能不出於紀實。既紀實矣。則日本名士所云中國之二艦。如是能戰。則非決然遁逃可知矣。果當時因大敗之後。收其敗餘之殘卒。加以豢養。俾爲新卒之導。又廣設水師將弁學校。以教育英雋之士。水師卽未成軍。而後來之秀固人人可爲水師將弁者也。須知不經敗衄。亦不知軍中所以致敗之道。知其所以致敗。而更革之。仍可自立於不敗。當時普與二國大將皆累。

敗於拿破倫者。維其累敗亦習知拿破倫用兵之奧妙。避其所長。攻其所短。而拿破倫敗矣。果爲能國。即敗亦復何傷。勾踐之於吳漢。高之於楚。非累敗而終收一勝之效耶。方今朝議。爭云立海軍矣。然未育人材。但議船礮。以不習戰之人。予以精礮。堅艦。又何爲者。所願當事諸公。先培育人材。更積資爲購船製礮之用。未爲晚也。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爲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恆於小說序中。擗其胸臆。非敢妄肆。呻吟尙祈鑒我血誠。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日閩縣林紓序於望瀛樓

# 不如歸卷上

日本 德富健次郎原著

鹽谷榮譯爲英文

閩縣林 紓 重譯  
仁和魏 易 重譯

## 第一章 度密月

日本伊香保產溫泉之名區。爲日人禊飲之地。地有逆旅曰千明。第三層樓中當黃昏時。一少婦開軒面野景。年約十八。秀髮成丸髻。已嫁矣。衣灰色縗。衣胸垂青絲之絡。容色娟白。而時顰其眉。顏亦清減。以外狀觀之中。溫裕而外。婀娜也。其人不類抗冷之梅花。復非交春之櫻花。爲微風颺其餘片。但肖夏中黃昏時之月見。花娟娟萎於林莽之間。此時少婦眼中所接者。但有日光足尾山色。斜陽射其峯。巔亂鴉扇晚翅。爲陽光所暴閃閃。作金色赤城。之後游雲兩片。宛約逐風而動。少婦倚窗正目注此雲片也。雲片大不盈抱。受日幻爲異采。向足尾山而飛。迨陽光垂沒。雲容漸斂。褪深絳爲淺紅。又漸變爲灰色。冉冉沒於暗中山峯。亦爲暮色所。

隱樓頭美人翠袖尙憑闌角未卽入也忽聞有老嫗作笑聲仍呼美人爲女郎旣而自責曰誤矣遂易稱曰夫人吾歸矣此樓心胡洞黑而不燈且浪子夫人又安在者浪子答曰吾在樓闌嫗曰外間風迅易中寒疾趣入此主人久尙未歸耶夫人披簾而入答曰吾乃弗審抵暮仍未歸來汝今以傭保趣之老嫗曰可遂捫索得取燈然之時逆旅侍婢登樓將書授老嫗嫗曰主人尙未歸書姑留此可也遂上此書與浪子浪子曰書爲吾父所寓吾乃不知武男何由露滯於外遂發書則其父手迹老嫗曰此爲吾老主人書耶書中作何語老主人好調詼或書中亦多可笑語時侍婢傳書後卽轉屏風而下老嫗納市上所購物事度之直近浪子之側言曰此間天氣惡乃不類東京浪子曰然此間山櫻桃五月始華足知地氣之寒汝前坐吾側老嫗鞠躬謝後始坐以目注浪子久爲意甚得言曰吾乃不意今日丸鬚之夫人卽爲老嫗懷中之乳嬰當時太夫人捐館夫人乃出吾背痛哭阿娘其憶之乎語時嫗淚滿其頰言曰夫人嫁之一日盛粧而出嫗曾言太夫人在

者見其嬌女嫁夫不其樂耶。因以袖自拭其淚。浪子垂頭以手近爐上而戒指中鑽光燦然照眼少頃老嫗引目見浪子卽陳謝曰夫人恕嫗嫗年耄言乃無檢嫗思夫人失恃後爲後母所虐。顧連以長勝筭矣。此嫗之所不料而欣戚交迸者也。顧自今以往得情郎而事當無拂意之時。言次侍婢傳言男爵歸矣。立時有二十餘之健少年西裝而入。言曰憊矣。卽門次去履而進。嫗及浪子亦就門次迎男爵。忽迴顧門外小僮言曰謝爾送我。復卽童子手中取花一束授浪子曰置之瓶中。請夫人爲此花位置其高下。令顏色相映發爲佳。然吾當就浴矣。遂下而入圍。嫗夫人曰美哉花乎。嫗曰是躡躅花豔極矣。主人得從何許。男爵曰花美。吾明日將曰吾觀主人精神遠出。凡隸於水師者均如是。夫人不答。但點首微哂。遂舉男爵之衣淨去其塵。以口親之。懸之移上逾數分鐘。武男浴罷。趣步登樓。入時言曰吾此浴適哉。嫗曰主人出浴。乃迅捷竣其事。武男曰我爲男子。烏能類婦人之細意。浪子助其夫著和服。踞席而坐。武男以手自摩其頰。其赤乃類蘋果之乍熟。浪子

遂出書上武男。武男曰。是爲岳氏所寓。其中尙附一小牋。武男曰。此牋乃予汝者。武男讀來書。且言曰。吾岳尙清健。旣而曰。又譖謔矣。吾讀老人書。乃如聆其聲。遂笑而置其書。浪子讀父書時。則回首面老嫗曰。老主人命我傳語。汝當自攝。是間天氣惡。防舊疾發也。嫗鞠躬曰。老主人乃分神及我。至感至感。武男曰。吾飢矣。今日進兩餽飪。行乃經日而息。言次。視席上曰。是爲何魚。浪子曰。似爲亞漫魚。面老嫗曰。汝云然乎。嫗曰。然。魚乃不惡。武男食時甚甘。飯盡一器。令更盛之。嫗笑曰。主人果飢矣。武男曰。今日跋涉山水間。幾於日晡。風物殊佳。吾道中恨未挾浪子果。吾能詩者。詩且盈篋而歸。不令辜此風物。浪子曰。惜哉。武男笑曰。汝焉能行。今日攀藤附葛。上下石壁間。汝焉能行。果行者。亦將得金鷹勳章矣。尙有數處。無路。自達。垂鐵繩爲橋。人卽猱緣以上。余少隸水師學堂。升高騎危。日攀緣桷檣之上。故習。不爲險。汝雙足尙未履及東京之地。矧能此耶。浪子面頰言曰。吾在女校中亦習體操。久。武男曰。止爾貴族女校中之體操。固足恃耶。吾昔曾觀於女校之中。見

衆女執聚頭之簪。躊躇與風琴相和。吾以爲跳舞耳。旣乃知其爲體操也。語已大笑。浪子曰。汝太惡作劇。使人難堪。武男曰。我尙有餘言。吾一日見山木女兒之側。有垂髻女郎。着粉梅顏色之裙。方跳舞酣時。乃不見有生客之睨其旁。其人卽浪子也。然則汝宜閉口矣。浪子曰。幸勿以質語傷人。君曾識山木女公子耶。武男曰。山木爲府君門客。至今尙往來無間。言已謂浪子曰。汝胡不再言。浪子無言。但曰。汝更說之。嫗曰。新婚小偶。胡至齟齬。且以杯茗爲和解之。

## 第二章 紋浪子

吾書所敍之少年。卽川島武男男爵也。近新娶子爵片岡毅陸軍中將之長女片岡浪子爲妻。武男新娶得婚假。遂偕其新婦並嫗至伊香保度蜜月。浪子生八年喪母。至於母氏儀範。亦依稀不可省記。但覺母氏慈惠恩已甚。摯尤憶彌留時。執己小腕。言曰。孺子聽之。若母將遠行矣。汝年少長。當尊事若父。撫愛若妹。駒子也。浪子應聲而哭。母曰。我行汝亦時時憶我乎。則以手拊摩浪子之髮。今浪子旣嫁。

雲鬟委綠。當時則鬟初覆額耳。此言浪子誌之中心。乃匪日不思母氏之慈愛。逾年繼母入室。自繼母至而家政乃力反其前。轍浪子之母士族也。綽有門風。持家清整。臧獲咸懷。繼母亦本之士族。顧少小游學於英倫。心醉歐風。幾成爲西產。則深以陳舊爲無當。一一變亂。故軌母來未久。浪子至欲覓亡母遺規。乃消滅如塵。不可尋迹。且繼母之對其父直擡已見。如發號令。父亦脫略者。則曰汝較我爲高。汝意云何者。改之可也。一日子爵及其書記生與繼夫人同席而飲。子爵笑視書記曰。難波君我詔汝娶妻。幸勿覓取有學問者。果得宿學之閨秀。將終身爲室人所嗤鄙。難波本善謔。今面夫人。無敢置對。則垂首自轉其酒杯而已。後此難波歸語其妻。謂己女勿使入高等學校。但於中小之學。窺涉大致足矣。浪子者。生小秉母教。性亦辯慧。每日老人出時。必親上冠杖。送父至於門外。蓋孺子之心。直類春初之弱草。迨春雪一降。遏不使挺似枯矣。然日暖雪融。草復萌生。浪子之遭母喪。直春雪遏草之時。果更煦以陽光者。則蓬蓬然翠綠盈眼。顧得繼母一臨。則長日。

西粧花露噴勃。浪子見而愕駭歎避。顧此特初見而然果恩意隆洽者即可依依其膝下。然繼母以學問自炫。初無顧覆之心。其視此八九歲之女嬰竟責之以成人。因是義立而情漓。浪子遂奄奄無有人氣。長日悲不自勝。浪子固愛亡母而繼母則雅不欲聞。卽駒子稚年繼母視之尤嬖。故浪子所最親者但有老子及嫗與阿姨而已。顧是三者雖屬親己之人而嫗氏乃不常至。嫗又趨走之人。浪子偶與相親繼母見之卽怒形於色。惟子爵時加垂憐而又虞失歡於繼氏。則神合貌離無敢竟致其恩意。偶當繼母之前亦時加訓迪。轉眼復卽撫慰浪子。感父之心至於萬狀。深知老父仁慈。其不能明示恩言。正以陰有所格。故力衛其父。幾於白死。無惜然浪子事父虔而母亦弗悅。謂夫屬我也。憐愛均出諸我。此女又何爲者。脫長日不言。母則又斥其非人情不可。一日母女微拂繼母大怒。則援引英國格言。呶呶作訓迪語。旣責浪子。且遷怒及於其母。謂生女不教。適爲後人之累。浪子受斥。憤極欲起而抗辯。則又思其父遂力忍之。又一日母以疑事加浪子。申申詈。

不已。浪子無言匿於暗陬而哭。讀吾書者當知。浪子家有慈父。胡由躬受慘毒。至此須知丈夫行事安能管及兒女。瑣屑則女兒冷煖固隨娘也。一母之慈敵及父慈五倍。今浪子事此深酷之繼母。在理必漸磨其女嬰之性爲深憂極慟之人。有時子爵亦云浪子胡慘慘無歡意。乃不類閨秀。然而讀吾書者又當知名花之種。或植瓷盆。或植瓦缶。花不爲此而榮枯。但得煦以陽光。則紅鮮照眼矣。若浪子者似以名花之種。寘諸陰鬱沈幽之地。何復能花。旣而浪子成婚及期。則浪子歎曰。半世苦光陰。至是止矣。至其父母及嫗。亦咸歡悅。惟所懷則各別。繼母之意。則謂拔去贅疣於心滋。適父則私慶。女子未嫁老夫。適無術爲之帡幪。今遣嫁寸心釋矣。嫗事夫人。久目見其女公子。有歸尤深欣慰。繼母者衣飾以豔麗爲宗。浪子則常服。及於遺嫁。奩具亦復蕭然。嫗見狀。至於淚泚。謂先夫人在者。甯復止此。而浪子則一無所顧。謂得夫而事無患。無衣來日正長。母須籌此。及別其慈父。亦稍減其悲。

### 第三章 采蕨

自伊香保至水澤觀音中爲地可三英里曲徑如蛇直踰童山而過爲路至坦平

雖閉目而行亦不至於顛躡夾路即爲上毛之草磧交春時則桔梗荻草萱草葉  
葉交互彌望如間色鬱鬱其中間以蕨花凡樂野適者恆至是賞心彌覺春暉之  
促一日午後武男夫婦及一嫗一婢同蒞是間采蕨少選設地衣而坐武男中距  
浪子去履以粉霞之巾蕩其塵土始歸坐稱曰軟芳如襲卽南面王蒞此亦不爲  
簡裝嫗面浪子曰夫人今日豔乃不翅且吾久不聞夫人作雅歌矣浪子曰吾歌  
久而渴於是小婢發囊出橘及餅武男曰以橘代茗可也遂自剝橘視浪子曰似  
我如是剝橘汝亦能乎浪子曰是奚不能小婢忽曰主人采蕨乃間以青草武男  
曰妄也汝誤乃嫁我以誤因喟曰美哉韶光吾神怡心曠矣浪子曰試觀此蔚藍  
之天若用爲女兒裙衫之色不其稱耶武男曰用爲水軍之號衣則尤稱浪子曰  
香哉草也汝不聞雲雀鳴於林梢耶嫗謂婢曰松子食足更赴彼間采蕨於是嫗

婢同行。武男語嫗曰。剩彼餘芳。勿盡劉也。私語夫人曰。浪子觀姥大好精力。浪子汝罷乎。浪子曰。否。初未有今日之強健。武男曰。吾行海遇佳景亦非一。若如今日居高而收野綠。則亦不多經閱。汝試左顧一帶。粉白之高墉。卽爲濱川之城。吾來時。卽小飲於彼者。又有青瑩如帶者。則爲利根川。曾一一入眼否。更望赤城之山。坡陰有濃煙直上者。則爲前橋市。尤遠。則濛濛然。非眼力所接。恨來時未攜遠鏡。惟如此春光留餘不盡。則興趣亦不至於索然。此時浪子以手按武男之膝。歎曰。吾能永永遠郎在此。則願望足矣。微旨忽草間驚起二蝶。翩翩近於浪子襟間。猝然遠逝。尋聞有足音人尙未至。而長影已倒其前。有人呼曰。武男君。武男引領呼曰。千岩君。胡以至此。千岩亦二十許少年。衣陸軍少尉之衣。美貌無倫。雖在兵間。乃無風塵之色。仍白皙如玉。惟美中不足者。則口角脣邊。微露佻健之狀。復好側目視人。綜其姓名曰千岩安彥。與武男爲中表。功名雖遜武男。而官階則爲本兵之參謀。頗契重於尙書。此時言曰。武男君乃百思不料吾之至此。吾昨日至高崎。

卽宿於彼間。今日至濱川。方聞賢夫婦在伊香保。道塗未遠。故來奉候。店人言賢夫婦山行采蕨。故亦乘興至此。然明日歸矣。惟來至突兀。或不見罪。武男曰。安有是者。惟兄來曾晤吾母乎。千岩曰。昨日幸謁姨母。母精神佳。然頗望兄歸。則又顧浪子曰。卽赤版家人亦大佳。方千岩語時。浪子面頰及向之作語。則尤頴。遂以目注地。武男戲浪子曰。前此與爾輩鬪。輒虞其敗。今吾有助矣。蓋合水陸兩大將。卽有八千娘子之軍。亦且無如我。何因指嫗婢曰。彼助其主人。謂我勢孤。至云吾所采蕨。乃並野草而收之。此足恨也。時老嫗見千岩。至不期愕然。已乃言曰。千岩公子。胡以能至是間。武男曰。吾以電取救。故猝來耳。嫗曰。主人作雅謔矣。又語千岩曰。公子明日歸耶。卽面浪子曰。聞公子歸東京。卽我輩亦須歸逆旅。治晚餐。武男曰。可。今夕千岩君飯於吾寓。汝輩爲治具。款千岩君。復曰。浪子汝亦趣歸。胡不少留。噫。汝聯軍行。勢孤虞敗。乎。且少安。吾不更挑敵矣。浪子不敢復郤。乃坐。嫗婢拾齋而行。三人乃復采蕨。以爲時早。遂漫行及於水澤。觀音旣至。始謀徐徐履童山。

而返。斜陽在山。光景奇絕。道旁之草。受日如然。孤松倒影。修可數百尺。更望山下。人家炊煙已上。四無行人。但有歸牧。武男千岩。駢肩而行。浪子步隨其後。已過山谷。武男曰。吾失一行杖。汝輩少待。吾將往掇取而歸。浪子曰。親愛我且同行。武男曰。我奔越而往。汝何能逐。遂置蕨於地。狂奔向原路而趨。武男旣去。浪子無言去。千岩少遠。獨立而望。武男及不見而止。千岩卽曰。浪子君。浪子本他顧。尤不欲其作是稱謂。然千岩復近其側呼曰。浪子君。浪子此時不能不答。旣迴顧見千岩。二目灼灼然。則又趣而少遠。千岩曰。吾爲君賀新婚之喜。浪子不答。紅暈被於雙頰。千岩曰。今君新婚樂極。此至可慶。噫。應知尙有一人。弗樂者。浪子莫答。但以雨蓋之。頂拂道旁之草。千岩曰。浪子君。浪子不得已回首曰。何事者。千岩曰。夫以男爵之尊。益以多金。可云意得。故吾爲君稱慶。浪子不懌。曰。是何言。千岩曰。身事貴族之人。且富。亦不問其人之爲賢爲愚。竟委身事之。此貴族女子之惰性。本爾爾也。浪子生平和婉。至是忽大怒。曰。此語當向之武男。若向我言者。可云無武汝前此。

以書予我。又不明吾告父此宵小行爲何取於足下。千岩亦怒齦牙言曰汝乃敢爾方欲言時忽有村人以馬至山上見爲貴人則脫冠致敬而乃不辨其爲伺氏人者千岩屏立不動遏其怒氣轉爲鄙夷言曰旣不之屑則以原物見還可爾浪子曰還爾何物千岩曰卽爾所恨恨者浪子曰今無有矣千岩曰然則安往浪子曰似此鄙穢之言付之一炬矣千岩曰無第二人見之乎浪子曰安有人見千岩曰汝幸勿愚我浪子曰汝勿喋喋撓我此時浪子怒視千岩而千岩亦作一種慚憤狡毒之容相嚮浪子滋懼則迴首他顧此時武男已奔馳至浪子釋然噓氣知不爲千岩所困矣千岩乘武男未至尙呼曰浪子君吾尙一言前書若未毀幸勿爲武男及若父母所見不爾將抱其懊悔於無終語後僞掇野芳於地上而武男已揚行杖於空中而舞呼曰爾二人待我久矣吾奔越而往返故氣促莫止杖固得矣因曰浪子胡爲變色其患作耶此時千岩得野海棠置之襟間答曰浪子君防爾迷路故爾因大笑以掩其迹武男亦笑曰歸矣三人遂徐徐向伊香保

## 第四章 山木兵造別業

高崎中三點鐘中之火車。二等車箱中。但有一客。以背承壁。翹二足於別榻。喰雪茄於脣際。展報讀之。此人卽千岩安彥也。忽爾力擲其報。口張而雪茄落。則以足力蹴之碎。俯車窗之上向外而睡。狀至無聊。復起而閒行。已復就榻坐。又手於胸。攢眉閉目。狀至焦煩。千岩安彥者。少亦孤露。父爲鹿兒島士族。在明治維新時殉國。千岩六歲時。母亦以瘦死。生小長養於姨氏家。則武男之母也。姨目之厚。而姨丈初不謂然。故每逢佳節。武男盛服侍坐於貴客間。千岩布素。屈於末座。顧亦自知孤孽。寄食於人。未敢較也。尤知武男勳舊子弟。建豐而輔。亦非嗇。可以揚鑾於天。衢己。則伶仃之人。但恃其腦力手力。以立生計。然其妬武男。憾姨丈之心。未嘗一日去懷。姨丈在時。送之武備學堂肄業。千岩亦疏懶不復勤勉。私計出山。僅有兩道。一難一易。難則舍之。但取其便易可圖者。方同學者。力爭分數時。千岩夷然。眼光所注。則專在有權勢。威力之人。覲顏事之。顧乃不虛。所求同業者。捧其文憑。

如拱璧時而千岩已不翼而飛參謀本兵矣同學之畢業者奉檄督操練於各聯隊間而千岩已坐籌帷幄矣顧千岩既得志則第二事卽爲婚姻計得媚高門於榮利之場亦足佐其弋獲思及古諺謂猿必聯臂則飽飲甘泉意攀援亦聯臂之謂耳且目中四盼侯爵之女必許伯爵富家之子必媚貴家此時眼光已注及片岡女公子矣中將者雖爲後備兵之將領然名位甚尊而帝眷復隆果能身在東牀則薦蘿之附可以直施高處中將有二女千岩意則屬其長女卽浪子也浪子最爲中將所憐而繼母非人則又力祛之出此人生絕大機緣也且尤重浪子之沈靜溫雅惟中將處人沈毅寡言笑千岩百計嘗之乃不能得其志嚮所在夫人則頗悅千岩之側媚浪子之妹駒子亦與之近夫人所生亦一子一女千岩以其幼也乃不注意其人惟家有老嫗爲前夫人所遺浪子暨之形影弗離夫人逝後僕嫗均爲後夫人所遣却惟此嫗爲中將所重謂是前妻房中人留之以將護浪子而此嫗眼中乃鄙夷千岩不以爲可千岩爽然旣而又念浪子果見屬者彼終

僕媼耳。千岩伺間至於經年。忍俊不禁。則私作情書。僞爲女友所寓。自郵政寄示浪子。書發後。千岩忽得檄出外。凡三閱月。歸而浪子已爲加藤子爵作伐嫁武男矣。千岩大怒。發僕出西京購得之錦綺。本以遺浪子者。乃一一撕裂。之事旣弗成。則匿其懊喪之態。仍爲抗健。又防浪子或出。書示武男。及中將。則已事且立敗。匪特不爲己利。且失獎引之人。以此之故。遂乘高崎之役。繞道伊香保省武男。並探取浪子之喜懶。自是日起。其介介於武男者。較前爲烈。今吾書追敍已竟。當迴敍千岩。在火車中情狀矣。千岩瞑坐車中。忽聞有人呼武男聲。則陡起而外矚。時車已停於車站。有裨販之夫。呼上尾。上尾二字日人謂之甚類武男。千岩知誤。則曰。妄哉。復閒行於車中。聳肩搖首。久之復歸座。尤怏怏不可耐。少須車發。上尾車站。其行如風。歷車站三數。至於王子。車復停矣。時有五六旅客。以革襪踐碎石而前。陸續上車門。來客有一人。年鬢在五十以外。色作深紫。眼角下垂。左眼有痣。大如黃豆。衣單縫之和服。凡二重。巨神之上。懸重金之表。金戒指爛然照眼。甫坐而眼光已與千岩相

觸卽曰。千岩君。千岩曰。別後無恙。客卽與千岩聯坐。曰。適從胡來。千岩曰。至自高  
崎。客視千岩久。曰。君今日忙耶。苟得間者。爾我可以共飯。千岩許諾。

在橋場渡臨水。有河房一區。顏曰。山木兵造別業。樓上陳設精雅。中有二人對酌。  
其一卽千岩。其一爲眼底有癥之人。卽其地之主人翁。山木兵造也。彼此坐語。旁  
無侍兒。山木膝前列簿。其上加以鉛筆。簿中署姓氏官閱。一一加以注腳。每一人  
名。或加圓圈。或作勾點。或勒。或點。有時去其所勒處。加之以鈎。山木曰。千岩君。茲  
事卽於是定矣。惟何時足以就理。君意能決其成乎。千岩曰。濟也。此物已落本兵  
手中。惟彼間有人行賊逾重。君當勿惜小費。指簿中一人曰。此人至難馭。君必以  
術拘攀之。山木復指一人曰。君謂斯人何。若干岩曰。人亦非佳。我乃弗稔。但聞人  
言。此君至縝密。惡賂而喜詔。果不答者。當退。彼慳怒暴發無情也。山木曰。陸軍中  
與物無忤者固多。而矯介者亦非鮮。去年僕爲一聯隊中治軍衣。旣上之長官均  
無言。忽有一大尉。赤鬚者。僕忘其名矣。則矯然不以爲可。吾饋之以餌。中藏金焉。

大佐逾怒曰我安可以賄成立碎其合。合碎而金出。大尉益怒不可遏。欲寘我於法。幸百計彌縫始免。須知貿易人觸此獵直者累無倖。因歎行賈難也。武男君者亦復類此。欲貢詔求宥於其人。乃終不獲。當一日。句千岩曰。武男何足數。彼門業盛。擁產豐。胡能不以廉自矯。若鄙人者。寢耳。不少資於朋友。決不自立。山木曰。誠然。卽出囊中五十圓之鈔。票上千岩曰。此爲車馬之費。後此事成。尙不斬酬。千岩取而納之腰橐。曰。吾以誠處朋友矣。諺云。不種奚穫。山木笑拊其背曰。千岩君聰明而亮直。在勢宜爲糧臺總長。始不負君長才。千岩亦笑曰。諺云。英雄仗短劍。較諸童孺挺三尺三之長劍便也。山木曰。然。惟乞吾友爲僕留意。爾居中調度。較吾輩資緣於外爲佳。千岩曰。可。吾苟得消息。必以奉白。山木將以車送千岩。千岩曰。我倩市車足矣。勿煩尊乘。山木曰。吾頗慊慊。不令山妻奉杯酌。以侍吾女於病榻中。未能來也。千岩曰。女公子豐子君。清恙作耶。山木曰。臥經月矣。故以吾妻至而相之。千岩君聽之。凡人爲妻子所累。重乃不翅。若鰥者。得錢弗散。聚多金易耳。千

不  
如上  
卷

岩旣行。主人引侍者送之門次。山木送客後歸寢。次有中年婦人。啟屏出坐其側。此婦人白皙而髮稀近鬚。二齒翹出脣外。言曰。千岩君行耶。山木曰。剛行。豐子何如者。婦人愀然曰。罷極矣。顧侍兒曰。兼汝出。語山木曰。兒今日復碎一甌。且裂其襦。年十八矣。乃狂惑如是。何也。山木曰。今但送此兒入諸巢鴨風人之院。婦人曰。此非謔浪之時。吾意頗憐其人。彼今語竹兒斥武男無情。吾去年饋以新年之禮物。及羅巾手套等事。均我以私蓄得之。用意至深。彼乃不我諒。直娶一惡醜嬌恣之浪子。薄倖哉。武男也。我爲山木女兒。卽言門地。何媿於彼。浪子胡貴於我。語已而哭。我思此女至屬意於武男。汝將何術以寬慰之。山木曰。此尙何術。有是母。乃有是女。川島家新得爵。而又多金。試問卽能下娶吾女乎。吾窮其智計。本欲貢豐子於其人。顧乃莫可。近亦置之矣。況又已娶。又如何者。苟非浪子中道夭折。及見休於其姑。則事尙可圖。伏然何能遂爲爾母女計。尙宜爲之相攸。則老來之事了矣。似汝身爲有才之女。區區此事。亦復易圖。婦人曰。汝一往狂言。吾胡能聽。且我

安有汝之慧黠者。汝年五十。尙爾浪遊。山木曰。我口給不及汝。然汝亦過於燥烈。吾之愛女。奚不及汝。若力不能任。則宜別圖。爲愛女地。今且同視病人乎。於是二人同行。視豐子。山木兵造之行狀。吾書亦不復了了。今但知其人紳而商矣。盛年時。頗得武男之父獎引。至於今日。尙戀戀川島之家。或云山木之戀戀川島之多金也。平心論之。斯言亦殊谿刻。家本櫻川町。立別業於橋場之間。前此以居積取盈。今則變業爲陸軍中治軍實。其子習商業於米洲。豐子則肄業於貴族女校。近新畢業耳。至其妻婚娶何時。人皆無聞。但喧傳以爲西京人物也。妓之所聚貌固不佳。然山木多外婦。常以野妍補內嫫。此事卽其妻亦微聞之。然不校也。日本屋制。多凹其厚墉。狀如巨壘。或置榻皮物事。往往而有。是中陳琴牀。及月琴。且有玻璃匣。中儲小木偶人。近牆有短几。用以作書。對面則懸鏡。見者恆以爲貴族中綉闌也。中陳一榻。衾枕均以錦段爲之。有十七歲女郎。側身而臥。顏色飛紅。作玫瑰色。頗豐碩。初觀咸驚其豔。實則肉重非佳。櫻脣微張。似倦於閉。翕星眼惺忪。如春眠。

不

如

歸

卷 上

21

始覺口中申申詈侍婢婢曲身榻後以袖掩口吃吃而笑女忽掀被而起取影片則女校中學友均校服列坐其間視久之則以尖指破一女友之容正於此時聞屏風移動聲女曰何人得毋竹也山木曰然爲禿髮之竹於是同其妻至榻前豐子強起匿影片於胸間伏之山木曰豐子今日略平復乎適匿於衾間者何物與老父觀之豐子愈匿山木愈引而出之卽曰此浪子君玉照也汝何爲破之汝之罪過較之中罵詈神道爲烈妻曰更勿言此山木曰豐子汝爲山木愛女胡必奄奄不振至此彼人旣薄倖汝何戀之爲苟得富家郎如三井三發者可或相大將之兒亦可否則嫁外國王族亦無不可胡戚戚爲豐子居母之前匪狀不逞顧見老父遂無言山木曰癡兒胡不見答乃終不忘情於武男耶豐子汝聽之胡不一至西京流覽風物彼間名勝可以怡神且西京產錦綺之區儘足往購衣材亦願之否汝久久未涉其地矣迴顧其妻曰汝胡不將豐子行妻曰汝能同行與否山木曰我在百忙中胡能至彼妻曰然則我不赴山木曰何也妻笑山木駭問妻

曰我乃不能釋然於爾之留山木曰兒女在側何爲不檢豐子聽之爾母均愚驟之言爾幸勿聽妻曰汝勿更飾山木曰止矣顧豐子曰勿介介事或可圖也

### 第五章 片岡子爵燕居

六月中禮拜六之下午赤版中栗子花盛開片岡中將家門全隱於栗花之內是日中將據溫榻坐狀至蕭閒中將之年剛出五十界外而鬚髮微童且作斑白之色軀幹至碩重可二百磅所乘馬雖貴爲天方異產亦至汗血頸短與肩平頰下重疊幾合胸際腹蟠然類安祿山兩股之巨如棒面作赭色巨鼻而厚脣髯疏眉淡二目之細乃同一線色至和藹口角常作笑容望者怡然欽其道貌前數年秋中將獵於山中衣獵衣道渴乞飲於山家老嫗見之大異以爲奇碩因問行獵何得中將笑言無有嫗曰行獵焉得食不如自食其力可得五十圓也中將曰月耶嫗曰年耳爾果無業者可業於吾家中將曰謝嫗盛意行來奉謁嫗曰以爾高碩如是沒於獵中此才殊可憐惜此時中將恆用以爲談助實則以貌取中將者其

言亦正類此山廬耳知中將之行狀者乃知爲國家師武之臣中將之立如山聲色勿動兵遇大敵斗然無色恆資中將爲鎮攝今日書房中瓷盆植文竹壁上則懸天皇天后御容左壁則南洲老人書成仁二字其下列書籍無數牆隅上置同官之影本國及外國皆備東南之窗大啟面東見靈南之山樹木陰翳而愛宕之塔尖直出樹杪上於蔚藍尖上飛鷺盤旋作井闋形南窗以外則芳園一片栗花照眼也栗樹罅中隱隱見冰川神社天色晴明作藍錦色栗花粉白如纏綿此蔚藍之天乃逾見其嫩白時有栗樹之枝橫瓦於窗外陽光穿樹入室碎影如篩微風一來即送花香達於室內中將左執一卷則西比利亞鐵道現狀也方徐徐展觀窗外微聞有金井轆轤之聲此聲既停則萬聲都寂時小扉忽啟有一童子探首內窺格格作笑聲而去一爲男兒可八歲衣水軍之衣一爲小女較男兒略小一二歲離髮覆額則衣紫柳條之衫赤其鞋此二童既笑而去則又復入奔集中將之側分抱其股呼爸爸不已中將微笑左手拊男兒之背右手摩女兒之髮言

曰學堂中予假耶汝輩月考佳乎男曰吾算學得甲類女則出幼稚院成績品置中將之膝曰師言吾針黹佳也中將曰可男曰吾誦讀居乙其餘皆丙中心滋抑抑中將曰進而益上勿自灰其心汝今日誦故事到何所矣男曰師述楠正行事斯人吾至佩仰爸爸試言楠正行壯耶拿破倫壯耶中將曰二者皆偉人男曰吾悅楠正行而尤嗜水師爸長陸軍吾必隸水師中將笑曰汝官水師隸爾姊丈武男君足誨汝矣男曰彼特小尉我欲中將耳中將曰水師中無大將中將少游之称但曰副水師提督且汝曾否願爲提督者男曰爸爲中將矣中將不長於少尉乎中將曰爵秩安足論惟讀書多學問精始名爲大人物女久久不得言即大聲進曰爸爸今日先生爲我言一故事言兔子與龜競走事我請述以告爸爸一日兔與龜約競其腳力語已言曰嬾嬾至矣此時有命婦雅步入室髮作西來梳掠眼角微邪望而知爲狡猾之婦人頰上加微粉齒如編貝衣作和服以黑錦爲腰帶手中加寶石之戒指見二子卽曰汝二人復擾若翁矣中將曰吾方詢問學中

之功課。婦人曰。汝二人出。若翁宜授書時矣。汝且在外少待。吾當挾爾閒行。二子聞聲。引手跳躍而出。夫人責中將曰。汝處兒輩過略其分。中將笑曰。此何傷。處兒子以寬彼之歸附。亦篤。夫人曰。吾但知嚴父慈母爲天下之通義。如爾所言。則宜陰陽易位矣。今訓迪兒輩。均我爲之。然則汝直使歸怨於我。中將笑曰。先生勿怒。且少坐。莫施嗔責。卽從几上取皇家第三讀本誦之。舌強而音滯。夫人閉目靜聽。指摘其誤。以上均中將長日之功課也。以中將在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佐明治維新。百務叢偏。乃無心及於英文。去年以前。備之中將歸班後備。乃得餘閒肄習先生。卽夫人繁子。爲九洲士族名家之女。在倫敦留學。久以英文論在日本中。固特出者也。以久居倫敦。純乎歐化。幾欲盡變其家政。納入西軌。顧乃不幸。舉家僕婢。竊笑其所爲。而兒女亦不行親吻之禮。中將一心爲國。無意於家政。夫人令復不行。乃長日蘊怒不已。時中將剛能上口。至一篇方欲以和文譯敍。門開。一少女入。以紅絲束髮。年可十五六。見其父力捧小本之書。恣力讀誦。則匿笑不自己語。夫

人曰母氏加藤姨氏在客座奉候夫人不悅曰至耶中將卽別移一榻語少女駒子曰汝延姨氏入此少須見一四五六歲之命婦徐徐入室與中將夫婦爲禮加藍色之眼鏡似眼中多熱力故施之以此姨氏貌肖浪子蓋與浪子之母爲同胞之女兄弟夫爲加藤子爵充上議院議員浪子之嫁武男卽彼夫婦作伐時子爵起而延坐曰夫人坐此吾乃久不把晤加藤子爵院中事鞅掌也夫人曰彼不爲公而勞乃勞於稽事終日以翦修花葉狀似園丁今吾家葛蒲尙未花而石榴與玫瑰乃大盛子爵以何時惠顧吾家評量花事又面夫人曰吾夫甚欲延姊氏一到寒第並攜穀一及道子同行夫人素與加藤夫人異性情並異教育初無諧洽之時益之加藤爲前婦之女兒弟見時恆介介夫人意謂片岡身心性命及富貴均己獨享之物胡以臥榻容人鼾睡且加藤夫人往往提及前事使中將動其悼亡之思而又加恩浪子垂青老嫗此二事均足爲己之仇敵今浪子嫁老嫗行家中已祓此二梗願一見加藤似立起地下之人與之爭蛾眉之寵眷時加藤出

糖餌於襟間。言曰。此爲老身饋毅一與道子者。胡以不見此二童。詎學中未予假耶。時駒子將茗入。加藤夫人出錦製之花。言曰。此爲駒子簪之。夫人謝曰。謝姊氏。彼三人得之。均歡樂矣。此時有侍者入。面夫人曰。茲有紅十字會中人。晉謁主母。夫人乘間辭出。旣出。引手招駒子與之耳語。駒子卽不去。伏於窗外聽之。夫人昂然自出。駒子者亦中將前妻之子也。繁子夫人乃極加以憐愛。浪子寡於言笑。夫人以爲孤特。駒子天懷活潑。乃適見悅於後母。夫人之所以鍾愛駒子者。亦示浪子之不見愛。由其自召。我爲人母。好惡悉本之公心。須知天下營私爲己之人。必不自承其爲私己。必肆力強爲其一二事。使人知之。以見其無私矧繁子夫人以學問炫世。言語媚人。外觀者幾謂突過中將。惟中將不以才氣尙人。而人恆與之親暱。夫人雖備極能事。見者咸望。然未敢掬示肺腑。夫人爲勢遂孤。惟其孤也。苟得親己之人。則曲意與之投契。取以爲助。凡前此剛勁之奴廝。均一一遣郤。新收之衆。乃僞顰矯笑。示其恩意。與之蹀近。駒子者頗親愛其姊。然後母喜聞其姊。

之短。則亦摭拾不根之言。以媚後母。夫人得駒子爲之探偵。心甚悅。之往往用以爲儀。以償取家人之過失。此時駒子立東窗外之長廊第二窗下。聞其父與姨氏談笑甚歡。後此語乃稍微。但聞有數語曰。浪子曰。浪子之姑。他語一不之聞。時見毅。一口中高唱過廊。見其姊側耳東廂。欲聲。駒子示之勿言。而毅。一不省。呼曰。駒子。汝在此何事者。駒子止之勿言。而毅。一仍喋喋苦問不已。駒子拂然而奔。毅一卽曰。汝乃無膽。語後徑入中將書屋。見姨氏在坐。則鞠躬示敬。仍立其父之次。姨氏曰。吾親愛之毅。一吾自見汝後。驅幹高矣。汝仍長日赴學堂乎。毅一日。然夫人曰。吾聞爾算學得甲等矣。爾明日同爸爸及嬪嬪至姨母家。觀花可乎。中將曰。道子安在。毅一汝前。此爲姨母賜爾者。爾喜耶。汝母又安在。尙與客作長談乎。告嬪嬪。母行矣。中將待毅一行後。卽以目視加藤夫人。如有所思。久乃曰。今但將嫗呼歸。少一煩惱。亦佳事。吾亦早料其如是矣。吾意本不令其行。而浪子欲之。卽嫗亦自甘隨侍而去。今但如是行却。語至此。夫人已入。視加藤夫人曰。姊氏行耶。吾

乃甚歎。客至適在此時。加藤夫人曰。吾輩戚屬爾且侍客。夫人曰。客行矣。是又爲開慈善會事實。則此舉亦未必得錢。姊行後爲我問千鶴子佳。自浪子嫁後。千鶴子初不見過我滋念之。加藤夫人曰。彼惟荏弱故少至奉候。起居更圖相見行矣。繁子夫人亦殷勤道意中將曰。我送夫人道子毅一及我並出。中將旣出。夫人卽踞中將之座。翻來客所費慈善會章程語。駒子曰。適姨何語。駒子曰。吾不甚了了似言老嫗事。夫人曰。嫗耶。駒子曰。我聞如是。武男君之母時發風癆。怒氣時作不可近。一日老嫗私謂浪子曰。老人奇癖苦汝矣。幸老人年高。風燭不時。汝可以無患。此語母聞之何如。似狂謬也。夫人曰。似此老物不謬者。孰則爲謬。駒子曰。老嫗語時爲浪子姑氏所聞。乃大怒。夫人曰。孰遣其竊聽者。此煩惱不甯。自取。駒子曰。浪子以姑不測。乃造阿嫗。夫人曰。胡爲至阿嫗家。駒子曰。浪子每遇不特意事。輒決策於嫗氏。夫人乾笑曰。若嫗何策。駒子曰。吾聞阿父言。將呼歸司。逗子別業。夫人曰。卽如是已耶。駒子曰。吾尙欲竊聽。毅一至而大擾。乃不能更聽矣。

## 第六章 記武男之母

上 卷 归 如 不

武男之母曰慶子。爲年五十三矣。舍風癆時發外體尙健碩。其夫奄夢去家可十英里。則時時步往不憊其重。可一百五十磅在命婦中。如是癆肥。蓋無有也。然夫人於其夫通武在時。絕瘦。自六年前悼亡後。乃大肥。有人言通武方嚴肆其壓力。夫人則類大皮毬。遏之卽伏縱之復圓。夫爲霓藩小土族。在維新後始顯。方大久保爲相通。武至見重於相國。爲刺使於外。宦囊至碩。而性質剛烈無倫。於是往來者絕少。惟加藤子爵爲其故交。大久保旣罷。相毀者遂爭集。然通武之所以得爵者。初非舊勳。以霓藩地偏無才。故通武易於崛起。旣嗜酒。盡五六爵後。白眼視其座客。凡地方會議。遇通武醉時。乃無敢與抗。通武在時。川島舉家咸處虐政之下。如事暴君。厥狀類大雷電。以風人爭隱處樹下。防爲雷震。獨武男見寵。通武雙膝卽爲武男之跳舞臺。舍武男外。自夫人及廝僕。無一不嘗通武巨靈之掌者。卽山木微時爲門客。通武亦曾以是饗之。顧山木雖見批爲辱微也。而利之所在。不能。

不趨家人。但聞主人發怒。卽厨間鼠子亦無敢張吻而噬物。蠹婢將物事至於無。端墜落通武之屬。吏欲造謁者必先詢問長官。風力所嚮遇惡風者必却退無敢。前夫人慶子事此狂童三十年茹苦含辛亦可不言。而喻方翁姑在時亦迅同陰陽之霹靂。卽增一通武之暴。夫人初不見多迨堂上相繼而亡。則巨敵但有一通武。夫人亦思挑戰。以輕兵嘗之。顧乃一試。即望風而北。遂即降抑。無敢伸眉。遂決二策。一則低首乞降。一則聞風奔匿。後此亦漸穩。風色凡再三忍後而威稜亦頓減。至若少變氣質。則堅同山岳。迨晚年酒狂愈甚。長日無醒時。容忍二十餘年。而晚年幾於不復更忍。嘗自太息。願偶貧家。亦萬不願得勳爵之禪翟。乃光陰如逝。三十年雙柄遂成永別。夫人雖哭而心則舒。徐知後此可以自由矣。顧一自由強權。遂立當通武。生時伏於隅陬。一如無物。至是翹然而出。意態卽矜張無倫。前此人見夫人俯伏可憐。今日更覩。乃偉然如天人。則心訝其變化之速。時有高識之人。謂夫婦相處久而性情體魄往往相肖。此語出乃不審。其如何然。夫人今日行。

狀竟無別於通武。須知川島夫人三十年之茹痛。今爲驕很縱溢之時矣。論者謂川島之棺甫蓋夫人之間立開且批已之人已行每專一事亦無復狠顧尤欲家人知己之不御。事者非能之不足乃力縱其辣手。凡假資於人則盡索而返之。蓋通武之予人以難堪人尚有堪者。若夫人之絕力搔炙較通武生時尤酷。通武豪暴網目尙疏。夫人則躁烈而多疑。科網密而弗漏。家人伏處其下較諸往日爲尤難矣。以上情狀卽所以敍浪子之姑嫜也。大凡新嫁娘初面姑嫜。良有一種羞澀不甯之狀。且易髻而髻。又爲婢媼易其稱謂。則入耳殊格格且慚然爲時未久。則人地皆習。亦漸漸知爲婦之道。浪子於此時正甫脫女郎窠。白入諸新婦範圍。然家政人各不同。顧不能以娘家舊範例諸。夫家臨嫁時中將丁甯謂爾此行片岡浪子之事終而川島浪子之事肇。此二語浪子深佩諸心。迨一至姑家。規模乃大相懸絕。若以財產論。則夫家碩於娘家。在暴發之家可云富貴兼備。惟外氏爲佐命大臣賓從雜遜。悉要津也。而夫家雖名豪宗。而門庭冷落。乃同止水戚晚旣稀。

賓朋復寡。當通武在時。或有過從之雅。迨主翁一逝。遂成羅雀之門。且浪子繼母新歸。諸歐洲家政布署。斬然一新。無復舊時敝俗。卽繼母平日之訓迪。亦時時令效其所爲。始克稱爲婦道。而夫家則陳陳皆舊。時模範無一。近於西風姑氏之治。家猶之三十年前爲小士族時。主張中饋者。每事必加躬親。當時爲姑婢督責。而然今爲年旣暮。習與性成。而亦不覺其煩瑣。家中有紀綱之僕曰田崎。人頗謹愿。門外之事。均此僕趨走。若門內米鹽小節。亦夫人一一加以稽核。浪子嫁時。挾一老嫗入門。夫人已驚悸不甯。謂故家風範。乃至以人爲勝。及老嫗見驅。初不爲開罪。夫人蓋夙有逐客之心。特借端遣卻而去。浪子雖知機。然猝易其性。插手亦頗以爲難。亦知老父臨行之丁甯。身爲人婦。勢當曲體尊嫜之意。然未移時。而姑惡之聲動矣。武男挾浪子歸自伊香保後。奉軍中急檄。以兵艦游弋海上。浪子旣嫁水師中人。而別離之況。固已夙備。然新婚乍別。則萬難爲情。武男旣行。則懊悵者久之。方中將未經嫁女時。已累面武男深諳其爲偉器。故一經加藤作伐。即加允。

許浪子既至。又見武男儻爽丈夫而情愛復根之天性。舉止聲音頗肖老父之英偉。計得人如此。閨福頗不少也。於是敬愛其夫。至竭誠以獻。卽武男得此秀外慧中之婦。亦志滿意得。矧浪子稚齒可憐。似於夫婦恩禮外。如提攜其小妹者。成禮未三月。而恩義之篤似夙世已。根其情愛。此次捧檄遠行。夫婦咸悵悵不能遽別。然而浪子自送遠後。爲勢亦不能眷戀其夫。蓋老姑之風癆作矣。病中性質暴烈。督過無已。且老嫗已行。閨中初無慰勉之侶。此浪子第一次成爲無告之人。大凡學生新入學堂。而舊學諸生必加凌礪。更一二年。則又來新至之人。此所以見凌者。又如例以凌人矣。卽爲人姑嫜者。亦無一不來自新婦。以理言之。則所惡於前者。必母以先。後顧婦人之心。恒不謂然。迨及身爲人上。卽以所受者授人。一日浪子方裁衣。姑斥之曰。汝尺寸誤矣。寬四寸者。即可就中內折以爲緣。言已復曰。非也。老身爲汝治之。汝二十年綠窗之下。但酣眠乎。且汝之來。其爲新婦來乎。凡諸申申之詈。乃不可一一指數。試思浪子幼年失母。受驅策於歐化繼母之下。旣嫁。

則。又。遇。頑。錮。守。舊。刻。毒。無。情。之。姑。氏。動。輒。得。咎。不。知。適。從。時。姑。病。臥。侍。婢。不。在。則。扶。持。抑。搔。均。浪。子。自。任。顧。舉。動。不。習。遂。意。爲。難。而。病。姑。卽。痛。斥。侍。婢。詞。鋒。均。側。注。於。浪。子。浪。子。十。年。閨。中。但。受。繼。慈。之。譏。諷。而。悍。如。牝。虎。之。病。姑。咆。哮。實。所。未。聞。則。慄。慄。懦。懼。不。已。然。此。特。示。意。而。已。繼。此。則。張。其。爪。牙。相。向。矣。浪。子。此。時。但。有。自。歸。綉。闌。取。武。男。小。照。親。之。曰。親。愛。之。人。汝。胡。不。早。歸。以。慰。我。然。浪。子。德。性。佳。不。尤。不。怨。仍。循。分。以。事。其。姑。

### 第七章 通書

一日。浪。子。得。武。男。書。蓋。自。香。港。而。來。書。曰。最。親。愛。之。浪。子。見。此。余。作。書。時。寒。暑。表。至。九。九。度。執。筆。汗。淋。其。身。矣。前。在。佐。世。保。曾。去。一。箋。汝。當。已。得。自。彼。間。啟。程。風。浪。不。生。而。天。氣。酷。熱。無。倫。雖。吾。輩。海。上。人。亦。不。能。耐。此。炎。蒸。吾。輩。同。儕。十。餘。人。均。徂。暑。而。病。余。幸。無。恙。惟。受。熱。帶。風。日。黝。同。黑。人。臨。鏡。駭。然。幾。不。相。識。同。伴。請。吾。以。影。奉。寄。余。乃。惡。爲。之。昨。日。登。岸。同。國。之。僑。人。爭。至。海。邊。迎。我。汝。之。來。書。吾。已。再。三。

讀。心中殊鞅鞅。知母氏舊患復作。然以卿奉母。我心釋然。吾遠行。子職實卿代之。惟母患作時。多躁烈之性。知卿宛委調護事亦大難。岳家及加藤姨氏。想都無恙。姨丈仍終日養花自怡耶。老嫗已行究屬何事。嫗行汝應無伴。如何如何。惟汝以書與嫗時。爲我慰勞。我歸時。必以物奉饋。此嫗風趣佳。吾心甚悅其人。嫗母及千鶴子。曾否時來。吾聞千岩亦常至吾許。吾家少戚晚。常來者惟有此人。母氏亦頗青盼。汝能善待其人。亦足以博老人之歡意。其人頗靈警。或可助爾所難。爾最親愛之武男。啟其下。又作數語。吾尙寄吾母一書。請卿口誦與老人聽之。吾在香港。仍小作勾留。然後過呂宋。向雪梨。從彼間赴舊金山。歸時繞檀香山回國。秋以爲期也。卿更寄書者。可直寓舊金山日本領事。余自得之。其後又有一書。則自雪梨來。書曰。親愛之浪子。今年五月。吾及爾在伊香保采蕨。不及三閱月。吾身在南半球。雪梨矣。夜中迴念舊遊。覺世界變遷。直出人意表之外。去年遊弋海上。尙眩暈。今茲如履平陸。且心有所寄。無論海澨天涯。咸屬於爾。雖在夜中。掌舵繁星。

滿天若顆顆皆卿小影實告卿吾與朋儕行樂吾何嘗有心但覺此心已委卿心腹卽在是間作書覺此一牋不久卽在卿掌握臨觀於窗下吾恨不能揭此心肝與牋同往也雪梨中多富人人具煙艇出外遨放吾心亦思功名成後歸我林泉製一千疊之遊船吾爲船長兒輩則爲舵工合一家以遨遊四海尤必一至雪梨示卿以年少感懷之地下略又二書則浪子寓武男者書曰親愛之武男見之吾得君七月中在香港所發者迴環百讀聞炎蒸逼人而君無恙吾心滋慰姑病日有起色夫子無復懸懸吾在獨居深念中亦躬自排遣至伏侍老姑敢不盡職惟自憾魯鈍不能上愜老人之心今但盼夫子海上歸期耳外氏咸佳今已盡赴逗子中銷暑加藤姨氏同赴興津別業獨吾家寂處東京頗傷岑寂老嫗尙居逗子強健如恆吾以書述夫子厚意嫗感乃無藝今但覺家政未悉毫釐恨前此在家初不留意於瑣瑣者及身爲人婦百無所能滋可恨也夫子囑我閒時少習英文然伏案逾時姑卽不憚故極力拋撇專留意於家政其不能違率夫子命令蓋

亦有故夫子或能諒我有時岑寂無聊中甚思見君苟傳翼而飛必且至君左右閒中時時取君玉照並船中所影者相對彌日知君必在舟中念我矣前此吾在學堂初不留意於輿地之學故書中所述地名咸在恍惚之中因特披輿圖溯海里以迹君所經之地復思昊天生我果爲男子者我亦必隸海師極君行所往我必追逐顧此想亦覺其癡第思極無聊亦不期其出於此報中詳敍氣候之更變吾讀報亦不留意今則每日最注意卽屬此條每逢報告某地有風吾心卽省省然憂慮無已幸夫子自保千金之軀爾親愛之妻浪子拜白其下又一書曰親愛之武男夫子觀之吾之恩君幾於匪夜不夢宵來一夢則與君同至伊香保采蕨而行忽有人分擘爾我之身君行逾遠吾則墜入海中則大號慟不止而姑來爲醒吾身吾始覺爲夢心略釋然顧雖如是而恆怏怏不樂乃望君趣歸蓋心中無限之言必欲君歸一傾吾積故每日東望不已此書即寓檀香山君歸時必可得

讀浪子拜白

## 第八章 武男燕居

不

如

歸

卷 上

39

時爲新年。川島家主婦方踞爐取煖。迴顧表中。方及八點。言曰。八點矣。尙未歸耶。卽取其菸斗。納之以菸。極力吸之。時時側耳聽門外人聲。家固靜。僻然在新年。車聲亦往來不絕。鄰家擲骰呼稟。盧雜以笑聲不已。主婦嗤曰。是何樂之有。復思及其子。卽罵曰。一至岳家。卽不思歸。凡年少之人。大不足恃。言時欲少動。斗觸其受病之筋。則呼痛不已。卽以菸斗叩几。呼侍婢曰。松。正於此時。雙車已遲於門外。武男夫婦歸矣。松聞呼喚。奔入問狀。主婦不答。但詈其晚。松無言。卻退。武男遂入。言曰。爲吾母道晚安。浪子亦繼進。且問安。且爲武男去禮服。付侍者向夫人曰。新婦歸遲。勞姑久尋。夫人曰。爾輩歸耶。爲時久矣。武男曰。如母言。兒輩始便道省加藤耳。姨氏乃必欲兒夫婦同赴赤坂。於是合姨氏一家五人偕往。赤坂客多周旋。極久歸少遲耳。武男被酒。絳其頰。則以手自摩。言曰。今日乃大有醉意。侍者以茗入。武男飲之。夫人謂浪子曰。汝家無恙。浪子曰。謝吾姑問。訊父母咸寄聲。言以事不

得至。歉乃滋。姑所饋物事。父母亦寄聲道謝。惱武男曰。吾輩所攜歸之物。又安在。浪子卽捧一巨櫟。上陳野雞一對。此外雜以鵠鶴沙鳥。夫人曰。此何來。浪子曰。老人行獵於外。至除夕始歸。方欲賈送而來。適新婦歸甯。遂挾以返。明日將復出。甚欲得一毫豬。夫人驚曰。毫豬乃可糞耶。若父少吾三歲。而強健如是。然彼小小已然。今乃無變。浪子曰。家大人乃強健異常。宿山中三日夜。毫無所動。自言氣力足敵一少年。用此自足。夫人曰。年健胡能不引而自足。須知天下苦事。惟病耳。如老身直同廢棄之物。今九點鐘矣。汝輩易衣可以歸寢。忽曰。武男今日安彥。適來此。武男欲行。聞言而止。言曰。千岩至此耶。心中似不特意。夫人曰。彼言欲面爾言事。武男沈吟久曰。彼覓我。得毋欲假資乎。夫人曰。否。汝胡由知其出此。武男曰。兒聞人言如是。明日或能見之。夫人曰。山木亦至此。武男曰。此物奚其至。可厭也。夫人曰。彼言初十日。將飯爾於別業。武男不悅。曰。滋可厭惡。夫人曰。彼懷誠念若父。胡能不往。武男甚不悅。夫人曰。汝必一行。吾倦矣。明日更語之。武男遂與其母道。

晚安。浪子亦如禮。夫婦遂並出。既至。浪子爲武男去西裝。加以和服。刷其禮衣後。命侍者燼茗。遂及其夫之次。言曰。吾親愛之人罷乎。武男吸菸手中。展讀賀年之書。及名紙。一一檢閱。仰首言曰。浪子汝罷乎。噫美哉。美哉。浪子曰。汝適何言。武男曰。吾言爾爲絕美之新嫁娘。浪子曰。語之令人覲覬。則迴面他顧。武男見其粉頰一半髮光。乃如漆也。時浪子所衣。則爲黑洋錦衣。緣均作波浪之紋。束白腰帶。胸口有針。上作無忘我花。此武男得自美國者。武男見浪子嬌羞。美乃無藝。言曰。浪子衣此等衣。今夕乃同新婚也。浪子曰。更言此者。我逃矣。武男大笑曰。我止矣。然爾胡逃者。浪子亦笑曰。我逃而易衣耳。武男自去年以船游弋於海上。本以秋中歸。已而至舊金山修船。遂遲遲不卽歸。及歸已歲暮。故未出而面客。今爲正月初三日。始出通謁。並存問其故。舊武男之母至頑。錮凡小。近歐風。則至引以爲恨。然武男身爲家督。夫人亦不能不曲如冢子之意。凡武男室中陳列。和洋雜陳。地上加氍毹。有榻。有几。牆之凹處。張風景之畫。在畫之前。則通武遺照也。左邊爲兩書。

櫬中間懸寶刀。則其父之所遺者。櫬置軍冠及遠鏡。柱上懸短劍一口。牆上畫圖。其一卽其所常御之戰艦。其一則同伴武備學生之合影。几上尙有數影。一爲武男父母及武男象。時年五歲。則斜倚通武之膝間。更一影。則片岡子爵衣中將之衣。武男雖坦率。然屋中精潔。一無纖塵。銅瓶上有古梅一枝。橫斜有致。諸如此類。足見武男天趣高故。位置物事。咸井井也。武男另一壯年之影。則倚諸銅瓶之腹。含笑如領梅香。時紅燈射影。屋之四周皆徹火盆。中獸炭熾烈。作紫燄。燻人武男。剛歸諸兵間。見母健妻賢而入此。幽靜之軒。衣長袖之寬袍。樂乃無極。口中尙吸煙卷。臥於溫榻。百無所憂。而微有介介者。則千岩之爲人。不能無梗。時徧檢名紙。突見千岩之名。心爲赫然。蓋今日適聞千岩劣迹。前月有人以明信片寓至參謀部。中與千岩。千岩之同伴偶觀之。則居積取盈之人。以此問千岩索逋者。尤有一事。則部中祕事。往往洩出外間。則皆爲糧臺采辦之事。因之國中巨賈。有因是而得厚利者。又有人見千岩常與商家往來。此爲軍中人所不應窺涉者。因之部中。

人頗疑于岩片岡中將與本部大臣稔故述是語以告武男令武男諄勸其勿爾。否則不能自立於部中矣。武男今日見名紙因而大怒思將覓得其人面揭其短。惟如此閨闥春光烏能以齷齪之人自梗懷抱時見浪子易衣後以紅茶入武男曰敬謝賜茗則起坐火爐之次問曰吾母睡未浪子曰睡矣則以面視武男曰吾親愛之人汝得母頭暈今日飲酒多吾母趣若飲驟也武男曰非醉也今日之樂極矣聞吾岳氏議論乃不期其醉浪子聽之汝得名父而事之佳哉浪子曰吾所佳者尙不止吾父一人武男僞爲不省曰繫何人者浪子色頰垂頭自摩其戒指曰我又烏知爲誰武男曰奇哉以汝愚人何由有此詞令浪子二頰爲火所熏乃絳如玫瑰則以手自摩言曰吾知爾行又出門矣家庭光陰乃短於行伍也武男曰吾若久滯家園汝又必趣吾外出而閒行非歟浪子曰安有是事何事枉人今胡不更進此杯茗武男飲既以雪茄灰屑落諸火爐四顧精舍陳設神爲怡然言曰半年以來宿於船上弔牀今觀是屋乃大而無藝其安樂舒適直地上之天堂。

吾今在此。幾謂過第二之密月矣。浪子亦如是耶。實則新婚遠別。久別復聚其趣。味乃無減於新婚。此時夫婦均無言。彼此對視如醉。少須浪子如醒。言曰。武男汝將往就山木飲耶。武男曰。母命我行。胡得不行。浪子曰。吾亦甚願同行。武男曰。此亦易事。浪子曰。我何能行。武男曰。奚不能者。浪子曰。我微有所怯。武男曰。何怯者。浪子曰。汝亦知彼間有人恨我。也。武男曰。孰則恨汝。浪子曰。卽爲豐子。武男曰。此孺子乃太慾生似此等。人吾乃不知誰娶之者。浪子曰。吾聞吾姑言千岩頗留意於豐子。或且二人有婚姻之締。武男一聞千岩名。卽怒曰。似彼聰慧之少年。吾乃不期其竟見疑於人。今日之武弁。令人生慚。實則我亦挿足其間。言之益增媿悚。今乃並無前人剛果廉潔之風。一屬心於利。但圖肥己。且我尤非謂武弁之皆宜。貧然能量入爲出。則妻子亦足以贍。須知身爲疆場師武。則必以性命力衛國家。胡能分心及於商賈與市僧往來。即兵士身中。吮其餘液。此外尙有一節。足以隳散軍律者。則蒱博耳。吾軍大有人坐此病者。今日之武士。仰面大帥。則奴顏婢膝。

匪所不爲及對其所部則敲骨吸髓甘之如飴武男盛氣唾罵水陸軍將而浪子傾心以聽語謂然深信其夫勇概凜然眞男子也意後此得爲海軍省大將決能力祛積弊卽進言曰汝適所言爲事至確前此吾父入長陸軍省時苞苴日近吾門吾父大怒郤之曰吾力能爲合於義者雖不求得也若干以非義又吾力所不能至苞苴又何爲者然此等人仍覓取竅竊續續而饋吾父笑曰觀此宜乎人皆嗜臘仕也武男曰然然豈惟陸軍卽水師中何獨不然已而仰面視表曰十旬鐘矣浪子曰時光良易過也

### 第九章 山木燕客

山木兵造在芝櫻川町別業中爲屋非廣以屋背西久保山地勢崎而不平其中  
有池因地爲曲折天然之怪石照眼琳琅望之如入名山無斧鑿痕迹羊腸之徑  
宛宛可以登陟山峯池上架以小橋其地多楓多松多櫻花多竹池上有稻荷之  
祠祀神者也山坳深處有亭翼然足以消暑然自外望之乃無見而過其門者不

覩其內美以爲小構耳而其中山水天然林壑幽邃乃爲行人所不能窺涉但觀屋制之美麗則知山木以不義之財自潤其屋蓋數萬金以外矣時日影已在四點以外晚鶴漸漸歸林有一人衣和服似逃席行於林木深處而去即武男也奉母之命不能不來座客一無識者傳無爲之觴心滋弗適且山木徧召歌妓跳舞於此間男女雜遷轟飲無算武男觸穢不復可堪早欲逃席而去顧爲主人強挽且未見千岩不能不少爲勾留屋中酒臭偷氣中人欲噦則越席出領空氣蓋今日非得千岩不可自其岳氏宣示千岩劣迹之後未數日忽有人提手籃來訪武男出支票索逋三千圓武男觀票則千岩安彥所署借者而保證則武男川島名姓之下竟有己之圖書來人曰期限已滿而假資者悍不見還今亦不見其人故不能不尋保證武男觀據其迹甚眞其人且出陳舊之書告貸者無數皆千岩筆迹也心中大異然尙以爲外出時或老母允之及叩田崎咸不審其有此且云圖書初未假與千岩此猩紅照眼者又胡從來旣而思及千岩百事舛謬則此圖書

亦必僞爲者。當日卽欲尋千岩而問之。旋得千岩之書。約在山木家一聚。武男思相見時。力加申斥。乃千岩之來特晚。武男含怒出履山石間。見山亭入而小息。甫坐。卽聞有木屐之聲。自下而上。豐子突至其前。蓬頭作高髻。錦衣照眼。立於武男之側。凝目細注。久乃言曰。爾獨居於此耶。武男生平聞巨礎震天心。尙夷然無懼。乃聞此。嚶嚶者。則大震立欲潛遁。豐子見武男欲逃。卽追逐其後。曰。武男君。武男曰。何事者。豐子曰。吾父命我引君領略山中風物。武男曰。母須爲導。豐子曰。父命如是。武男曰。不如孤賞爲樂。滋多此。在他人聞是峻拒。宜應歛避。顧豐子乃不之釋。卽曰。汝胡爲見我。輒逃。武男無術。不能不立而與語。蓋十年之前。武男之父爲刺史。於是間。豐子之父卽爲屬吏。因是武男豐子時時相見。武男年少。揶揄豐子。必致其涕泣。始已。不知豐子已屬心於武男。事隔十年。兩少皆壯。武男已娶。豐子之愛心。仍然未殺。武男亦深知其狀。時時避去其人。山木之家。無因輒不窺足。今日突出不意。如蹈覆中。知不能脫。卽曰。吾何逃之有。吾喜野適。縱步所如耳。豐子

曰。汝言太果決。非情。武男左右不知所可。在萬苦中。忽得一策。言曰。不審千岩君來。未。豐子君爲我視之。豐子曰。千岩君聞將以抵暮來。武男曰。彼常至是間乎。豐子曰。然。昨日尙在此作長談。久久始行。武男曰。如是耶。今或已來。幸。豐子君爲我覘之。豐子曰。我不欲往。武男曰。何爲不行。豐子曰。我行爾卽他逸。實則舍我而愛浪子。亦當少假顏色。何由推我。使我莫塊。此時武男思不與之辯論者。但有力決而行。正夷猶間。有人呼豐子君不已。遂見有侍者與語。武男乘機力劈竹叢而遁。旣遠。始小息。仍入人叢之中。知此間不爲豐子所僵矣。然天晚客亦漸散。囂聲亦漸息。山木去外衣。但常服。扶醉至小屋中。托菸卷於盤中。寃榻而坐。其狀甚罷。額汗如滴。言曰。勞諸君久待。然今日之會。可云極歡矣。面武男曰。男爵今日縱飲。胡造之故態。卽盡數斗。亦胡足異。時千岩已至。則面山木曰。今日足下興致絕高。似又得多金矣。山木曰。此何待言。且言已引火吸菸。手顫不勝。菸久乃得吸。卽向千

岩曰。所云事。正在措手。此貿易良佳。今允外國人雜居。吾事乃尤濟。又面武男曰。武男君。胡不出數萬金行賈。君即自諱。以尊紀代。之得金當無算。山木霑醉口不擇言。而武男端坐不動。千岩旣面武男。復面山木曰。吾乃健羨。顧無資不可得金耳。武男汝胡不一試。武男終始不言。而眉端雙鎖語二人曰。二君盛意。吾至感謝。惟吾旣蒞兵間。致富在所不計。且此身不審。何時瘞於魚腹。或成礮灰。卽擁多金。何益者。果使有二三萬金。可以信手拈得。亦宜捐之水師學校中。決不行賈。千岩聞言。卽以目視山木曰。山木君適有私事奉干。君且勿言。快意事。川島男爵已允假吾資。吾意請山木君爲保證。君圖書在否。遂出據於襟間。上之山木。蓋此時千岩之窮迫。直至於萬狀矣。以身居參謀部中。匪但與山木朋比爲奸。就中取利。且移取公款爲貿易。虧蝕至於五千餘元。旣向山木假貸。僅得二千。尙短三千。計戚黨中。但有武男貴而多金。其母又加之憐愛。顧姨氏雖有恩。而甚吝。猝與假此多金。勢必不可。顧公款急如星火。不得已僞爲武男圖書。果假得三千元。然期限垂

滿至以明信片寄諸參謀本部索還計此事一傳則功名已岌岌今將圖向武男假此三千圓以還債家正月初三日往面武男而武男適出不相值已又奉檄外出可數日至債家索逋於武男千岩初不之悉山木見千岩出券則極口稱可遂令出圖書蓋後上之武男之前曰據已在此金以何時付者武男曰攜鈔在是千岩曰確耶或愚我耳武男自襟底出紙擲示曰此非三千鈔票耶千岩見狀顏色頓變然變羞成怒嚼齦而起蓋武男所出之鈔非鈔也卽千岩以武男僞印向人假貸者千岩以爲此紙尙在債家之手不料今日出諸武男據上加以墨圓知武男已爲償之久矣旣得此紙卽駭然曰此句武男曰此紙君未知耶胡不自承其謬千岩平日兒撫武男不圖今日乃爲所窘則痛恨入骨力圖復仇山木大驚倒執其菸斗以火近鬚久不能語武男曰千岩茲事吾亦不更述矣爾我親爲姨表斷不能以汝冒我圖書因而致訟此三千元吾已還矣債家或不以明信片赴部辱汝汝其釋於懷矣千岩不能對然尙矯矯鎮定幾至欲取武男而力勞之顧知

其無濟。則僞爲和藹之容。言曰。吾親愛之老弟。承君訓迪。吾慚沮已極。惟吾之爲此。殊出於無可如何。武男曰。無可如何者。即可以王法爲兒戲矣。千岩曰。弟勿怒。吾請訴其衷曲。吾百計皆窮。果爾在家者。吾必徑途告爾。而爾復未歸朝。吾安能向阿姨請貸。計更一月。即可清還。故漫然試之。以濟吾眉睫之難。今日深知吾過。尤非欺汝。計還金後。質實與爾言之。武男曰。讐言也。汝果誠懸者。胡以向我假資。乃並不一問。竟向山木求證。山木見武男怒氣勃勃。疑將用武。卽曰。男爵勿怒。此事模糊至是。吾乃不知。顧爲至親。儘足寬假三千元之數。非多無足較也。千岩君誠誤過。無可辭。此事果喧傳於外。則千岩君前程殊礙。茲事尙須男爵玉成之。武男曰。吾非親串。宜訟之理。胡爲代償此債。此事不涉山木君。幸勿與之。遂語千岩曰。茲事不能爾爾。今日爲始。與君絕交。千岩見事體決裂。則亦暴怒。言曰。汝絕我耶。我亦何惜。武男大怒。二目盡赤。言曰。汝已得錢。何惜交誼。直賤丈夫耳。千岩曰。汝擬我何等耶。此時山木宿酒都醒。卽起而言曰。男爵及千岩君。且少釋忿。此爭

無已。足傷親誼。於是左右挾搃求平其爭。而二人亦止。已而武男復弩目視千岩。曰。千岩。此事可勿更言。吾及爾自少迨長。事爾如兄。本意可以彼此匡翼。苟可爲力。匪不盡死。第邇來人言。噴噴幾塞吾耳。令我器重之心。消歸無有。爾極力愚我。乃視我如童駄。然爾須知。欺我者一人。受欺者也。而事尚有大於此者。我又何須言者。至三千元作何浪擲。我可勿問。但尙有藥石之言。凡爾所爲事。人人耳目咸非。蠢蠢陸軍中人。至有隱備爾之行爲者矣。第爾之所重者。在金錢。不在名譽。卽言之。亦不甚愛惜。大恥臨身。又將何以甘受。自此之後。定不更相見。此爲臨別。贈言。並以三千元爲饋言。已立碎其借券。擲之於地。立起過別室。時豐子方隱壁而聽。及武男入時。適與豐子相觸。武男大驚。即復他逸。亦不計豐子之暗泣矣。山木見武男既去。始張口謂千岩曰。此孺子氣燄。乃如昔未減也。雖然。以三千元爲絕交之饋。遺君亦不爲虧折矣。千岩目視地上殘券。不復發聲。但歎脣不已。

三月初旬。浪子爲風寒所侵。不藥旋瘳。逾數日。爲其姑製衣。至於深夜。病復作。至二月中旬。而浪子尙淹滯牀褥間。人言閒年之冬。必較去年爲寒。語固相傳。而今年寒乃果甚。雨雪隨北風而至。卽晴明時。冷亦砭肌。壯者恆病。病者恆死。報中所紀死數日。乃不翊以天寒之故。浪子之病。亦縣綴不卽愈。矧又弱不勝衣。雖病狀非危。但偃息牀褥。飲食銳減。亦非佳兆。時壁上鐘交二點。餘音旣渺。屋中寂然。無聲。但聞鐘機徐動之聲。愈形其靜。時風日大。佳病榻中。防爲陽光所灼。則以錦屏少隔之。用以養目。而屏間光線已射及浪子手中。浪子方爲武男治襪。左邊瓶上。挿茱萸。右則老梅一枝。橫斜作影。梅萼尙稀。知春光未甚老也。紙窗受日。有小貓之影。在瓦溝曝日。留影於窗間。一小蜜蜂似爲花香所引。直撲紙窗。小貓遂起。撩之以爪。旣不可得。則又以爪自摩其面。但見窗間貓頭之影。忽上忽下。浪子斜波視貓影。則眼立生纈倦。甚閉其眼。少蘇。則又結襪矣。忽聞廊外有屐聲。短影循窗而過。則其姑也。已至其病榻之下。問曰。汝今日如何者。浪子曰。愈多矣。惟不能

猝起。因置襪且起。姑止之曰。勿爾。且汝胡又治襪。此至不宜於病軀。凡人遇病。以養病爲宗。胡能兼顧他事。汝幸勿舍命以爲武男。求速愈爲佳。浪子曰。兒病久。不耐。故以此消遣。幸老姑恕兒。姑曰。汝又好苛禮矣。禮繁則親殺。此非事姑之道。實則此媼尚有無數瑣屑之語。尙未傾吐其半也。平日恒言少年婦人。恆不知禮事。上無文。惟浪子尙知孝謹之道。今日宗旨復變。轉以多禮爲煩。則令人不能遽解矣。少須間。浪子曰。汝得武男。書書中作何語。浪子卽從枕底出家書上其姑言曰。夫子言。將以禮拜六。歸夫人略視其書。卽還之曰。書中乃云。將移爾病軀易地以養。此乃大愚似此寒天。以病身暴寒。卽強健者亦無倖矧。乃爾奄奄者耶。實則感冒小恙。靜養當立愈。何紛紜爲武男。年少無知。習近人陋俗。一病即欲延醫士。換天氣。然吾年少時似此小病。至不歸臥。卽生兒時。不十日已起而操作。汝當覆書武男。請勿置念。百事有老人在也。語已微笑。而眼稜之中。隱含不屑狀。後此夫人外出。浪子起坐言曰。阿姑恕兒不送。迨夫人出。浪子微歎。乃不料身爲人母以人。

子愛曬其妻却生嗔妒之心。蓋自武男歸後而姑婦之間日見隔閡。武男見浪子辱弱常加熨貼。浪子微窺姑意。妒不可言。自念夫婦敦睦爲人生倖福。而因是開罪於姑。則女兒身世之難可想而知矣。方圖少睡而侍者言加藤小姐問候在門。浪子張眼外視。見千鶴子盈盈入。卽曰：「千鶴子君。君來見貺。眞念我也。」千鶴子去其髻羈。言曰：「汝今日佳乎？」蓋浪子之與千鶴子本爲姨表之女兄弟。自少在幼穉園已成莫逆。形影不復相離。浪子之妹駒子恒言：「汝二人交厚我乃無友。」一自浪子嫁夫。而同學者亦都星散。惟千鶴子居近。又屬親串。故常往來。故武男出時。而千鶴子時來道款。曲以解愁寂。千鶴子問時。浪子卽曰：「病良已。」惟吾頭岑岑然。且嗽不已。殊足厭也。千鶴子曰：「然此間乃甚冷。此時侍者出座茵。千鶴子即踞浪子之側。十指中多金鑽戒。指就火爐上溫之。遂以已溫之手自摩其粉頰。取暖。浪子曰：「姨父姨母無恙。」千鶴子曰：「佳。謝君問訊。二老均爲君病當心。謂天寒於病者不宜。昨日吾尙言汝病少蘇者。遷逗子小住。或於君病得少益。浪子曰：「此說良確。」武男在

橫須賀寓書。亦言必易天氣。千鶴子曰。武男君意定。胡不遽行。浪子不敢斥言其姑不憚。但曰。卽不遷亦可愈。千鶴子曰。寒威可畏。言次。侍者進茗。浪子曰。汝知夫人安在。侍者曰。方與客語。浪子曰。客何人。侍者曰。客自村間來。浪子不問。語千鶴子曰。君今日無事。能否小住移時。呼侍者曰。兼汝將少食物至。款女公子。千鶴子曰。吾恆往來是間。必以飲食相餉。爲事過煩。於是出小合於襟底。曰。尊姑好米餌。吾已挾得一合至矣。惟姑氏有客。少須進之。浪子曰。吾姑得此良歡。千鶴子又於長袖中。探出橘子數枚。言曰。霜降後。始得。但未知其甘酸。請以奉餉。浪子曰。請君爲我剥其一千鶴子果去橘皮而進。浪子食之滋甘。以病中髮覆其額。乃掠而上之。千鶴子曰。掠且復披。吾今爲爾。挽而作椎結。不審佳耶。然汝亦勿強支而坐。千鶴子卽出梳於浪子奩具中。爲之整髮。且整且言曰。吾同學昨日開一同窗之會。歡聚一日。良歡想亦有東奉速。同輩不見汝。恒以爲憾。言已笑曰。吾輩出學堂。僅一年。乃有三分中之一易髮而髻矣。吾見大久保君。本多君。北小路君。均籠髮。作

已嫁紹前此女郎態度全非易爲莊重言時卽曰汝髮爲吾擊而痛耶復笑言曰人人乃爭言嫁後事實言之滔滔後此同學開辯難會發問者爲人子已娶者與父母同居耶抑屏居耶北小路君則主同居言新婦不善持家而其姑甚慈愛故以同居爲是大久保君則主分居汝亦當知彼家有姑惡聲也吾見其論辯專爲私圖則欲進而爲均平語衆乃不許吾言謂吾未有媚家則此例母乃酷乎浪子曰人人咸有苦衷汝折中之論似難得兩全汝曾否憶姨母言少年夫婦無姑嫜督責往往入於情竊吾思姨言良當且不能以夫妻好合遂棄置老人於不顾汝意又云何者浪子者聰明識物理固知持家之道雖繼母厯厯言其幹略而浪子恆不謂然以爲後此綜家政時自別有部署自一至川島家則事勢全非武男名爲家督權力一不之屬全屬之太夫人然亦伏處苛政之下意姑婦調和後出其幹濟以佐老母乃爲時逾久畛域愈深迴念繼母議論謂已婚之子分應離居此說良確而又思宗國風尙所貽數千年無改則亦不敢謬託維新創爲異論故但

述娘氏之言以自解。千鶴子者知武男家事至稔者也。謂其姑精覈浪子溫柔虐政之下理應離居。胡爲乃有是言。知浪子別有隱衷。未易爲已道者。但視浪子久。微語曰。彼尙咆哮無已時耶。浪子曰。時亦暴發。惟吾病中尙有寬典。其尤不堪者。則不許我曠近武男。何也。然武男常勸我言。彼母尊如王后。其能結歡於母氏。較事已爲更有禮。噫。今且勿言吾髮已整頭亦不如前之岑岑矣。則以手拊髮覺罷。復閉其目。千鶴子納梳於奩中。以紙自拭其手。見浪子罷甚。則小立於奩臺之次。見有小匣。啟之。則武男所贈浪子之金鍼。鍼頂刻無忘我花一小朵。卽曰美哉。武男君。男子。乃能辨析花樣。均入時也。浪子此時張目視千鶴子。千鶴子復至其側。言曰。俊次欲我習法文。或德文。以爲外交家之妻。必須通外國語言文字。而我則良以爲難。俊次者。千鶴子聘夫也。服官於外部。浪子曰。吾甚願爾。後此作丸鬚爲新嫁娘。惟今日之粧。亦雅稱於爾。千鶴子羞絕力止。浪子勿言。然神宇之間。則又甚樂。言曰。浪子君曾否憶及荻原君。先我一年畢業者。浪子曰。憶之。彼嫁松平君。

千鶴子曰。君亦知是人前日離婚矣。旨微浪子駭曰。確耶。其故爲何。千鶴子曰。翁姑待彼厚而荻原則薄。視之不以入齒。浪子曰。彼生兒矣。千鶴子曰。松平有外遇。乃決其妻。嗣荻原之父知狀。怒婿之不義。乃索女而歸。浪子曰。傷哉。胡爲見棄。此足知男兒之無行。千鶴子曰。然吾思之。乃至以爲恨。天下惟爲姑嬪所不悅。而爲棄婦。此尙可也。旨微若爲夫所棄者。此安謂有情。浪子太息曰。吾思同學已分勞燕。又判菟枯。吾寂寞極矣。嗟夫。千鶴子君爾。我兩人當永永爲良友也。千鶴子曰。此吾所禱祀以求者。此時二人不期而堅執其手。尋浪子復笑言曰。吾臥病經時。恒作夢想。今試語其一。幸勿哂。吾癡譬如數年後。吾日本與外國交兵。吾日得勝。俊次君爲外部大臣。出而議和。武男則水師總司令官。以兵艦布於敵國。千鶴子曰。然則吾姨丈片岡君必爲陸軍之司令官。吾父在上議院持議。必發帑遍犒水陸各軍。浪子曰。至時吾必入紅十字會。將護被創之兵。千鶴子曰。汝纖弱如此。乃能奔走伺創人耶。浪子一笑。乃大歎不止。至以手捧其右脅。千鶴子曰。吾言多矣。汝罷。

而脅痛耶。浪子曰。吾歟即痛其脅。千鶴子曰。吾行矣。汝且調攝。遲日更至。及千鶴子行而西日已落矣。

### 第十一章 逗子養疴

千岩爲武男楚辱之後。恨極羞深。未五日。忽捧檄驅出參謀本部。入第一聯隊。凡人交於否。運遇事輒蹇無遂意者。千岩財力之敝。已一年矣。百思不能自脫。第一思慕之浪子。已爲武男所奪。而貿易復折闊。告貸於人。明信片竟。直至部中名譽銳落。平日視武男如孺稚。玩之股掌。今乃受其重罰。無可自伸。環顧親串。但有川島一家。今亦斷絕。不復往來。復於無意之間。斥去優美之官。淪入末弁。千岩亦自知罪。無敢伸枉。旣蒞兵間。則亦蒙恥爲之。千岩者。本狙譎能。遏抑其喜怒。不外形。今日忽爾貶逐。則熱血如沸。大類登樓垂及高梯。竟爲人推陷。又思陷我者。又爲誰氏。同官中。又何人與本兵交厚。計惟有片岡中將一人耳。遂決爲中將加之讒。間。又思武男亦必有力。彼視財良輕。其最恨者。必謂我僞其印信。雖然。浪子本恨

我以我通書之故。時時扇惑其夫。亦事理之所必有。此所謂求親不遂。反受其殃。思極則怒不可遏。於是合嫉妒怨憤之毒念。專注此三人之身。因曰。今但有報復而已。天下最得意事。但有飲仇人之血。爲最有味。惟報復之事。當從何入手。爲力不能置炸藥於二家。使之骨肉化灰。然則尙何術者。況勢力旣不相敵。殺人復須論抵。則但有陰毒左計。俾兩家均受吾害足矣。時已三月。梅花全謝。千岩一日到新橋車站。迎一故交。剛自客座中出。忽見一高碩之婦人。領一女郎。過其側。卽片岡夫人及駒子也。千岩趨前問訊。顧雖如是。心滋戚戚。防爲二人知其已事。旣而見二人之狀如恒。遂復其故。不以爲異。蓋千岩之恨恨浪子恨將軍恨武男耳。與夫人駒子初無所恨。則卽而鞠躬致禮。夫人曰。客胡爲不常至吾家。千岩曰。夙應奉謁。以事集莫前。今夫人又安適者。夫人曰。我將至逗子。客又安適。千岩曰。在此延候一友。夫人之至。逗子消遣春光耶。夫人曰。汝乃弗知吾家有病人在彼耶。千岩曰。病者何人。夫人曰。浪子耳。此時火車鈴動。人皆登車。駒子立催夫人曰。母趣

行。千岩遂代夫人提篋同赴車上。道問曰。浪子君病狀如何。得母劇乎。夫人曰。肺病耳。千岩曰。然則療乎。夫人曰。尙時時咯血。故不宜於東京遷之逗子。吾今日特往省之。旣登。夫人取篋與之爲別。且言曰。更相見。吾行卽歸。幸常過吾家一談。千岩見夫人母女同至頭等車廂。則慘然笑曰。吾報仇有路矣。時浪子之病。醫生知其入療。然祕而不言。言之將滋病家之駭。顧病已日重。至於三月。療疾已成。醫生乃不能不言。浪子之姑。平日自恃健碩。以爲常病。不宜遷徙。易取天氣。今見浪子咯血。則亦大懼。尤聞療疾足以染人。遂如醫言。遷浪子於片岡之別業。浪子初知爲療。亦覺凶多於吉。將永謝人間之倖福。然尙至逗子者。亦任天而動。不復奢望其愈矣。時爲三月初二日。浪子一易天氣。病軀若有起色。日剪采花枝爲消遣。武男亦適歸。則請武男采花。自編爲花毬。正意得間。胸膈忽奇痛。頭重如戴。立時血乃大溢。淋漓傾吐不已。此時似見墳臺在其眼中矣。然自念此死胡以不在未嫁之先。百無顧戀。即可拋擲而行。今乃盡嘗人間情愛。春光斗然割去。亦復萬萬不。

能。自。遣。然。武。男。此。時。舟。駐。橫。須。賀。去。逗。子。未。遠。時。時。歸。視。中。將。亦。時。時。以。書。問。訊。  
 姨。氏。及。千。鶴。子。則。間。數。日。卽。來。老。嫗。本。在。逗。子。適。爲。侍。病。之。人。照。拂。幾。於。匪。微。不。  
 至。浪。子。初。尙。清。爽。以。爲。病。固。未。佳。得。與。故。嫗。常。聚。亦。不。爲。非。樂。且。東。京。奇。冷。逗。子。  
 清。和。海。上。清。風。時。至。覺。一。身。百。無。虧。欠。醫。生。每。禮。拜。必。自。東。京。兩。至。診。視。見。浪。子。  
 自。遷。逗。子。病。勢。弗。增。卽。無。勿。藥。之。期。尙。有。措。手。之。地。則。語。之。曰。汝。心。但。無。煩。擾。吾。  
 尚。有。術。足。以。起。汝。於。是。至。於。四。月。京。城。中。櫻。花。忍。寒。未。綻。而。此。間。近。海。則。花。色。爛。  
 然。照。眼。也。又。一。日。爲。禮。拜。六。曉。雨。濛。濛。自。晨。達。午。未。止。山。海。均。爲。雲。氣。所。漫。入。眼。  
 莫。辨。晝。漸。陰。沈。而。漸。長。雨。勢。復。挾。風。而。至。海。濤。澎。湃。作。甲。馬。聲。一。帶。漁。家。均。掩。關。  
 畫。寢。閑。無。人。蹤。片。岡。別。業。中。爲。狀。則。少。別。於。外。景。武。男。新。歸。自。兵。間。冒。雨。而。至。既。  
 晚。餐。易。衣。浪。子。對。坐。而。治。襪。時。時。停。鍼。視。武。男。微。笑。髻。上。新。簪。櫻。花。几。上。置。燈。以。  
 紅。紗。爲。罩。其。旁。有。膽。瓶。亦。滿。插。櫻。花。窗。外。風。雨。沓。至。武。男。方。披。來。書。讀。訖。言。曰。岳。  
 氏。爲。若。病。心。至。沈。鬱。明。日。至。東。京。當。繞。道。赤。坂。慰。此。老。人。浪。子。曰。風。雨。兼。天。汝。行。

耶。老姑候君。吾恨不能與君偕往。武男曰。浪子汝何言。此爲養病之區。猶之配所。汝不能自由也。浪子曰。此果名爲配所者。吾願終身居之。親愛者勿顧。我汝恣吸菸可也。武男曰。吾未至此間已倍吸吾菸。明日去此亦加倍酬之。浪子笑曰。如是見愛。當有米糧餉君。媼爲我將出之。武男曰。婦佳得母爲千鶴子。君所遺浪子曰。否。此爲吾手製以病中無事少製佳餌用獻吾姑。武男曰。汝又勞力矣。浪子曰。此何礙者。畫長人靜用是自遣亦佳。且汝今日能否允我久坐須知吾身未有病也。武男笑曰。在勢當愈。川島醫生在是胡能不愈。以大勢度之。果有起色。吾亦銳減其憂。此時媼以茗進曰。今日風雨殊足駭人。主人果未歸者。吾至不敢貼席。千鶴子君已行。看護婦亦歸東京。此夏屋中舍媼及老僕茂平外。無第四人。浪子曰。如此風波。海行者遇此將何自處。顧舟中征人之苦。較諸春闌夢裏之思似閨人苦也。武男飲茗進餌。言曰。此何足云。果使爾在南中國海。風潮數日。爾方覺其苦耳。以四五千噸巨艦置之潮頭。乃恣其侮弄。艤面高浪如屋。舟亹亹如老屋被風。則

距舟方覺其窘。語時大風忽至。怒雨敲窗。如撒數十小石屑。其聲鏘然。浪子閉目。老嫗縮頸。但聞風雨交至。聲人聲立止。武男曰。似此風雨之夕。宜勿作困人語。法宜熾炭於爐。明燈於几。相處爲歡樂。須知此地較橫須賀爲煖。不觀櫻花。都已開耶。浪子謂老嫗曰。將此櫻花。挿入瓶中。此爲老茂平。晨來贈我者。似此風雨。摧花多矣。〔徵〕此未經風雨之花。爲色尙酣媚。惟吾午間讀蓮月歌。有詠櫻花者。吾讀之甚喜。詩曰。花嫩殊慚人。晨曦被欲笑。晚風爲飄落。敷莫亦娟妙。〔徵〕武男曰。詠花胡爲言花落耶。吾國詩人。好爲蕭颯之語。譬如鑿戰。吾兵傷亡。過夥。卽勝不甯。悲耶。吾意則以經久不凋爲旨。勿爲悲落傷亡之言。我今將爲歌詩。幸勿以武人笑我。卽歌曰。勿囁花戀枝。蒂穩花尤媚。老紅逾衆芳。直過春廿四。詠已言曰。吾詩勝蓮月。乎。老嫗驚曰。然則主人亦詩家耳。夫人以爲何如者。武男笑曰。得嫗贊我。我名垂宇宙矣。語至此。風潮喧然於門外。而三人者。如坐小舟之中。飄泊於巨海。老嫗起而取水灌瓶。花浪子自口中出。寒暑鍼就燈視之。曰。吾熱度銳減矣。更視瓶花。

如有所思。不期輒然而笑。言曰。今日距吾嫁期。剛一年。當日情形。思之甚審。吾登車時。家人集而送我。我乃不知爲留別之言。及車過。沿地橋。天晚月明。兩岸櫻花。如雪。吾車過橋。而花片爲晚風所卷。撲入車窗。有一叢落。吾髮際。吾乃弗知。下車時。姨母爲吾檢去之。武男以手自摩其面。漫應曰。此去與爾行銀婚之禮。不遠矣。尙憶當時交拜之日。卿神宇甯靜。吾方自思新嫁娘。胡乃有此堅持之力。浪子曰。實告君。吾震恐極矣。合卺之杯。幾墜於地。此時老嫗適進。見夫婦譖笑。卽曰。主人偕夫人樂耶。嫗見主人房中之樂。則亦大悅。往往憶及伊香保時也。浪子曰。嫗言。伊香保令我如入春夢。神思都昏。武男曰。汝憶采蕨時乎。今爲時且屆。汝且自調攝行復往也。浪子曰。至時吾病自瘳。迨明日天氣澄霽異常。武男將以下午赴東京。午前以和暖之故。遂引浪子至海濱。吸取空氣。並觀海色。所行處多高松喬杉。浪子曰。終風之暴。乃不圖今日見此韶光。武男曰。試觀對岸。了然。幾可呼之而應。二人則又駢行沙上。沙受日已乾。羣兒爭集而拾貝。漁人處處張網。且下海汎。

曲。如。新。月。二。人。循。行。至。於。無。人。之。境。浪。子。忽。有。所。憶。問。武。男。曰。君。亦。知。千。岩。近。何。  
事。者。武。男。曰。千。岩。無。恥。吾。自。見。彼。後。遂。不。相。聞。問。汝。問。彼。胡。爲。者。浪。子。如。有。所。思。  
卽。曰。言。之。勿。貽。君。笑。吾。昨。夕。得。噩。夢。武。男。曰。夢。千。岩。耶。浪。子。曰。然。夢。與。吾。姑。道。吾。  
短。綫伏武。男。曰。汝。惟。心。多。故。有。是。夢。且。彼。何。爲。譏。汝。譏。汝。又。何。言。浪。子。曰。語。細。不。可。  
聞。但。見。吾。姑。頻。點。其。首。千。鶴。子。曾。告。我。千。岩。恆。與。山。木。同。行。綫伏因。而。告。我。心。懸。因。  
有。是。夢。未。可。知。也。吾。親。愛。者。聽。之。千。岩。又。胡。敢。至。吾。家。者。武。男。曰。吾。母。亦。頗。惡。其。  
人。浪。子。釋。然。微。噫。其。氣。曰。吾。知。老。母。以。我。久。病。頗。耿。耿。於。心。武。男。心。動。因。憶。浪。子。  
行。後。母。氏。乃。向。其。旁。極。言。浪。子。惡。劣。尤。囁。武。男。勿。至。逗。子。防。爲。療。人。所。染。且。因。浪。  
子。久。病。遂。歸。罪。於。片。岡。武。男。亦。力。爲。浪。子。緩。煩。夫。人。則。大。怒。以。爲。寵。妻。而。忘。母。如。  
是。者。已。三。數。次。然。今。日。聞。言。但。能。曲。加。慰。藉。戒。其。勿。作。歧。思。言。待。明。年。春。季。汝。病。  
全。瘳。則。挈。家。同。至。吉。野。看。花。今。茲。野。行。稍。遠。汝。罷。且。歸。矣。浪。子。曰。未。罷。也。此。去。  
不。動。堂。未。遠。曷。往。寓。吾。力。自。信。可。以。直。至。美。洲。武。男。曰。幸。勿。自。勉。諱。疾。不。言。今。當。

加以領巾。石頭路滑。爾依吾腕而前。於是武男扶攜浪子。行經山徑。再行再息。至於小瀑布之下。瀑布左次。卽爲不動堂。磴古松斜。幾僂身趨海。武男拂石被以羅巾。讓浪子坐石。已則抱膝其旁。曰。光景幽閑。令人神志爽然。望海如鏡。天作深藍。目光所及。浪花弗生。天水合一。浪子曰。吾至親愛之人聽之。武男曰。何事者。浪子曰。汝觀吾病。究能愈否。武男曰。是奚不愈。吾力已足。愈汝時。浪子以首枕武男之肩。曰。吾思茲病大難。吾母卽以是終其天年。武男曰。浪子汝今日所言。胡乃令人寡歡。汝病何憂。醫生固鑿鑿言之。惟吾岳母固。苟然爾。年甚穉。在法可醫。汝又何憂。汝不憶吾戚大河源右肺已爛。醫生束手。然尙生十五年。汝果立志求愈。則愈之一字。如操左券。果不愈者。惟不愛我耳。愛我則決愈。且我烏能聽此。病蕃滋於爾身。而不愈。武男言已。則力把浪子之手。親之。尙見其指上金鑽。燦然卽定。情戒指也。二人無言者久。忽見有白帆之舟。至自江之島。行於鏡平之水。如臥如行。而漁歌隨風。直送入此二人之耳。浪子感極。欲涕亦抗言曰。吾病決愈。然吾乃不審。

人生胡以有死。又不延至數千之年。果必死者。當同時同穴。武男曰。汝死我焉得生。浪子曰。確耶。同死亦一至樂。然君有母在。並有官守。胡能竟遂爾意。以我決之。我宜先行。以遲君。緣惟吾行後。君能否。時時憶我。武男淚滿於眶。拊浪子之背。曰。吾親愛之浪子。勿言是以。署我汝病全瘳。後隨吾行金婚禮也。浪子亦抱武男之手。且伏武男之膝。嗚咽言曰。我死尙爲夫子之妻。仇也。病也。幽也。胡能間我情愛。天長地久。我永爲川島家人也。

## 第十二章 仇復

千岩自在車站聞繁子夫人述浪子病狀。即得報復之機。蓋浪子一身實爲川島一片岡兩家之關鍵。但從此人入手。即可兼復兩姓之仇。且武男不時在家。下手在此時。但費須臾唇舌。聳此老嫗。卽了是事。嫗猶炸藥。我寘火種其間。袖手觀其炸裂足矣。思極意得。尤知嫗母之性質。亦頗恨己。顧嫗母之恨。乃殺於武男。尤知嫗母視武男。仍爲孺穉。每大事必詢己。以己之閱歷多。且川島家戚晚無多。卽有

之亦恆引避。非我往造其家。直門可羅雀。今但能以言語聳姨氏。仇復之事。卽迎刃而解。遂令山木先至姨家探取口吻。並令山木述己改過之狀。一日爲四月下旬天色垂暮。千岩知浪子未愈。姨氏常以病婦爲恨。而武男又在兵間。遂徑入川島家。言將訪田崎。至時但見姨母一人坐而沈思。手中執武男家書。悉過其中相見引書之言原書

婆語千岩曰。病未愈也。然糜費已不貲矣。病已兩月。愈尙無期。吾乃不知爲計。甚願有人示我。須知武男直一童騃耳。千岩曰。吾甚爲姨母憂之。在理原不欲來。惟此事爲川島一姓之大事。胡能默而不言。我平日沐姨母恩勤。又荷教養於姨丈。此來直爲報恩。姨母須知家有瘵疾。其狀至險。常有一人。病療傳染。一家遂至覆滅。吾甚爲武男君憂之。茲事若不預圖。禍乃不測。姨曰。吾亦爲此而憂。已對武男累言之。勿赴逗子。乃堅不吾聽。汝試觀此書。滿紙皆言妻言。醫生言。看護婦千岩笑曰。姨母聽之。此人情之常。無足怪也。天下夫妻之好。殊無物足以勝之。利武男君之戀戀。其夫人亦不能言其謬。姨曰。身爲人子。以妻之病。即可悖逆其母耶。

千岩僞歎言曰世局之變遷乃無常也吾聞人言嘵嘵稱武男君得美婦爲時未久不期其至於此極乃以一婦人關川島氏之存亡事殊莫測雖然片岡家人曾以人道歉於吾家乎夫人曰安有是者卽來亦尋常之存問間饋小食物已耳而加藤家尙數至若片岡氏則久已絕迹千岩又僞爲太息言曰事勢至此以理決之片岡家亦當知吾家之難彼以病療之女郎累我乃蕭然事外若無與者嗟夫此時世界人心但知有己又焉知有人者夫人曰然千岩曰今日最宜留意者卽武男君果使不幸之事卽當武男君之身則川島氏之祀不幾絕耶今常與往來療疾之傳在意中事惟情關夫婦胡能折之分飛夫人曰老身正以此遲疑耳千岩曰吾思身爲父母厥責甚重事屬宗祀所關亦安能縱恣兒女即使時加夏楚意亦責善而然須知年少之人初猶倔強迨既屈於慈庭之訓誨亦僅默然順受而已夫人曰汝言金石也千岩曰吾思以姨氏之精明慈愛萬不能姑息兒曹自斬其宗祀夫人曰吾決不聽其如是千岩曰果使浪子君有孕者如何夫人曰卽

使有孕亦屬療種無用也。千岩見老嫗中計則立變其詞亦知毒種已下此老嫗自能開花結果無待更言矣。蓋武男之母初非不悅浪子以浪子溫純且又守舊與己志事正同已雖不言亦知身爲新婦時女德尙不及彼及見身得療疾糜費無數而又不愈乃大失望所最畏懼者正懼療種流傳而千岩之言適中其所忌後此千岩常來其家人人咸見皆知此來非復佳兆實則千岩大功已成但待奏凱之日而已。

### 第十三章 母子辯論

五月之初旬武男所居之兵艦奉令赴佐世保軍港既至復令至箱館會操此出可一月始歸遂至東京與老母爲別時夫人甚怒其子訓飭者已數次惟此遭之歸忽大悅爲之調羹飯武男見母怡悅心殊弗甯天下身爲人子者無論年齒老稚苟得其母撫慰匪不喜者矧武男身處其母嚴霜苦雪之下忽被春陽胡得不悅飯罷出浴浴罷坐而凝思在逗子事又思浪子病愈則我自兵間歸時必悅而

迎我思極甚。樂執菸赴其母寢室。夫人方令小婢按摩。取菸筒而吸。見武男入。卽曰。汝浴罷矣。我見汝頗思爾父在時出浴後情態亦正如汝。汝今且據席坐。呼侍者曰。松。汝往點茶。夫人起立取米糒於虔閣間。授武男。武男笑曰。母今日乃視兒如上客。夫人曰。武男汝今日歸來。適當其時。吾正有良言告爾。爾今日自逗子來乎。武男知母氏不悅其赴逗子。然不敢欺母。則直告曰。然。並言浪子病已日癢且浪子聞母爲之憂煩心滋戚戚。夫人曰。彼爲我憂耶。語時以醜目直注其子。此時松已將茗入。夫人曰。松。汝出掩吾屏。夫人遂爲其子渝茗。並自渝之。旣飲則取菸笛而吸。言曰。老母邇來體日羸憊。去年一病幾死者數。昨日往視若父之墳。今日骨節厯厯而痛。以此觀之。吾一足已插入墳中矣。吾家衰宗。人口凋零。汝尤宜自愛。武男以食指叩其菸灰於盤中。以目視母。言曰。兒常在外。不能爲吾母服勞。甚願浪子病瘳能佐母中饋。則母力頓蘇矣。浪子亦常自怨艾。夫人曰。彼欲歸而助我。我乃防其傳我。以療武男曰。愈多矣。天氣旣和煦。而彼年復少。何至久久不祐。

其宿疾。夫人曰。咄嗟間。烏能立愈。我聞醫言。彼母亦以療死。武男曰。彼已對兒言之矣。唯句夫人曰。療疾恆留貽其後嗣。武男曰。人言固如是。若浪子之疾。以惡寒起。非療也。且天下人貴能衛生。則百病不滋。人但知療。多遺傳。而得實。則不慎於起居。亦足得療。又何待傳者。浪子之母。固療而其父。則昂然偉丈夫。卽其妹。亦未嘗有療。若兒之軀。幹堅實。萬不受染。母幸勿聽醫生之讐言。言已而笑。夫人曰。否。此事烏能一笑了之。語次。則以菸管叩其餘灰。言曰。療疾在百疾中爲最險。汝不憶東鄉家人乎。彼家有孺子。爾常與之爭鬪者。彼母於二年前。正以療死。汝聞之矣。後此其兒亦坐此而死。死尙未久也。爾乃不知此兒之亡。非彼母傳染之耶。諸如此類。纍纍然。吾亦不復記憶。武男汝須知之。療疾非談笑事也。武男靜坐而聽。而夫人亦罷菸弗吸。則以手自支其頭。以目視武男。言曰。我尙有言告爾。語至此亦不卽續。但以目凝視。久乃曰。汝亦知浪子乎。武男曰。浪子何事。夫人曰。汝試思可否。令浪子歸耶。武男曰。母言歸何意。夫人尙凝視曰。吾意令之歸母家耳。武男

曰。令歸養病耶。夫人曰。卽養病亦可。惟終以歸爲當。武男曰。逗子養病佳也。彼家多孺稚。長日紛擾不堪。且旣令其歸諸外氏。不如歸之己家。其事尙順而非忤。夫人飲茗自解。實則茗已冷矣。夫人蓋借此以斟酌其詞。已而作顫聲言曰。武男汝今日不醉耶。胡以僞爲不解。吾言吾所謂令歸者大歸耳。武男駭然曰。大歸非離婚耶。夫人曰。汝且少戢其聲響。武男肌膚起慄。夫人曰。此卽俗語所謂離婚也。武男曰。離婚以何罪。夫人曰。汝尙待問乎。吾累言此病爲危險之候。武男曰。以彼生療母卽遣兒出妻乎。夫人曰。然。此事亦出於無可如何。吾心滋戚戚耳。武男以目注視牆壁。不期雪茄墜落於火盆之上。覺窗外雨聲及燈花作爆之聲。至微細亦皆聞之。夫人以物撥灰。令掩此雪茄。勿令其作煙。上突徐徐言曰。吾亦無怪爾之聞言而駭。顧爾爲驟聞故爾。我則宿計。是以百計俱窮。故爾。出此卽爾。亦當諒我。爲不得已也。我與浪子無仇。爾伉儷亦篤老身之爲。此言亦深恨已之無情。顧禍之逼已。病之可危。蓋無術足以自掩。武男忽愕然曰。彼病愈矣。夫人曰。孺子勿

躁且聽吾言。凡病療者如潮汐來去無常變動亦迅譬如意少換天氣病即旋瘳然謂誅淨病根則我老初未之聞且每發輒甚果更發者汝之沾染無可疑矣脫有不幸浪子固死汝亦不免即兒女亦因而殃逝此尙有川島氏一家耶若父崩業至難又荷天皇錫爵於吾家遂聽之奄然夷滅歟吾家之遭浪子浪子滋悲汝亦無可自聊卽吾爲人姑亦非無心肝者惟爾當知療之爲害至虐顧一人則滅一家雖然浪子縱可悲然斷不能爲我川島氏於夷滅之後更生一家督若爾能知其大者則當從老母之忠告武男無言但有傾聽咫尺之間浪子之亭亭瘦影已蕩漾其前卽毅然曰老母恕兒此事兒決不能爲也夫人之聲少厲言曰何爲者武男曰今乘病出之浪子卽立死夫人曰死尙何術武男聽之我實爲汝並爲汝一家也武男曰母果爲兒者義當爲兒思之母以爲兒不出妻引以爲怪詎兒力萬不能爲彼年少或不得老母之歡然愛母之心實出之至誠兒安能以彼婦德無虧但因一病之故驅而出之況療病不愈之言亦屬于虛矧逐日漸有起色

即使不幸而死母氏亦當容其爲川島武男之妻而死果使防療之染人兒於其未愈之前可以最足不往惟生而休妻此雖出之慈命亦不敢曲意以從夫人曰汝發言卽及浪子獨未爲川島一家之宗祀及一己之性命籌畫武男曰母但知兒之性命初未計及人之性命凡人以殘忍害人求生雖生不武至於因果之說雖不足憑然陷人以求一家之利或爲天心所不右況無名而出妻烏足爲川島之光榮噫母氏聽之兒決不能休妻也夫人初亦知其子之抗撓乃不期其如是之甚則大怒勃然青筋見於額上太陽穴躍躍而動手中執菸管戰不可止則抑怒而僞笑曰汝勿躁急當澄心思之汝年少不審於世故汝不聞古語以羊易牛卽以小易大汝惡知之浪子羊也川島一姓巨乃逾牛羊死固非吾意然欲保全川島家族則亦黜爲第二義矣汝言出妻不義茲事人人有之古訓云娶妻不爲夫家之利者義當出尤有不生子者出惡疾者出汝讀書久乃不之知耶以此言之不義二字絕與此事無涉以理言之片岡之家宜延歸其女今彼不爲而我爲

之。何。能。語。我。之。違。義。此。舉。當。也。武。男。曰。母。意。謂。人。人。皆。誤。者。我。亦。當。循。其。誤。而。以。  
 爲。當。因。病。而。出。妻。古。諺。良。不。合。於。今。俗。即。使。有。之。而。吾。輩。當。文。明。之。世。亦。應。力。剖。  
 其。謬。且。母。力。欲。保。全。吾。姓。亦。曾。否。爲。浪。子。一。姓。思。之。試。思。浪。子。見。休。則。家。有。繼。  
 母。何。地。足。容。其。身。譬。如。兒。生。療。疾。而。片。岡。之。家。立。趣。女。歸。母。亦。忍。受。之。乎。事。固。一。  
 律。胡。能。軒。輕。至。是。夫。人。曰。否。否。女。子。胡。能。與。男。子。平。等。武。男。曰。同。也。但。以。知。覺。言。  
 男。女。初。無。分。別。此。尙。言。其。大。且。遠。者。若。以。近。且。切。者。言。之。浪。子。已。日。就。痊。可。果。聞。  
 爲。吾。休。則。且。立。變。詎。非。吾。家。之。速。其。死。此。事。吾。對。之。路。人。尙。復。不。忍。矧。爲。結。髮。之。  
 妻。矧。母。聽。阿。兒。手。刃。浪。子。耶。於。是。大。哭。夫。人。立。起。取。通。武。神。牌。置。諸。武。男。之。前。言。  
 曰。武。男。汝。視。之。汝。憐。視。吾。言。汝。試。以。對。我。之。言。對。若。父。木。主。言。之。胡。不。發。語。汝。忤。  
 逆。之。兒。哉。此。時。以。兇。醜。之。目。視。武。男。且。以。菸。笛。敲。火。盆。不。已。武。男。平。日。恭。順。至。是。  
 亦。憤。然。言。曰。母。謂。兒。忤。逆。今。忤。逆。果。何。條。者。夫。人。曰。汝。尙。辯。耶。聽。妻。言。而。違。母。訓。  
 非。逆。而。何。吾。長。養。爾。身。及。壯。大。則。弗。顧。其。身。尤。不。顧。家。族。乃。非。逆。耶。武。男。汝。聽。之。

汝誠忤逆顯叛先聖先賢孝養之道武男曰兒乃不悖先聖先賢愛人之仁心夫人曰汝止勿言汝重若妻乃逾於爾父爾母耶汝可謂愚悖已極乃聲聲言其妻而並不言爾父爾母汝直狗彘乃專寵浪子而不知爾母爾今不爲吾子矣武男容忍熱淚滿眶言曰母心忍矣夫人曰吾何嘗忍武男曰兒初未違訓卽母亦未達吾意夫人曰汝旣不違吾訓胡以不休爾妻武男曰茲事但尙夫人斥曰勿言但字爲爾轉語武男今但語我作二語重妻者卽不重母果重母者卽勿重爾妻爾今尙親浪子耶則力以菸箒叩火鑪作聲已而箒斷半節向空而飛聞門外已有人聲入言曰幸主母恕我夫人曰何事侍者曰有電報至武男啟視而侍者已出此時母子氣概乃小靜片晌相對無言而雨力絕巨夫人目尙含怒而聲息少輕呼曰武男適來之事非有意苦汝吾一生僅有汝一人滋望爾成立且思抱孫此吾所大欲也此時武男心緒潮湧遂出電報示母言曰軍中以電趣兒明日當首塗一月始歸兒不在家母幸勿孟浪言此俟兒歸時言之於是母子遂不復

議明日遲明母亦允武男不更議是事也武男遂面囑醫生後卽以車至逗子到門時雨止月明過一小橋宛曲穿松徑忽聞有琴聲至清越武男點首歎曰是必浪子矣心動欲碎至門不卽入先拭其淚令乾浪子今日果愈而琴心已有望夫之意旣見武男入卽知有不特意事叩之但言夜深失眠而已飯時夫婦均不下咽浪子僞笑欲力遏其傷離怨別之情飯後卽爲武男治衣刷其風塵之服已而知火車且至武男將別浪子堅引武男之臂曰吾親愛之人汝果行矣武男曰須臾卽歸歸時汝愈矣二人堅握手同至門外老僕茂平將送武男至車站左手執篋右手執燈老嫗則在門外將履以進武男曰嫗吾行卽以浪子付爾矣浪子珍重吾行矣浪子曰親愛汝早歸慰我武男點首旣行十數武復迴首而視浪子尙以素巾麾於門外曰武男汝早歸來也武男曰汝入門外風甚及更遠屢屢迴首尙見白衣人影在門外延跡路轉始不之見然當未轉時尙遙見浪子脣吻微動似仍云早早歸來也

# 不如歸卷下

日本 德富健次郎原著  
鹽谷榮譯爲英文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重譯

## 第十四章 山木訓女

山木之門。閨者忽大呼曰。主人歸矣。於是山木之車轔轔然入諸門中而止。旣入而就浴。浴罷坐於巨茵之上。以背就壁。時菖蒲之花新開。滿插瓶中。山木左右顧盼。豪甚。時晚餐已陳。其妻則時時爲斟酒。山木引目視其妻。眼光中初無不適之狀。但覺妻貌非佳。亦無復見其可憎之處。侍者進報紙於席間。山木視之曰。此論高麗事也。東學黨乃肆其狂悍。中國已以兵往矣。吾日本亦將以兵往。旦晚定有戰事。吾生財之道至矣。面其妻曰。汝亦當浮一大白。以慶茲事之成。妻曰。吾國乃有戰事耶。山木曰。戰事肇。吾消息佳也。又連稱其佳者再。曰。吾尤有佳於此者。今日晤千岩矣。言所謀之事。乃大得機倪。妻曰。武男君已允其母出妻耶。山木曰。未

也。彼尙未歸。顧欲其首肯。事安可集。浪子君又咯血矣。此寡婦則堅絕之。不望其愈而更歸。據老寡婦言。乘武男未歸。實行其出婦之策。但得千岩君慤慮數言。吾事濟矣。果武男君在者。則萬不允諾。故寡婦乘機行之。此事蓋與吾家有大利焉。今且更進一杯。妻曰。事固利我。然浪子君至可憐也。山木曰。汝乃大奇。汝先憐爾女。爾女欲去浪子。今事已垂成。汝又轉憐浪子矣。汝今勿爲是惑語。在理宜摒擋。爾女爲人家新婦。妻曰。此事防武男君盛怒。不必卽娶吾女。山木曰。氣固宜然。事已成矣。又將奈何。況武男至孝。但其母一哭。卽不復恆悟也。則後此之事。直順水行舟而已。至於豐子爲武男繼室之謀。須待其鬱怒少平。送吾女至於彼家爲侍兒。以學大家風範。飲食之費。我自承之。以示非爲奴隸者。就中取事。亦不爲難。唯事之關鍵。卽在豐子能否得此寡婦之歡悅。果豐子能爲男爵夫人。則大願已遂。而我則身爲丈人。可以經營川島家之財政。武男無知之童豎。又胡知理財者。然皆後圖。今所屬意。則在於訓迪豐子。妻曰。汝今可以飯矣。山木曰。未也。唯豐子事

姑爲婦之禮。汝當息息提撕。不爾者亦立敗。但以豐子之性質論之。無論不能承事姑嫜。卽其姑慈如觀音者。而亦不必能容。妻曰。吾焉能教彼者。爾常。句。山木曰。汝勿諉過於我。實踐勝於巧言。我今教爾以訓女之法。汝今以侍者呼。豐子前。侍者遂入。豐子所居。啟畫屏。述主人見召。豐子晚粧甫竟。聞侍者傳呼。卽曰。聞之矣。爾且少待。遂以手拊其鬢。謂侍者曰。竹汝試觀吾髮整乎。竹曰。其狀甚美。豐子悅。臨鏡徘徊不已。竹則掩袖而笑。旣見豐子不行。卽正色曰。主人方候女公子。豐子曰。知之。吾旋至矣。於是仍面鏡而顧影。始同侍者至山木許。山木曰。豐子吾候爾久矣。且就我爲我斟酒。復曰。爾置此酒壺宜輕。若令外人見之。必謂爾未受家庭之教育。今更置此酒壺。微輕。則近禮矣。時山木已微醺。妻則力勸其節飲。而山木仍浩飲無已。言曰。豐子如是修飾。貌亦滋佳色。本自皙。豐子聞言。意得。則俯首於席。狀似S字。山木復贊曰。體段亦佳。詞華復美。但其門牙過露。大似其母。妻怒而言曰。兵造胡作是言。豐子聞誤。後之毀則似飲糖而繼之以鹽。遂顰而垂其眼尾。

山木曰汝能將眼尾少高至一分者則尤妍矣妻復曰兵造汝又妄言矣此時幾欲以掌力封其口山木見豐子不悅卽曰豐子胡怒一怒自毀爾容矣爾幸勿不樂吾正將宜樂之消息至矣爾更爲若翁斟其酒吾將告汝以事山木旣引滿則開口而笑曰吾同爾母方談武男君事豐子一聞武男則類駿馬繫於空槽忽聞春草之香則舉目聳耳而聽山木曰汝曾否憶及當時剗去浪子影中之面大類厭勝今彼墜爾術中矣妻曰兵造言又不檢山木曰吾言已入題矣浪子君今且大病以久病故其姑欲令大歸茲事尙未示其外家卽浪子之心亦夢夢唯此事旦夕且行川島家旣去婦則必更覓充位之人咄嗟胡可必得今吾及爾母之意欲以爾代浪子唯急切不能圖功計唯先送爾至彼家爲侍兒豐子聞言愕然山木曰爾勿駭侍者非侍實爲繼位之人至事之成否則觀此老寡婦之意嚮此事全在汝矣唯爲侍之期亦當悠悠吾惟先示汝以端兆明吾之計畫而已汝當知武男君之母私己而不顧人且狂悍無倫旣而曰吾誤矣將來爲爾姑嫜吾不應

在爾之前。唐突如此。質言之。其人雖非復恭順。如爾之母。幸非毒蛇猛虎。仍然人也。但得爾以術愚之。以甘言餌之。勿論人也。卽厲鬼亦將感格。果吾身爲女子者。能顛倒此老寡媼。爲繞指之柔。第我雖自誇於爾。何益。不如以術授汝。之爲得汝。當傾耳聽之。汝後此至川島家。爲後備之新婦。第一節。當勿嬾散。如兒時老寡婦。早起。汝亦宜早。汝盡致百事。勿理。專精爲寡姑治茗。及菸。令一切無闕。第二節。當力歛其怒。勿猝發。勿論何事。卽非理。亦復曲從罵之。而受苛求之。而受。卽理直氣壯。亦當穢理而抑氣。勿敢抗辯。此不特爲下屬事上之妙訣。亦可爲下屬事上之妙訣。生業場中。有諺曰。虧本即得錢。吾今授汝矣。至第三節。言之尙豫。然不妨乘興。姑言譬如成婚。以後慎勿得意。形於詞色。示其恩愛。非勸爾不睦也。牀第之間。儘爾所行。唯面人時。當落落似輕夫而重姑者。又當於老姑之前。微加責備。夫子之言。令此寡婦信爾。非蠱惑夫子者。尤當言之有節。不當逢彼之怒。大凡身爲姑嫜。逢人必道子婦之和諧。爲家門之慶。實則子婦過於甜蜜。而又弗甘實。則嫉妬爲己之心。卽骨肉中亦難遽泯。彼

意蓋謂夫妻好合勢將撇其母於弗顧須知浪子何嘗有過過在曠近武男遂爲此寡婦所憎此實爾前車之鑒須在在設防也汝當令若姑視爾爲老人身旁之新婦非復武男之新婦其理始足其術始精天下姑媳之不睦爭端實兆於此汝但送若姑至於佛界後長日攢爾夫之頸亦無人妬汝矣唯對姑之前當不輕與武男一笑此外尙有祕訣宜告然須至爾瀕行時方宣示也卽此三策已足爲爾終身坦坦之途且取用無窮也汝果欲求遂所懷此三策直同金石之言無復可易尤宜將吾前示之二策從今日練習而起語至此屏開竹已將一來函而進山木啟後卽傳示其妻女曰汝輩觀之川島寡婦召我必其家有大事矣

浪子自武男去後可兩禮拜咯血之病復起醫生趣至診視顧乃甚輕幸不瀕於險武男之母聞耗去婦之志愈決越二日有人見川島家寡婦忽以車至加藤家方寡婦與武男爭浪子去留時武男堅不之許尋此寡婦亦允以武男在軍不復議及此事顧武男一行寡婦復思今茲不允歸後卽能允耶且暫時之別愈足堅

彼之愛。胡可遽決。若悠悠寡斷。果事出不意。則吾策敗矣。於是決計乘武男外出。力行去婦之謀。其始尙防決裂。亦不遽決。雖千岩逐日催逼。寡婦仍自夷猶。及聞浪子舊疾復動。策始大定。遂往訪加藤。以加藤當時媒妁也。實則川島家與加藤家密邇。初未拜謁。唯謝媒時。曾一蒞其門。加藤夫人聞川島夫人奉謁。則心知其非祥。既延接而入。聞寡婦所言。心痛如剖。乃不料姻緣自己合之。亦自己斷之。當川島寡婦洋洋灑灑宣言時。加藤夫人如不之聞。但思此等婦人。乃全無心肝。近於禽獸。敢公然自至。爲是不義之言。然寡婦抱膝抗言。一無疑懼。如出天然。加藤夫人聞後。卽曰。夫人此言。戲耶。眞耶。川島寡婦正色曰。確也。加藤夫人大怒。幾欲以無禮加之。語且脫口而出。旣思得罪此人。何利於浪子。則又咽而忍之。但問以何故至是。亦故爲溫慰之言。以勸沮之。寡婦岸然。一無所受。不特弗納。且怪加藤夫人喋喋。復爲斬決之言。曰。但乞夫人爲我傳言。加藤夫人思及浪子可憐。及亡姊。遺囑淚盈於睫。立而言曰。我決不能爲此忍心之事。當時二姓之好。我合之則

所謂成人之美也。若今日之不仁不義事汙我生平。我又何能徇爾之請。川島家寡婦亦大怒而歸。晚中以書召山木。川島家固有田崎。亦知田崎忠篤。不足辦此。遂變計以山木往。時加藤夫人之夫復外出。室中無決策之人。問之千鶴子。知武男兵艦所在。則以書予之。知茲事本之悍母。武男必且未知。然寡婦已別以人往矣。山木旣至。寡婦卽以策告之。明日山木卽以車造片岡。

### 第十五章 中將允歸

山木之車垂近中將之門。門中有壯士。適以馬出。聞車聲。躊躇。馬驚。作人立。其人少爲控勒。一轉避車。已出門矣。山木見其人行後。整衣微咳。瑟縮入高大之閥。山木平日出入朱門。至有閱歷。唯今日至此。深自慚悚。且奉寡婦之命。心滋畏懼。知此行至倅。唯於己有益。則不能不冒死而前。旣上名紙。少須有侍者引至客堂。堂上有案。陳中國高麗地圖。其旁有小盤。上承菸燼。觀之似曾有人在此坐論兵事者。時中國方以兵至高麗。日本亦以兵往。茲事乃日掛人口。中將雖歸後備。然爲

戎行老將問者至多遂罷其英文之課專屬心於兵事。中國領國將山木坐而四顧忽聞有革鞞聲入有偉碩之丈夫其高如山岳相距至遠而坐山木驚起立竟翻其小榻口中謝過扶起其榻與主人鞠躬至三四次蓋合寒暄與謝過爲一致矣中將曰客爲山木君乎幸上坐下官本聞尊名但未覲面山木曰今日得瞻山斗爲幸已極商人山木兵造也爲村間之偷蠹蟲不審禮衷每一語必一鞠躬鞠躬時坐榻必戛然作聲寒暄旣已遂及高麗事中將曰山木君見教果何事者山木作聲而咳至於三咳其聲始發然頗自怪平日能言今日聲乃及喉而格此時始爽然言曰商人今日之來爲川島家事來也中將側目視山木曰川島家何事山木曰川島夫人本欲自來今以商人爲使中將曰知之山木額汗如淋累拭タタク乃更出不已言曰夫人本意以加藤爵夫人來加藤夫人不可故易遣商人中將曰果爲何事山木囁嚅言曰此事滋難出口川島夫人句謂公之女中將注目山木言曰小女又何事山木曰女公子句川島家恆以其疾爲危今聞良愈似爲佳消息

也。中將曰。其下。尙有餘語。如何者。山木曰。此語雖奉夫人之命。良難遽出諸口。尙乞將軍容我。特女公子之病滋險。將軍亦當知川島家衰宗也。今冢子武男君爲川島氏之單丁。故太夫人甚爲武男君悚懼。而吾又難傳述夫人之意。夫人意防療疾。傳染實亦過慮。特先事豫謀。爲佳。太夫人意謂武男君果傳染療疾。川島氏之鬼餒矣。今新學昌盛。雖無後亦非重要之事。究於吾國故俗有礙。且女公子之病。又不能不防其染。人語至此。汗乃愈淋。竟格格不能下愈。强力言之。愈不能脫口。中將已覺。言曰。知之矣。足下來意。蓋言浪子病危。彼家之意。令大歸耳。山木聞中將自言。則心爲釋然。自拭其汗。曰。將軍言然。唯茲事吾不能盡言。幸將軍諒我。中將曰。武男君歸乎。山木曰。未也。此事彼或知之。請將軍放懷。太夫人初無偏見。中將曰。可。乃閉目。蓋神。以手於胸。唇吻堅翕。而微動。忽張目曰。山木君。山木曰。諾。中將曰。足下亦有兒女乎。山木不悟。中將所問。卽謹對曰。商人一子一女。中將曰。山木君既。有兒女。則亦知身爲人父者之難也。山木曰。愛子之心。何可言喻。中將

曰。汝旣知之。吾亦如約。汝爲告川島家寡婦。吾今日即迎吾女大歸也。唯此事重勞足。下山木鞠躬承諾。而中心滋悅。此事已成功矣。遂興辭中將送之門次。歸時獨坐於精舍中。垂頭無言。

### 第十六章 浪子大歸

自武男旣別。浪子寂寥逾甚。其居逗子覺日月至修永。如是可五禮拜。麥秋已過。山百合盛。開醫生言。浪子病良已。可以無虞。且得武男箱館來書。中心滋悅。則一如醫生之言。服食調攝。以待武男。惟數日以來。武男無書。而家中亦無間訊之使。卽母家姨氏。亦斷音耗。浪子乃不知其所以然。是日方纔百合花爲慙。用以排悶語。老嫗曰。數日以來。乃不得一書。嫗曰。吾亦奇之。大抵爾病良佳。衆乃無詞奉慰。實則主人旦晚亦歸。復言曰。花乃大好。吾願主人歸時花未萎也。旨浪子亦視手中之花。曰。花良鮮美。然留之枝頭。自極天然。折之良復不忍。旨正於此時。有車聲至門。入時則姨母加藤夫人也。夫人自決絕寡婦之後。心殊懸懸。遂至片岡家。

問狀。知川島寡婦已另以人至辭婚。將軍許之。則大愕不止。心中滋怒。知已力已無可挽回。顧已無術。遂自至逗子視浪子。而將軍亦不敢自至。知至時神色稍動。浪子且立死。故堅囑加藤夫人勿言。浪子一見夫人。喜曰。兒方念念阿姨也。夫人曰。吾亦深願見汝。嫗面浪子曰。夫人吾言驗乎。固知有人至也。加藤夫人曰。浪子近如何。前此咯血後平復耶。口雖發言。目則他顧。浪子曰。幸謝阿姨。吾無他恙。阿嫗深有不豫之色。詎患作乎。加藤夫人曰。我特頭痛或天氣不正。使然爾。近來得武男書乎。浪子曰。前二日得彼自箱館所寓之書。言將立歸。唯行期未定。且言攜得物事歸也。加藤曰。確耶。晚矣。已而改口曰。已二點鐘乎。浪子曰。方交二點。何即言晚。阿嫗少坐。胡匆。爲千鶴子君。近如何。加藤夫人曰。彼佳。寄聲候汝。時嫗進茗。夫人把茗忘啜。嫗曰。夫人少延。吾爲治魚羹供飯。夫人聞言駭如夢覺。言曰。佳哉。則以目疾視浪子。後復卽他顧。忽憶老嫗言。治羹飯卽曰。勿爾。吾今在百忙中也。浪子今日胡不同。阿嫗少歸。一視浪子驚曰。阿嫗命我安歸。夫人曰。爾父甚望。

見爾醫生言亦可歸。卽若姑者亦許爾矣。伏浪子曰：老父胡由命歸。夫人曰：若翁久不見爾，安怪老人之思慕。浪子曰：果爲是乎？而心中至疑惑。老嫗亦然。卽曰：夫人胡不少留一宿？明日同我夫人聯軒以往，不甯可耶？加藤夫人曰：醫生在彼久候，吾待第二次火車行矣。老嫗愕然曰：胡急急如是？此時浪子雖疑，顧念來者爲姨招者爲父，而其姑又許其行，行可無事矣？乃亦不疑，則亦略束行具。加藤夫人曰：可攜看護婦同歸。浪子曰：須斯不卽歸乎？攜此胡爲？加藤夫人助之理衣。曰：攜歸爲當。迨四旬鐘，三人力車遲諸門外。三人偕出。浪子衣銀灰色之縫衣，蔚藍錦之腰帶，簪白山梔之花，執傘蔽日。時微嗽，則以羅巾掩口。語老嫗曰：吾且少出實則離家久，少歸亦佳事。吾有未竟之衣，無多針線。嫗爲成之，少須言曰：勿爾俟吾歸後，自紩實則歸時成之，尙足交時而衣加藤。夫人聞言，淚落如綆，以傘自蔽。不令浪子見之。浪子無意防其嫗母道中，乃不之間登車。後沿道吸取空氣，胸間亦不作惡。以爲瞬息見慈父矣。惟今日嫗氏神志恍惚，語多遁詞。旣至火車，心尤疑。

惑不止。旣至新橋。以心中懷疑。則盡忘其歸甯之樂。下車時。扶着護婦出車站。出時。見有武弁矗立其旁。似另與一人語。及迴面見浪子。則微笑。浪子視之。千岩也。見彼一哂。心爲之動。顏色立變。似有嚴冷之氣。中人而又非病。及登馬車。後餘冷。尙在胸間。車中與姨氏初未交言。到家後。天已昏黑。入門。卽聞栗香。門外停車。至夥似疊。僕等墨縝然。大類移家。浪子亦不之知。看護婦扶之下車。繼母已出迎於門外。旣視浪子。即面加藤夫人曰。汝行事良精敏。操心勞矣。浪子曰。阿娘無恙。阿翁又安在。夫人曰。翁在書室。此時聞其小弟妹自內狂奔呼浪子。不已。夫人力沮勿前。而二孺子。則力抱浪子。弗釋。浪子則俯首問曰。道子毅。一吾弟。吾妹皆佳。噫。駒子亦至矣。道子則堅執浪子之裾。曰。姊今與我永永同居。姊家具都已攜至也。夫人及加藤夫人聞言。大震顧。乃不能遽止。於是夫人及加藤夫人與駒子皆凝視。浪子相嚮。無言。浪子旣視。三人復視。家具鏡盒衣笥。一一在目。但曰。嘆。卽伏其姨氏之肩。而大衆皆放聲哭。此時聞有革靴之聲。中將出矣。浪子含淚呼曰。阿翁。

中將曰。吾兒。吾心戀汝。不已。卽抱浪子於懷中。而浪子歎歎不能自己。半旬鐘中。屋中寂然。書室中惟父女相嚮。覺今日之情形。卽同遣嫁之日。浪子伏地哭。中將則摩撫其背。用溫語以寬慰之。

### 第十七章 武男見母

川島家門外有鬻新聞紙之童子。搖鈴呼曰。此大奇事。爲高麗兵要。童子旣過。卽有小車至門。則武男歸也。寡婦知所行事。武男必怒。則自謂吾先下刃。則吾據勝。着。自山木歸時。得中將許可。卽於本日賣浪子。奩具遣歸。亦知所行太忍。顧不如是。無有了期。不如斬釘截鐵爲之行後。自以得計。兩三日意氣發舒。而家中人感哀憐。武男夫婦心中滋不悅。此毒媼所爲。頗望武男主人歸時。質問其母。而武男果歸矣。加藤夫人之書。乃未及得家書。亦不語及。故武男之歸。一無所知。自橫須賀以車抵家。司庖之使女謂松婢曰。主人尙未知狀。竟攜歸物事。饋少夫人也。松曰。然。天下安有如是爲母之人。出婦乃不令其子知之。汝姑待之。主人必且大怒。

吾老主母直爲老厲鬼。甘人而食。司庖者曰。然天下固無此慘事也。彼長日詈我。已則胡知者。彼身爲村女。驟爲人上。吾役彼家。心滋不憚。松曰。胡吾主人尙未知。休妻事。司庖者曰。此何能怪。彼久出不審。家事又孰計。身爲人母。乃爲是慘。無天日之事。我爲主人憤。又爲少夫人悲也。今尙未知少夫人作何狀。汝聽之。老寡婦聲張矣。吾爲吾事。勿令彼踏隙而攻我。時屋中母子之聲漸語漸巨。武男曰。母允我未歸者。母決不行是事。留待兒歸。而書中又不一言。但以一人之意行之。此事兒胡能忍。回時路經逗子。以不見浪子。問彼老嫗。嫗言曰。浪子已歸東京。兒已深駭。以病軀遠行。乃不期母以計出之。兒凡事固稟承之母氏。然以情準之。亦頗爲過。寡婦曰。吾過也。且知過也。吾非不愛浪子。特愛汝耳。武男曰。母專爲兒舉天良名譽。而盡蕩之。寡婦曰。武男汝男子。非婦人也。若母已謙卑。至是汝仍思浪子乎。武男曰。母所行事。竟出兒萬不能忍之地。步寡婦曰。爲事已晚。不可救矣。彼家亦已允汝尙何策。實告汝。汝敢妄爲者。匪特爾。母蒙羞。卽汝亦難雪。恥。武男無言。卽

取所攜歸之蘋果餉浪子者。一一擲而碎之。告母曰。母殺浪子卽殺我。我行不歸矣。立時登車赴橫須賀兵輪而去。時高麗事急。日本政府與中國下書宣戰。七月十八日。日皇下諭。命樺山水師副將爲軍令司長。以松島戰艦爲水師中軍坐船。武男卽隸其舟。他船均在佐世保。天皇命松島亦赴佐世保與羣船遇。武男但備此身爲受礮之鵠。行時一無顧戀。但圖一死。片岡中將自長女歸後。即家中搆一精舍。爲浪子養病之所。卽自逗子延老嫗歸。侍浪子。至於九月。後備兵動。中將亦奉勅出師。卽於月之十三日至廣島。天皇亦臨勞軍。執兵符爲大元帥。十月中。片岡及大山山地兩大將至遼陽。前書所敍瑣屑之事。可暫止勿言。而全國均注意於日清之戰矣。

### 第十八章 鴨綠之戰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句鐘。日本水師啓舵出大同江。趣西北。聞清國水師在鴨綠江左近。則出而迎敵。卽欲於是迎戰。日本之遊擊隊艦。曰高

千穗浪速、秋津洲、吉野爲之旗艦。中軍隊曰：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松島爲之旗艦。外有赤城及西京丸。西京丸者爲商船而裝甲者也。軍令司長樺山則坐於西京丸中。十二艦作長線鼓浪而前。日本當日戰艦皆木質至以商舶爲之吾死全師敗初汝昌一死節可云殉節耶及太陽既落。月光大上。日本戰艦均在銀海中行。松島艦中礮機之房夕餐甫已。職司之官各以事去。尙有少年將弁坐而閒語。船窗皆嚴閉。防有漏光外射。艙中奇煖。人皆絳頰。案上尙有杯盤。尤有巨盤之餅已全空。但餘一片。有少年之少尉。方以手支頤。語其同伴曰：吾國陸軍得平壤矣。水師乃一無所得。久候殊令人寡歡。又有支應之官言曰：汝知演劇乎。簾開迅速者劇亦早了。惟少留不發。饒有意味。少尉曰：汝特惰窳之言。吾與北洋艦隊直類戲捉迷藏。吾烏能待者。果此回不遇清國之師。吾直將趣渤海。以礮攻大沽矣。復有一少尉言曰：汝言胡易。卽入大沽爲人塞其歸路。又如何者。少尉曰：塞我之路。我亦甘之。正恐吾敵正奄奄無意於敵我。中國水師將弁薩之我非敗興之言。惟此行仍不遇敵也。中國行。

事之儒緩吾幾不能容忍。中國政府聽之此時忽聞有革靴聲一高碩之少尉入艙少年少尉仰面問曰駕駛官有見乎曰有之月明佳也今只待點名後少睡耳見盤中餘餅一片卽拾而嚼之曰吾在外守更易於苦飢卽呼侍者取餅又有一少尉着紅衣入。晒嚼餅者曰汝於此時尙能食耶。嚼餅者曰汝卽不能下咽耶。吾水師之人食量逾於陸軍實告汝明日必有戰事今日且飽食爲樂就中有年事稍長者言曰腹飽者氣壯惟行軍須謹慎勿粗豪粗豪者決敗又有一人言曰汝言謹慎忽憶一事有一少尉屬於何隊者吾忘懷矣彼之行事勞瘁不辭吾輩入此兵間固聽天命而此少尉常言特來輸命於敵何也年長者曰汝所言者必川島耳前在威海衛耀兵時少尉悉力行事果使爲司令官者必直抵渤海且赴白河捉李鴻章吾觀川島乃大異於前前此初未見其怒今茲與之談笑及其夫人竟握手毆我我防其逆命歛避之語次謂駕駛官曰加立波的外號汝與之交甚稔亦知其家有他故乎此時侍者以餅入大衆嚼餅皆無言至十點鐘船上點名執事者

各執其事。不與者歸寢。今日特別之令。母許大聲談笑。及然燈而寢。因之滿船皆無聲響。但有長官發號令及船中機器之聲。煙囱中黑煙突出於月光之中。亦極靜肅。望臺上有二人。一立臺之左次。一則往來趨走。趨走者卽爲川島武男。奉命瞭望於望臺。爲役以四旬鐘受代。至於右次。以遠鏡四嚮。乃不見一物。因以左手倚闌干。而望萬聲都靜。中夜風漸覺淒冷。月明愈徹。上下通明。迎面者皆黃海中白浪。隱約見島間樹石之影。秋津洲在前。而行銀河在天。一望無極。武男自一怒與其母別。可三月矣。三月中所經之變故。乃極繁夥。先爲東學黨之亂。後爲艦隊出佐世保時。送別之軍樂。悲慘無倫。迨宣戰以後。武男之膽力乃加倍。當威海衛耀兵爲第一次縱敵。後此軍中事驚奇百出。乃無餘暇。思及家中。然身雖勞碌。亦不言勞。謂正借此以消相思之日月。且國家多難。但圖以身殉國。掩蓋其無窮之長恨。此時視死直等灰塵。今夕對月獨行。不期心緒復生。前此旣怒。且恨久之。爲怒恨所燬。靈魂幾爲傷耗。木然直等死人。寡婦兩次以書予之。願其早歸。武男

作書亦善言報母。言前此蘊怒離家。乃甚悔之。此書特存母子之意而已。而至情則已中梗。無復前此親愛。長日晚中入夢。但夢浪子衣白衣在別業送行狀。又念三月中不聞浪子消息。詎猶生耶。亦知必未嘗死。果死者吾心胡以初無警兆。且吾二人誓同窀穸。果爲事非祥。必有警兆。湧起吾心。方以手倚闌時。心中苦憶浪子。不已目中見月似浪子冉冉自月中而下。既而思明日必遇敵。果使中敵礮者。吾生已矣。忽思及其母喪。我以後塊然獨居。又思其父生時。已身在江田島水師學校。旣而復思浪子正凝想間。而與之同立者。卽至其旁拊背言曰。川島。武男一驚迴顧。則管駕官也。管駕曰。月色良佳。我輩乃不類爲國效命之時。武男點首。微拭其眼。又以遠鏡四窺。月光益白。舍天水外。一無所見。已而月落。天作紫色。已交明日。九月十七日矣。六點鐘時。日本兵艦近海洋島。礮船赤城奉命探望於島之左右。盡夜無所見。而艦隊仍前趣。隱隱見大孤山。十點鐘時。武男受待少息至艤面。聞人呼曰。見煙紋矣。於是履聲雜遝。武男心動。立而遠視。有水手行經其前。張

皇問武男曰。見敵船乎。武男曰。然。語已。即見船人。翕唇作聲。相示號旗。已上。桅梢。船頭水手。作隊而立。望臺上。司令官及其副。咸目注一嚮。見海邊黑煙直上。可十處。有兵官在臺上。取表觀之。言曰。可一點半鐘始相遇。吾輩且先飯。其中又有一人撫鬚言曰。彼敵船故延宕。其時吾輩趣備。此足見丁汝昌之號令。省費。少須。日本國旗升於檣上。感簫聲動。令衆各職其職。於是登桅者司機者。上下分掌。司魚雷者。卽下魚雷房。醫生及看護者。紛入病房專候。開戰時。交十二點鐘。將令草草進食。武男及一大尉司左舷快礮。時吾國艦隊竟從部臣之令。省費。不購一快礮。李文忠不能爭也。武男受令部署。故入飯少遲。同班者已滿座間。忽有一人立起。即衣紅衣之少尉。言曰。諸君聽之。今日大敵在前。尙能從容飽食。足見有養。惟晚餐後。能否團圓。則我不敢定矣。今大家相見。請執手道別。以備赴敵而死。武男適與並坐。遂先及武男。接手已。各起爲禮。時有瘢痕之少尉。與醫官接手。言曰。吾輩中脫有傷。幸先生善治。此一接手似先行賄賂者。衆皆大笑。已而飯罷。衆皆肅然而出。仍各執其事。十二點二十分時。武男之長。

官大尉令彼登望臺面副提督言事。武男登時見本國兵艦作一字形先鋒遊弋隊四艦前行每船相去可四千迷突中軍隊六艦以松島爲率居中調度赤城及西京丸合後松島桅上國旗受風而颶濃煙蠹天而起望臺上武弁或以遠鏡或提指揮之刀人人當風立北來十道之煙積漸增高皆破浪而前少須敵旗皆見當中爲兩大鐵甲曰鎮遠曰定遠又曰經遠曰致遠曰廣甲濟遠爲左翼來遠靖遠超勇揚威爲右翼又見四戰鬪艦曰平遠廣丙鎮東鎮西又有魚雷艇六隨後而來日本水師仍作一線向敵中軍而前相距可一萬迷突先鋒遊弋隊左向攻敵之右翼餘艦向左而前時吾國之大將丁汝昌副兵事於漢納根將紅旗死焉於桅上日本變其陣法而吾軍乃不變竟以船舷受擊故立敗漢納根不審兵事蓋一工匠也若郎威里在者甯有失耶威里爲劉步蟾所逐而將弁又互相疑貳安得不敗日本陣勢初作丁形後乃爲V形相距可六千迷突忽見鎮遠船頭白煙外冒兩三十森的迷達巨彈直出向空氣中來墜於水中海水飛立如銀此即帥船乃不測黃海中昨夕受月如鏡晨來受震亦紅鮮如畫今則幻爲戰場矣武男自望臺而下歸於快礮之旁大

尉方以遠鏡外測。礮兵皆去衣卷袖。一語不發。專候號令。此時遊弋隊以礮攻敵之右翼。行捷幾越過敵船。中軍松島爲首。直趣敵船。時敵船已成爲銳角形。定遠鎮遠爲銳角之形。徐徐而合。二船既相遇。二軍不以遠鏡。咸矚之了了。武男曾憶數年前。此二舟曾一至橫濱。心甚屬意。顧船仍舊式而狀乃今昔不同矣。武男旣懼其威。而又恨之。爲勢大類二虎。撲人忽聞轟雷一聲。巨彈已近。松島仍落海中。海水直立至五丈以外。武男大驚。立又鎮定。左右皆失色。於是接連五彈。及松島之舷。海水大入。武男曰。大尉。吾胡不發礮。此時已過一點。以外聞號令曰。四千迷突矣。大尉移礮引繩。繩引而船搖。一股濃煙直出。礮出而敵彈亦答。松島烟函立斷。彈入於海。有兩三礮兵抱頭而伏。大尉曰。誰爲此狀。武男及數弁皆笑。大尉曰。衆定更發吾礮。凡星舷一帶之礮。接聯而放。三十二森的迷達之礮。亦出船震震。而動。松島後援之船亦上。爭出其彈。忽見敵船出一彈。直趣礮旁。而炸一礮兵。捧彈。且前立仆。武男之後欲起。復仆。血射武男之衣。餘兵皆注視。有人問曰。誰耶。有

一人言曰。西山也。第三人曰。死乎。大尉復大聲曰。放礮。於是礮兵復合。武男命去其戶。大尉見武男血濺其衣。卽曰。川島傷乎。武男曰。爲血所濺。大尉曰。我爲死者復仇。於是彈續續出。船仍足機而行。時中軍艦爲半壺形圍敵之右翼於壺中。此時足。晉陽魚雷艇又安在此見丁汝昌之將令矣。第一次交鋒旣少息。第二次交鋒卽續而上。星舷之礮已少停。礮兵皆拭其額汗。而先鋒遊弋隊專攻敵右。揚威超勇二船已大創莫動。時先鋒隊欲包敵之後。濟本國之中軍。而中軍之比叡機器少緩。乃落後。其勢大危。欲以近路前趣敵船。竟幸而過。以礮彈夾攻不敢前而退。西京丸幾爲敵沈。幸乃出險。赤城之船僅六百噸。當敵之右翼。併命力戰。欲合比叡已而合矣。於是四船聯而爲一。丁汝昌劉步蟾之鐵甲乃不能沈一六百噸之船。時超勇焚揚威不能戰。右翼已亂。敵之左翼。有三船出隊追比叡赤城。而鎮遠靖遠見日本船尾其後。則亦迴向來敵。將合力攻松島。此第二次交鋒也。時西京丸桅上升旗。言赤城比叡危甚。將令以先鋒隊中快船救之。日本中軍不動。作巨圓圍中國之船。以礮攻之一點半後。日本之艦。

已包圍中國之艦隊。先鋒隊則力逐中國之艦。救出赤城二船。即距敵人之後圍攻。是時晉國之船爲敵人擊破矣。此第三次交鋒。爲今日之惡戰矣。時日本中軍隊在右。先鋒在左。兩兩合攻。礮火無晷刻之停。戰事愈烈。武男愈致其死。平日所學之功課。幾幾忘之。今日則一一奔赴其腦。舍少停時不呼。其餘咸大叫發令聲。幾爲暗。敵船之礮攻松島。鐵皮皆脫。木片爲焦。滿船皆血。而武男神息如恆。覺敵船礮聲。乃與己心血同沸。礮或少停。心轉弗怡。而所部之人見武男無事。則亦安詳。自爲已事。中國水師學生觀之茲可學也。此時外望。煙燄彌天。敵我不分。但隱隱見桅竿而已。礮聲續續如鐘。機海中國水師學生觀之茲可學也。水羣飛忽。大尉曰。定遠火上矣。武男自煙縛中觀之。果見熊熊然。艦然爲黃煙所裹。船中水手往來如蟻。撲滅此火。武男大悅。曰。趣竟此艦。則又發其礮。此時敵艦兩面受敵。軍心大亂。超勇沈揚威遁。致遠亦垂沈。定遠餘火尙爇。來遠亦著火。遂不復成陣。則四面紛逃。獨二鐵甲歸然。當羣鋒之中。未動。先鋒隊往追。逃者中軍。

隊專攻此二艦。定遠火雖未滅，仍不動。鎮遠亦不餒。協助其勢。此兩鐵山力支日本諸艦，無退衄意。顧日本之礮如回回輕刀，不入十字軍之重鎧。但在空氣自爆三點半後，松島與鎮遠相距甚邇。武男見敵艦中礮弗動，則大怒，拔刀言曰：「大尉吾恨極，胡以不能動其毫髮？」大尉亦怒而頓足曰：「我但擊其艙面，於是復衝擊。忽有一絲散鐵觸武男立暈蓋，敵彈中武男之礮，礮炸故武男仆更起而復仆，覺下體奇痛異常。四顧則周身之左右皆血，人肉狼籍。大尉已不見矣。」遮礮之鐵板已洞穿，見有藍物在外閃動，則海也。武男既痛又聞焦爛之腥氣，軀乃莫動。但聞四面呻吟之聲，木質爲火所焚，爆作响。又聞有大呼放礮及抽水機之聲，忽覺有人引之而起，足動奇痛徹心，但滿目紅光，人已不醒。

林紓曰：甲午戰事，人人痛恨閩人水師之不武。望敵而逃，余戚友中殉節者，可數人。死狀甚烈，而顧不能勝毀者之口，欲著甲午海軍戴益以辨其誣。今譯此書出之日，人之口，則知吾閩人非不能戰矣。若云林紓譯時爲鄉人鋪

張則和文西文俱在可考而知天日在上何可歎也卽以丁汝昌劉步蟾言雖非將才尙不降敵而死亦自可憫唯軍機遙制主將不知兵事故至於此吾深恨鄭威里之去已爲海軍全毀之張本矣哀哉

### 第十九章 戰餘小紀

十月中旬日本陸軍第一師團赴遼東矣廣島中乃稍靜而第二師團復至爲後備天皇亦臨廣島開御前會議六百議員皆至故廣島幾騰沸矣會可不聞耶市上但聞兵士趨走武弁佩刀觸地聲與小車往來聲人人門口咸署小木牌或曰參謀總長親王殿寓或書宰相伊藤寓厯厯皆是又有小紙署屋中幾區住幾人尙有空屋與否以俟陸軍中人下榻足見日本一大商接濟軍實忙乃逾倍在百忙中有一將軍騎馬向御營接連有新報館訪事者催車向電報局火車站中有人以黃紙裹刀適自遼來又見宰相御車沈沈如有所思時廣島一城有二種歌聲一爲軍歌其聲壯一爲女郎之歌柔婉以勵將士向前敵大街上有一高伐

榜大書於門外曰。供軍實之所。其中若氍毹也。兵衣也。積疊如山。有數人在其次。檢選優劣。此時有中年人。髮禿。左眼有痣。及一人同行而至。既至。則與書記草草作數言。昂然自入。忽見有一車過門。車中人則舊識也。卽呼曰。田崎君安往。車中人如未之聞。轆轤而過。卽以人追之。少須車反。田崎年逾五十。顏色赤而成黑。髮有二色。常服冠亦舊式。乃不審爲人所瞞爲何事者。旣入。始曰。招我者乃山木君耶。山木與之間訊。卽曰。君以何時至廣島。田崎曰。正欲以火車歸東京。山木曰。適從何來。田崎曰。來自佐世保居彼間數日。經行及此。山木曰。然則往省武男君矣。田崎曰。然。山木曰。胡以過門不入。吾甚願聞吾女侍老夫人如何者。乃久久不得吾女書札。田崎曰。吾本宜造訪。以太忙。乃不及過。山木曰。便道見覲。於尊事亦何梗。今日胡不屏車少留。爾我少作情話。遲至下一次火車行亦未晚。武男君如何。吾聞在佐世保病院中。吾本欲往訊。此時適第一師團赴敵。爲事大忙。但能以一書往。田崎曰。武男君傷在股際。未及骨。今茲少愈。山木曰。佳哉。老夫人聞此當慰。

田崎取表觀之。卽起立將行。山木復堅留曰。勿爲是匆匆。吾尙有微物。上老夫人託君爲我賣送。晚車之行。亦不撓君之事。吾今少爲部署。別尋一靜室小飲。此間魚較他處佳也。時天安川之岸。有酒樓。當斜陽將落。餘光射及樓窗。樓上之人皆滿。其人悉御前議會之員。朝罷聚飲於此。樓下有小屋。山木及田崎二人促坐談心。其意至密。似有祕事故。斥去侍兒。勿令左右伺。田崎事川島家已兩世。爲綱紀之僕。人既有才。而又誠懇。凡主人度支。未嘗侵蝕。老寡婦倚之如左右手。有要事。悉需此僕。山木一手執杯。一手掠髮言曰。吾在東京。僅一日。以事忙。復至廣島。故浪子君之事。初未一聞。想浪子君病劇矣。茲事乃大殘忍。唯尙爲川島家久計。勢在不能不行。田崎曰。浪子君復至逗子矣。聞其病。尙未大劇。山木曰。然耶。唯此療疾。無恆。十人中九人死也。今武男君如何。尙慍怒耶。此時田崎取魚羹嘗之。香菰之味。撲鼻。田崎大悅。言曰。卽此爲難耳。母子之間。終不相洽。老夫人之冒爲此事。顧全大局。心亦可原。唯乘主人不在而爲之。雖尊爲母氏。母乃太過。我亦力勸夫。

人少待少主人。然夫人性烈如火。言爲卽爲。今少主人之怨怒固在情理之中。唯近來與千岩大不相合。其人聞已赴中國矣。山木視田崎曰。千岩君之行尙未久。僕亦與之齟齬。蓋萍水之交。其破耗吾資夥矣。彼臨行向我假資。言禮當餽贐。卽死於兵間。義亦當贖。若僥倖凱還。吾已得寶星。又何患不能償責者。則以強力假去百元。今此事亦不復論。但問武男君病愈仍歸東京耶。田崎曰。否。病愈尙赴前敵。山木曰。此亦英雄壯志。吾甚敬禮其人。唯吾意此時武男君宜東歸侍其母夫妻誼重。然已大歸而又得療。胡能更爲覆水之收。已過之事作過去觀。之母子間隙法。當先彌。田崎君以爲何如者。田崎沈思言曰。少主人性本純孝。固怪母之不然。而未嘗不迴思絕母之過。甚。吾此次至佐世保。固奉老夫人之命。所謂彌母子之間隙者。間隙固已彌矣。山木曰。吾意尙不止此。今國家多難。壯士胡以家爲然。以理度之。川島氏未有嗣續。禮宜更娶。一娶之後。後嗣有資。卽母子之前嫌亦釋。凡少年人。恆鍾情於結髮。第一見新人。而舊人亦稍忘矣。田崎曰。老夫人亦爲是。

想。唯。事。在。萬。難。少。主。人。之。意。蓋。至。決。山。木。曰。茲。事。固。以。宗。祧。爲。重。胡。能。梗。以。意。見。時。樓。上。似。演。說。羣。人。打。掌。之。聲。雷。動。二。人。之。語。亦。少。停。後。此。山。木。復。滌。杯。斟。酒。上。田。崎。言。曰。田。崎。君。吾。女。居。川。島。家。今。如。何。者。此。女。嬌。惰。未。更。事。老。夫。人。時。能。如。意。否。先。是。山。木。當。浪。子。大。歸。一。閱。月。後。卽。送。女。川。島。家。言。就。夫。人。學。禮。既。至。則。欲。偵。取。消。息。曾。否。契。合。於。夫。人。田。崎。似。解。言。中。之。意。但。有。一。笑。格。格。不。能。傾。吐。也。方。武。男。盛。怒。別。母。時。老。寡。婦。曰。逆。子。汝。行。吾。不。更。見。汝。矣。寡。婦。素。知。武。男。孝。行。雖。非。分。之。苛。求。武。男。皆。未。嘗。抗。尤。知。武。男。素。愛。浪。子。竟。於。武。男。未。在。時。力。驅。浪。子。謂。吾。子。孝。愛。妻。必。不。敵。其。愛。母。之。心。及。見。武。男。大。怒。始。知。其。已。甚。蓋。身。爲。人。母。亦。決。不。能。舉。人。子。終。身。所。屬。意。者。遏。抑。而。摧。折。之。其。先。見。武。男。之。愛。浪。子。妬。不。可。言。今。見。以。浪。子。之。故。竟。行。其。忤。逆。匪。妬。也。而。亦。成。恨。迨。浪。子。旣。歸。尙。長。日。冤。詈。無。已。尤。有。一。事。益。增。其。怒。老。寡。婦。初。本。自。知。其。非。果。能。遂。非。而。兒。子。不。較。則。亦。漸。漸。可。忘。及。事。不。遂。心。家。庭。決。裂。於。是。恨。中。增。恨。武。男。旣。決。然。不。歸。卽。家。書。亦。渺。寡。婦。百。思。別。

無良法。但有罵詈。武男咒詛。浪子以洩其鬱氣。然舉目無親。雖怒亦無人慰解。平日。胖碩之軀。日漸瘦削。家中女侍見寡婦。咆哮如狂。則潛束其行裝。待發。寡婦知衆叛親離。愧悔無極。及聞豐島牙山開戰。他家戰士各有書歸。獨武男無之。且他家戰士出門。母氏至車送之。恒以書鼓勵。獨已有兒。乃不能隨人而行。此慰勞鼓勵之語。復思武男果戰死者。則又大懼。於是降心抑氣。作書問武男。既得回書。心爲釋。然又逾一月。忽得佐世保醫院電報。言武男傷重。寡婦得書而顫。乃遣田崎往問。及田崎歸。告無傷。寡婦良慰。意待戰事一竣。卽爲續娶。亦知苟行此着。以老母爲兒擇婦。亦足掩其前失。蓋此心之畜。自浪子出時已勃勃欲試矣。凡於戚屬中女郎。一一私加評量。均不適己意。正萬難中。山木忽送其女學禮於己家。寡婦亦知山木之用意。然豐子雖未佳品。譬之溺水之人。雖遇纖草必攀。因亦姑許山木。意將小試。以卜其可否。此時田崎聞山木問女而笑。此卽山木試驗之收局也。蓋寡婦豐子二人彼此各不相合。咸有後言。同伴之侍兒。咸用豐子爲笑柄。謂來

備員而竟如此耶。寡婦之處置新人。終始但有一策。前數日必和平僞爲慈愛。已而用沙子爲彈小試。令痛更進。則巨彈震天矣。浪子新來。卽受爾許磨折。今茲卽以舊時伎倆施之。新來學禮之侍兒。唯豐子夙心本願爲川島家新婦。又益以名父庭訓。沙彈之來。初亦甘受。寡婦見沙彈。弗痛則非。巨礮轟擊無以見命婦之威。稜每日晨起。卽以百事指揮。取至難極困責之。旣成功。而仍嗔責。無藝。初來。豐子尙復容忍。至於再三。豐子亦不能忍。計非欲嫁武男者。則久已抽身而逝。唯情絲未斷。尙極力包容。寡婦見此女木木。遂用以洩憤。侍兒則羣聚而誚。豐子。豐子計情人不必歸來。而茹苦已不勝其苦。知情之爲物。非佳品也。且豐子來時。寡婦忽挑動其故事。諺云常玉遺失價。忽連城已死之妻。必且無過。今見豐子行事去浪子遠甚。以貌言之。以才論之。咸不如浪子之靈瑩而映徹。因之頗悔出之。已甚。又思。惟其出浪子也。始招豐子入門。於是舍浪子。不恨而恨豐子。以上之事。田崎之一。知之。故山木發問。田崎不能答。但有微哂。知豐子及夫人之交惡。甚於本國之。

與中國也。

## 第二十章 武男養創

武男在病坊中。爲窗外鳥語啁啾驚醒。自披其幔。見晨曦甫出。影被窗紙。山峯仍籠曉靄之中。然深秋氣爽。野曠天高。樹間鳥聲細碎。似見窗奩啓處。鳥乃驚飛。跳落一片黃葉。武男枕上閉目忍痛。後乃移動其軀。置於穩處。則又閉其目。時曉色初分。萬聲皆寂。忽聞鳴雞。武男復醒。然心緒潮沸。則又閉目而思。計自兵間受創而歸經月矣。股上爲炸鐵所中。深陷入肉。幸脰骨未碎。若他處少傷。初亦無恤也。同伴之大尉。身首俱碎。餘人亦多戰死。武男自計能生此間。亦似有天幸。初至病坊。熱力大熾。幸年少氣足。足與熱力相抵。熱減病輕。逾一月後。尙能少起而覽行。今心中所期。但有愈後更赴戰艦。初念求死而不死。及受傷後。而又望愈。既愈。而舊時之恨事復來。蓋人有生命。而煩惱。卽隨之而生。蟬固能蛻。而人又何從蛻者。武男之恨。初爲兵事所蓋。無心及之。今臥病坊間。則舊事陳陳。若益以重息而取。

償於已者。顧人經大病。腠理爲之一新。而感覺亦變。所快快於老母者。心亦旋忘。而浪子之身。則爲己心房所裏藏於深處。一思浪子。如聞舊時歌曲。發聲於悠渺之間。田崎之來。旣詢其母。並及浪子。田崎防武男之怒。匿豐子之事。不敢示武男。武男自田崎口中得浪子消息。爲語無多。已足鉤其眼淚。是日下午。正思及田崎。方讀報章。即又擲去。引目窗外。時同寓尙有一人。以愈後歸船。故武男獨居於是。隔壁創人似醫生。以電醫之。故機聲弗斷。機聲雜以秋雨之聲。心乃逾困。但注視林滴。寄其無聊之思。忽見院人入言。有人寓包裹。及木合與君。武男舉目。見有一童。挾裹背上。負木箱。武男曰。物寓自何氏。童子遂誦其合上之封題。武男曰。吾乃不識其人。汝爲啟其裏。中爲何物。童子啟之中。爲紫布之包袱。旣啟。則緘衣一襲。白帶一襍。一雙。尙夾以裏衣數襲。武男復啟其合。則巨梨及香蕉。均武男所素嗜者。武男心躍躍而動。問童子曰。中有書乎。童子四檢。無之。武男大愕。卽曰。取外裹之。封題示我。武男觀其筆迹。知其人矣。心卽大動。知所寓。決爲浪子。試展其衣。上

瀆淚痕無數。卽封題之字亦似手顫所書。於是武男淚落如縗。蓋武男之與浪子情愛一絲未斷。卽思浪子果死尙爲吾妻。卽在此世界中亦未嘗離我中饋。顧此念但存之意中。而世界成規則萬無自由之事。其母以武男名出妻卽外氏亦認其女爲已出之婦。在俗眼中觀之二人絕無情愫。武男此時忽思病愈後能否力排俗例。仍取而歸之。旣而又思國俗雖改。然此事仍未有行之者。且此事匪特不行。即使冒行亦無以自全。吾母於是迴環數四。謂人生世上。胡以情愛一節。亦復不能自由。百思不復得策。但私誓於心。無論生死。終以浪子爲妻。用自寬釋。已而醫生至。言曰。子病垂痊矣。醫生視已卽出。少須。夫人書至。書言田崎歸。聞吾兒病可。母心大悅。惟病愈。醫生許爾行動者。趣歸東京。母尙有言詔汝。他無言矣。武男思母氏何言。言必續娶。此安可行者。乃決計不歸。十一月初旬。武男病愈。松島船亦修整。至大連灣。武男卽以運船赴大連灣。歸伍。臨行發二書。一書蓋告母者。

自九月以來。人家至逗子避暑者。續續而歸。本地漁家。則於風日晴美時。恒見一少婦。將一老嫗。近海遊眺。漁人半知此。少婦慘極。見時多與鞠躬爲禮。此少婦即浪子也。人雖未死。希望全無。竟如垂滅之燈。欲滅未滅。秋深矣。尙無彌留之狀。六月中。同其姨氏。並歸東京。及聞夫家休書。病復大發。醫生言疾不可爲矣。家人戚煩憂不可止。而浪子則安心待盡。蓋命本一絲。復加以霹靂之力。震墜九幽之下。爲憎。爲愛。爲恨。已悉無知。但有麻木而已。覺雖生。無味。欲逃此劫者。但有死之一字。計一死後。斬斷情絲。飛精於九天。依其死。母痛哭。其遭際之不幸。故仰望閻摩。直如福星之臨蒞。顧亦吝而不予。每日晨起。心中私祝。其必盡於此日。而又不然。於是者。一閱月。匪特不死。且微動生機。更一閱月。竟似漸愈之勢。天若堅留。不釋其行者。則直以淚珠洗面。度此蕭晨矣。乃大恨。醫生胡以頻來保全。此萬無情趣。之生命。其不忍擲棄。弗飲者。則又爲老父之故。不敢逆命。而自殊。且老人在百忙中。尙偷閒臨視。至時必調藥。勸進浪子。每聞其父足音。已急收其淚。至見老父喜。

動顏色謂已少差則亦倒收其淚向肺腑而流無敢令老人見之且不敢拒醫屏藥者是又有故知武男之待己決無離異之心尤知大歸之舉必不出自武男之意其寄衣送果使者遄歸言武男痛不可止浪子之心既慰且悲所謂慰者非謂有團圓之望特以萬重怨憤惟彼知之一縷情絲仍牽而未斷因之念父感夫益以醫生之術藝竟將浪子垂滅之火燐然復然九月之初浪子竟能起立與老嫗同赴逗子旣至逗子病復日瘡地偏心遠與病體爲宜有時浴罷開窗面海聞濤聲洶洶雜以秋禽之唱鬢髮似過春陽待征夫之返顧者餘事則一如前狀侍疾者一嫗一看護之婦浪子逐日尙起臨窗飲食起居一如醫生所言無聊時則編花爲毬或哦詩排悶醫生每禮拜必至自東京或一次或二次不等至姨氏表妹及其繼母雖亦時來特無如醫生之慇摯而同窗女伴聞其臥病亦時以箋問訊顧皆時世之酬應無復懷誠而至浪子心中屬意之人惟一千鶴子外間消息及國家戰事均千鶴子自至厯厯言之自大歸以來川島家人已渺如隔世武男身

在數千里外。尙懸浪子心。日若川島寡婦。思之輒復心痛。卽偶一念及。立卽以他事遣郤。之及聞山木之女送入川島家爲侍兒。初聞心爲梗然。旣知武男之心。絕不之戀。遂亦消滅。不復置念。時心中所繫戀之二人。悉在兵間。自移居逗子。而老父亦至廣島。聞不久亦至遼東。本欲赴彼送別。而中將寓書。力沮以爲不可。俟勾當公務後。再至而迎我。時聞武男不在兵間。或以天氣惡而成病。莫赴前敵。故雖無事養疴。而心則飛馳海上。每日新報必購取而讀。至九月之下旬。始聞武男鴨綠江之戰。武男竟在創人之列。此夜乃直無睡。而姨氏居東京中。消息較捷。卽馳告以創輕不死。已赴佐世保醫院之中。浪子少慰。然心思飛越。已旋繞武男病榻之側。顧欲以書自通。乃格於禮俗。後乃覓得良法。製衣送果。以無名氏之書。予之度武男見其筆迹。必洞徹已心。至十一月之中旬。得一書。自佐世保至浪子。得之大哭。時千鶴子及駒子同至逗子。已小住數日。及得書之。明日始行。浪子乃逾寂。一人獨坐。與死母影相嚮。萬聲皆寂。是日爲十一月十九日。卽浪子死母之忌。

日浪子張其母影於壁間。以白菊花製爲花園。四旁環繞。時其母下世可十年矣。十年中浪子一時未嘗去懷。顧往年之忌日。乃不如今日悲梗之切意果。吾親在者。則滿腔悲憤。正可對母而宣。今寂然寡歡。積其極慟深悲。乃以一肩荷之。則覺重不可勝矣。因對影言曰。母何忍心獨行。乃遺我受此荼毒。思極淚簌簌不期而自落。尙憶死母未逝之前數月。一日爲極歡之時。浪子八歲。駒子則五歲。衣粉霞之衣。臂上以白櫻花爲標識。母攜其姊妹以馬車至馳名之照影家立木寓中。映相此影。卽當時所映者。光陰易逝。轉瞬十年。直同大夢。且十年中。母行但留此影而已。身又自娃而髫。而鬚。終局爲棄婦矣。忽聞壁上丁丁作二點鐘。浪子聞聲。如醒。則四顧無人。尙聞老嫗及看護婦在隔室深談。浪子無因自立。若有所事而竟忘其端。又無因自行出園。又自園門及於海瀕。海色沈沈。雲片聚而欲雨。海上寂無一舟。浪子沿海而行。心無所主。乃不知其所以然。沿途所見。亦無一漁人。但見一女娃。攜一小兒。卽海灘拾貝。旣見浪子。與之曲躬爲禮。浪子亦笑答之。仍俯而。

前行無心竟至不動。堂斗見飛瀑。此卽當春與其夫同坐而誓同生死之地。即踞其故夫坐處而坐。風景既殊而心懷復劣。前此春光明媚海乃鏡平。今則雲黑如墨濤花撲向石磯。其聲震耳。海上飛鳥盡逝。初無片帆。旣坐則出武男之書。書中雖草草數行。自浪子觀之。較之萬言書爲夥。中有一語曰。吾無時無刻不念浪子者。但此一言已足以炸裂己心。不期向天言曰。此世界中有兒而天又胡以待兒之酷兒愛兒夫魂酥骨化而兒夫愛兒亦深情如揭風箏中斷。是又何耶。今歲之春。吾二人在此誓同生死。海若聞之。頑石聞之。爲時未遠。海不枯而石不爛而吾言已消歸烏有矣。嗟夫。吾夫今年之春在此石上。今年春天在此石上。其餘乃不能更語。而襟袖琳琅矣。覺心緒潮湧。厯厯思及前事。骨肉面顏一一皆瞥過。其前既苦憶親屬。又思及千鶴子。前日復告我以舊事。其人卽已同學。較長於己。可二歲。前二年嫁一年。少子爵姑亦鍾愛其人。惟子爵落落不能契合。顧已生兒而子爵以游蕩之故。竟休其妻同學不久。亦奄奄以死。自念彼以不得夫憐己。則傷於

姑惡兩離異事殊而命同也。浪子長歎以面視海。愈思愈知世界之中無已廁身之地。又念生在朱門不爲薄命。惟早年喪母十年之中屈於繼母威稜之下。剛剛嫁得可兒。婿又復陷身於沈瘵。因瘵而見屏其悲較死爲深果使恩情斷絕亦云瓦解冰消。顧乃名分無屬而情愛尙深。則萬萬不能自遣。夫命途之蹇。至於如是。則生我又復奚爲。母旣不祿纖纖者又胡以不從。卽嫁夫亦恆人所有。又胡以嫁此多情之武男。卽得病弗痊。又胡不早死於兒夫腕下。百凡皆奢。謂我尙得生耶。勿論病根終未必除。直苟延此悲酸之日月。縱病魔都盡康泰如昔。覆水旣不能收。則亦痛心而死耳。與其一死胡爭遲速。早脫苦海。一日卽一日等於生天。今舍死之外。無復餘望。復含淚注視海波。時迎面爲大島黑雲成屯。濤聲亦漸洪濺。及身浪子木木然。但思及海底。卽爲瘞身之地。因憶人言死後靈魂可以自由。計留之適爲病軀所絆。不如歸盡。則游絲一縷。可以常繞武男襟底。衣邊亦不爲。

非福。今武男從軍黃海。此水即可宣通吾順流而西與武男遇矣。噫。決死於此。以遊魂見武男爲得。因力納武男。信於紳間。斗然起立。風力撲面。幾不能支。海聲如嘯。上挾松聲。萬聲震耳。浪子欲僵忽大言曰。此正其時。不可舛錯。母也扶我父也。恕我我行矣。卽去木屐。以手合其兩襟。張腕欲撲。忽有大呼擒其背者。浪子遂暈不復省人。

## 第二十二章 耶穌宣言

別墅中老嫗方爲浪子汎埽。浪子曰。嫗。淪茗以待。彼女冠欲來矣。日人稱奉教者代之女冠。嫗曰。其人良佳品。胡爲往奉耶穌之教。吾乃再思不到。是人爲教門中人。乃不剪髮。明其爲嫠。浪子曰。剪髮何爲者。嫗曰。凡奉教之人。死夫乃不剪其髮。且爲豔粧。思更醜也。微旨。浪子怒曰。孰告嫗以此者。嫗曰。吾胡不知。彼教之中。即小娃亦魁岸不宗禮法。前此嫗有戚屬。隔鄰一女郎。卽奉教者。女亦佳品。後此入教會學堂中讀書。盡易前此之態度。每逢禮拜。其母欲其助力。則怫然不可。竟日入禮

拜堂。且言家中不淨。不如學堂嚴潔。又絮絮怪其母不能理家。然雖讀書有年。至不能秉筆書收條。而女紅一節。令少縫紉。針痕亦非端整。父母深爲之憂。無婿家之可相。而女爽然謂欲嫁人。非其婿月得二百五十元者不之嫁。汝思其言不良異耶。惟其拘謹之女郎。一易而爲斲弛。乃顯然見其不類。吾思一入教門。性質立改。其中必有邪魅之術。浪子笑曰。據嫗所言。此人性質立變。然觀人論事。不能泥於一偏。據一偏之評量。萬非正論。嫗雖不敢復辯。然意殊不然。視浪子久。言曰。夫人宜少遠教門之人。爲得。浪子復笑曰。汝謂我今日宜拒此女冠乎。嫗曰。果各耶穌咸如此耶穌者。亦何害。唯句。嫗言至此。見簾外人影微動。且聞有聲。曰。幸恕我從後戶入。嫗卽立啟畫屏。見一纖小年可五十之女冠。入以風貌論。似逾五十。髮已斑白。衣黑衣。容色如蒙重憂。而眼光均含善氣。口角亦類含笑。其人卽老嫗所指爲耶穌。亦一禮拜。前自海濱拯浪子者。其人姓小川。名清子。司某地育嬰堂名培。以前病肋膜炎。故前三月至此養疴。剛至不動堂。見浪子欲蹈海。則

能類故譯音不

力挽之歸。時老嫗點茶於外。旣以茶入。聞耶穌言。明日將歸。浪子曰。嫗胡趣趣。吾適倖遇。乃遽別乎。清子曰。吾甚願在此小留。與君雅談。尤不願於君病中。決然舍去。遂卽襟間出小本之書。贈浪子曰。此爲耶穌聖經。君殆未及寓目。浪子者。固未及讀。卽其繼母夫人在倫敦時。亦曾入教。歸時叛之。聖經一卷。蓋同其敝履。故衣擲於舊寓。聽其霉蝕矣。此時浪子亦謹對曰。未之讀也。老嫗見聖經。卽疑邪術在中。則力守之。不敢行。意行後。浪子卽爲所蠱。清子曰。君病愈後。讀之於寧患大益。設吾未行者。必常來講解經中精義。惟今日爲最後之一日。他無所言。但敍胡以讀經之故。請君聽之。且君罷乎。姑臥而聽。浪子曰。我何嘗罷。君且一一言之。老嫗不得已。亦爲易茗而出。清子以手按膝。少思後。卽仰面視浪子曰。人生至短。果於世界中。得閱歷。則爲日又長。吾父爲武門中有權力之人。且多金。君應憶得小石川水道橋中。有地。榆樹最多。今其地已爲人得。卽我生長之區。吾十二而喪母。父悼亡。誓不更娶。吾年雖少。家事均吾一人司之。吾有兄已娶。吾乃嫁與小川家。亦

爲舊勳。較吾家爲勝。吾年則二十有一矣。想吾嫁時。在君未生之十年。少經教育。謂女子宜躬操作。不敢言勞。顧旣嫁之後。竟有不能自忍者。時去明治歸政未遠。吾夫恆外出。夫家有五大人。及兩小姑。則所遭之苦蓋萬狀。翁尙善人。而姑氏則難事。而難悅。吾夫固已前娶。臨門遇窘。則潛逃而大歸。今老人悉歸泉壤。吾亦不忍。更作貶詞。綜言之。吾姑遇我。乃無人理。吾雖極力派遣。然仍悲不自勝。且一哭之後。爲姑所知。則又加以痛詆。已而維新國中大戰。江戶一城。亂不可狀。吾夫及父兄咸與新黨反對。因而博戰。兵屯於上野。而吾翁大病。吾又孕而及期。已而上野爲維新者所勝。吾夫逃入箱館。父乃不知所之。兄復戰死。妻孥蕩然。吾翁死。而吾子生。顛沛之事。一時同責吾心。麻亂不知所爲。時大將軍失權。斷我俸祿。吾所有遺產。維新後。一一入官。懷抱乳兒。將吾姑及老僕避難。踰箱根山。至靜岡道中。逃越。如在夢中行也。語至此。看護婦入視。浪子服藥後。自出。清子少閉其目。待着護婦行後。復言曰。此時大將軍幕士。苦乃不翅。大將軍失權。並失其祿。裏小路子。

爵亦退隱於下。吾前此歲入乃萬石。後此所得。乃供三人。此尙大將軍餘蔭所及。嗟夫。當日欲得半豆餅者。乃不能購。可媿甚矣。吾姑尙欲美食。而爲婦者尤難。則備女工及爲人教孺子。得小資助。以養家茹苦甘也。特吾姑仍如前之豪暴。吾夫尙在犴獄。老父蹤跡渺然。吾非爲此呱呱者。則視死如飴。此一年中。幾增吾十年之老態。後此吾夫出獄。復入軍隊。吾亦復踰箱根山歸東京。今之東京。卽前江戸也。時爲一千八百七十一年。逾年吾夫奉檄外出。家尙能立。惟阿姑暴厲如故。當時吾心所戚戚者。則不知吾父之耗。是秋吾夫赴歐羅巴。一日雨中。吾至小石川訪女友。回時以車。時雲盛雨集。吾犯雨行。而車行亦緩。吾見車人着油衫。手中執燈。泥濘沒踝。且行且喟。委頓不前。車至水道橋。燈滅。車停。車人請吾起。卽車箱中覓取燈。吾聞聲至稔。及燈火射面。則吾父也。語至此。清子以手掩面哭。浪子亦爲雪涕。聞隔室亦有歎歎之聲。清子拭淚言曰。吾卽下車。自承爲其女。引至左近飯莊。勸吾父少進食飲。父卽舉別後之情況告我。言自王師破上野後。卽逃遷村間。

以力自贍。有時病發。乃無一錢。今與園丁同居。園丁爲吾家盛時之廝僕。吾父遂以引車爲業。吾驚喜悲痛。一時奔集腦中。至格格不能作一語。父趣吾歸。吾卽與父爲別。回家至晚。姑大怒。肆其罵詈。至疑吾有醜行。吾遂以遇父之事告吾姑。姑匪特不憐。且斥我自掩其醜。吾怒極立意逃就吾父。迨吾姑已睡。吾即易衣作書別姑。置於六歲吾兒之枕畔。吾書方置。兒忽醒。引手抱我。請吾勿出。兒殆作夢。其止我勿行者。夢中語也。吾大驚。視之。兒轉側復睡。吾大哭。因憶及吾少時。吾母示以故事。其事適與吾合。乃不行。計容忍必有伸眉之一日。吾語多矣。汝不覺疲乎。浪子神聳志凝。淚滿於睫。搖首不能答。清子曰。吾在姑家。甚欲集得小貲。濟吾父。顧乃不能。則少鬻其衣。濟吾父。而父終無濟。幸有人薦吾至外國牧師家授音樂。卽以所得之錢。養吾父。牧師夫人待我厚。久之成爲良友。一日授我以書。令讀。即馬太福音也。汝啓此小卷第一篇是也。是時書爲譯爲和文。吾讀之事迹太離奇。遂置之不讀。明年姑得風癱之病。病後性質立變。前此厲烈後乃柔順。旦夕不能。

離我。我每行姑必呼我。我憐姑病。則深悔當時。包藏惡念。將舍之而去。遂盡吾之力。助吾姑。顧乃無術。逝矣。吾姑喪而夫適自外歸國。吾遂延老父同居。父旋以急病。不數日亦死。臨死時言曰。吾倅得吾女侍我。我死瞑矣。然我心思之殊不能圖報。於萬一後此。吾夫亦自武備中薦升。兒子亦長。惟吾夫嗜酒。爲陸軍中人之通病。且放縱無檢。然較之。同伴尙知自愛。軍中結習深。一人莫能獨遁。吾有時力爭。夫笑不省。於是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內亂。吾夫官羽林大尉。奉檄平亂於南服。去後。兒子得紅斑痧。吾日夜照料。時爲四月十八日。兒子略愈少睡。吾令下女出自治針黹。以伴兒。倦而少睡。似聞有人入室。坐於榻前。張眼視之。則吾夫也。衣軍服。浴血面慘白。無人色。余大呼而醒。則夢也。四顧。乃無人。而兒仍安睡。吾心動汗淋。明日兒病復重。卽於是日歿矣。吾抱而大痛。忽得電文。自戰地來。夫已戰死。清子語至此。無聲聽者。亦屏息屋寂然。如無人。逾時清子曰。事已敗裂。如是人生在世。幾如不見有日月矣。吾以爲容忍者。或有平安之日。不圖收局乃至於此時。

吾方病。立擬其死。顧乃不然。而禍福乃弗自知。吾此時爲世界畸零之人。不能立家。遂鬻其產。寄居友人之家。方檢點家具。忽得此書。偶然一檢。書中忽有一語。適貫吾心。吾亦無心披閱。但以筆識之。自是以後。則時時翻此書。顧乃莫明其義。久之似有微明。頗洞是中名理。時牧師夫人已行。吾甚欲得一人發明書中奧義。已而機會至矣。有人薦我入教會女學堂爲保氏。是中司事者。爲少年夫婦。禮我甚至。皆基督教中人。人極慈祥。閒時卽爲講解書中之理。於是吾入教可十六年矣。十六年中。無日不披閱此書。此心幾以是書爲杖。吾初以爲人死立已。不圖尙有長生之道。路。今知吾父身歸天堂。而眼前所撫之嬰兒。即可視爲吾子。遂盡去其前頭之苦。因希望在後。悉化而爲甘語。後視浪子曰。此卽吾湛深此書之緣起也。夫人遭遇。吾已略問其一二。常見夫人循海而行。似懷殷憂。久欲奉訪。拓夫人心胸。今乍逢復別。心滋弗怡。究之爾我交期。非同泛泛。但願勉自珍衛。勿謂世界中之不能容。我待尊患悉痊。願展此書讀之。吾雖歸東京。而思君萬不能置。清子明。

日行。而所送之聖經。浪子則常置之枕畔。自謂大地之上。但有父母姨氏知我。不圖。有此備嘗苦趣之人。乃以深情覆我。此足爲殘生之慰矣。於是時念此人。復讀聖經。心滋適然。

### 第二十三章 記旅順口事

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第二師團得旅順。士大紀念年壯此中少年也千鶴子取新報讀之。大呼曰。阿娘聽之。母叱曰。閨女胡得狂喊。至是究何事者。千鶴子色頰笑曰。阿娘。千岩死矣。加藤夫人曰。千岩胡得死。其戰死耶。千鶴子曰。千岩之名在死人冊中。此真果報。夫人曰。勿爾。已又自言曰。千岩戰死耶。彼人乃能勇於報國。千鶴子曰。彼死爲佳。夫人不語。久乃曰。千鶴。凡人一死。人不爲憫。此亦可憐之事。千鶴曰。川島家寡婦不之哭耶。既云川島娘亦知豐子逃出彼家乎。夫人愕然曰。確耶。千鶴曰。然。昨日豐子與寡婦爭。聞寡婦詈不已。豐子哭歸也。夫人歎曰。何人尙能久住其家。千鶴亦無言。去母子談心後。二十日戰地中有書裹小骨頭。至川島家。焦骨者。

千岩也。書則武男寄母者。中敍旅順戰事。前略。克旅順之二日。港內之船及船塢。均日本水師司之。中國壯士讀此者亦捐心而動色乎兒及同官均登陸。筦其事。日本之人之得志如是戰場中蒼涼極矣。兒行過養傷之室。見二人昇一戶。其上蓋以藍氈。戶面蒙以白布。兒似審其人。問卑者以死人之姓名。則千岩少尉也。兒揭其白布。觀戶面。面慘白。牙齒堅駁。彼攻椅子山。受創極劇。創後尙了了。交午而死。兒問千岩之同官。咸言彼此次戰極勇。攻金州時爲第一人入北門。以千岩之爲人兒醜極矣而日人爲書尙稱道其勇足見日人之愛其同種矣惟行事非正。擁貲亦豐。一日在貔子窩。待士人極酷。軍令至嚴。千岩乃强行刦奪。大帥怒。幾斬之。尋乃令其以功自贖。今茲一死。前失容可蓋也。兒當此時。頗以千岩之戶自累。千岩之生。本與之絕。既死則怨釋。迴思少時同學。如兄弟。今親覩其死。心頗憐之。請之上官火化其尸。寄歸遺骨。幸母葬之東京。俾安於鄉土。實則武男之在旅順所爲者。尙不止此。尙有一事。特不敍之。書中武男見尸之日。以岸上事集。歸船已晚。行次見邏騎執械甚嚴毅。大官策馬。下士立正聽號令。尙有土人竊。

竊而觀。可後此行經一次。有苦工數人。方向火中。有一人曰。寒極矣。吾在本國得酒。啜魚羹。不盡美耶。呼曰。吉。汝所衣者何服。乃甚美。吉時着紫綬之中國衣。吉曰。汝不觀源之所衣。狐裘可值四百元也。其第一人曰。源殊佳運。每次臨敵。彈乃不及。未嘗苦戰。所得滋豐。試觀吾身。但有此木棉之衣。禦寒之具。均失之大連灣矣。今亦當以物禦寒爲得。又有一人言曰。汝當留意。吾今日偶至人家。欲少加搜括。忽遇一清兵。自內奔出。執大刀。彼以爲吾將殺彼。乃不知吾殊無意。乃甚畏其兇也。幸吾輩兵至。殺之。不爾。吾亦身首異處矣。第一人言曰。吾乃不知其人。地既失矣。尙留此待死。武男聞之。亦不審。竟徐徐向石步行。人少燈疏。左爲軍械廠之高壠。黑影倒地。右爲路燈。亦黯黯欲滅。見一瘦狗逐步嗅地而過。武男依牆陰行。見五十步外。有二人影。覩其狀似軍官。一人高碩。一人瘦削。二人且行且言。復見一人潛尾其後。武男大驚。然觀之初。不甚審。伏行之人。似有所顧忌而不即進。旣至燈光之下。知爲中國人。手中有物。閃閃作光。似手槍也。此中國人亦乘黑影中。力

追前行之二人。相距微遠。其人發槍。途中瘦人立仆。欲發第二槍。中胖人。爲武男力創其臂。槍墜。刺客怒極。與武男鬪。胖人亦歸助武男。邏者亦集。遂得刺客。武男用力急。而喘。胖人視武男。武男亦對視。則片岡中將也。武男曰。公耶。中將亦異曰。武男汝胡在此。武男不意。中竟出片岡於險後。此爲浪子所聞。老嫗喜曰。吾主人。得武男君之力不少也。汝趣愈始足以對武男君也。浪子笑而不答。

## 第二十四章 武男歸朝

此一年自始及終。均戰事。明年正二兩月。日本兵得威海。此又中國壯士紀念日也北洋水師全軍歿。中國壯士記之三月中。得遼東。中國壯士記之北方日師大勢絕盛。遼河以東無敵師矣。四月議和使者至。和約定專候簽字。於是歐洲三國出與其事。以遼東歸中國。五月杪。天皇自廣島凱旋東京。戰事畢。武男葬千岩骨灰。救片岡中將。攻此中局之恥也。五月杪。天皇自廣島凱旋東京。戰事畢。武男葬千岩骨灰。救片岡中將。攻威海。得遼東。皆有功績。六月中。師歸橫須賀。武男亦甯家。自與母別。可經年矣。一年中驚奇之事。乃無數。而武男之氣。亦平方在佐世保醫坊。雨夜。北方雪中失眠。

則心心專屬東京。旣歸見家狀如故。而侍者已經易人。母尙癱病臥牀。體仍健碩。田崎日必一來。來時爲理家政。井井然。武男旣歸。百凡如昔。而轉生其鬱鬱。食既珍異。臥具亦佳。但苦不能貼席而睡。夜深至於一句兩句鐘以外。二目猶醒。心中如有所梗。此一年母子之間隙已彌。唯其中如何。則人亦無從識別。武男初歸。母亦欣悅。武男見母如恒狀。亦甚悅。但其中似有膜隔。不能傾吐其肺腑。母子相見。絕口不言浪子事。彼此皆知提浪子。則火力必爆。故冰釋不言。實則武男又烏能。釋者。且物是人非。胡能自遣。又思今浪子果安在者。我歸彼其知之乎。然相距兩。英里。不敢一至片岡之家。直若相隔一星。捲之遠。至於加藤家。亦不敢造問。百思不到。去年五月。與浪子別於逗子。乃成永訣。臨行。浪子遙呼早歸。餘音猶裊然於耳際。今將向誰言。武男歸朝也。一日武男向橫須賀路經逗子。遙遙視別墅綠窗。深閉。初以爲浪子至東京。遂遙繞後戶。見茂平方刈草於園中。茂平聞足音。迴視。見爲武男。卽去巾鞠躬爲禮。曰。男爵幾時歸也。武男曰。歸僅數日。茂平汝亦佳乎。

茂平曰。幸託大庇。乃頑健。武男曰。汝一人在是耶。茂平曰。男爵夫人卽曰小姐。又曰。有病之夫人。於前月遷矣。留老僕在此。武男曰。得母歸東京。茂平曰。老主人未歸時。尙在東京。主人旣歸。攜赴西京。今尙留西京也。武男思至西京。病當少間。卽曰。以何時至西京。茂平曰。可一禮拜外矣。茂平尙欲有言。尋記得言之非理。乃默而不答。武男知旨。色赧然。相嚮移時。茂平曰。吾且開門。男爵入而試茗乎。武男曰。勿累爾。吾今至橫須賀。便道過此耳。武男望園中草。雖常蘿而窗閉簾垂黃熟之梅子。時時墜枝。玫瑰殘紅狼籍滿地。咸帶溼香。人聲都渺。但聞蟬聲噪於樹間。武男與茂平別。垂頭而歸。逾數日。武男奉檄南行。家居僅兩禮拜。初無壯士凱旋還家之樂。在外思家。歸家又無聊賴。武男此去本從橫須賀登舟。以非時不得火車。則但就東海道乘車。於六月初十日出。道中蕭寥之狀。至於莫堪矣。

## 第二十五章 火車斗遇

時有三人自宇治出黃蘖山寺門。一爲高碩之人。衣洋服。年鬚在五十以外。執金

鑲之行杖。另有女郎。可二十餘。執黑綢之雨蓋。第二則老嫗負小行囊。三人旣出。有三小車候於門外。立趨迎之。衣洋衣者。謂女郎曰。今日天氣良佳。汝其小行里許乎。女郎曰。諾。老嫗曰。得毋苦疲。女郎曰。是安得疲。我良欲步。老嫗曰。然則徐行。疲卽登車。於是三人信步而行。車則隨後。此三人一爲片岡中將。一爲浪子。一爲老嫗。昨自奈良來此。今日將赴山科車站。至大津。中將於五月中歸自遼東。一日與醫生私談。究浪子病狀。故二日以後。遂以浪子並嫗赴西京。在水濱覓清幽之逆旅。長日引浪子領略山容水態。以祛其病。其衣洋衣。不着軍服者。爲避人延訪。凡以東請與燕者。均謝不往。此時國中幾不知中將何嚮。蓋中將之身。已爲浪子所獨有矣。日本采茶之候。適過而隔嶺。風來尙挾茶香。尤有村姑伏采二度之茶。茶田中左近夾以麥田。時大麥已黃。鐮刀聲相續於耳。和洲遠岫。模糊在碧靄之中。麥田盡處。見宅治川風帆葉葉。悉露其尖。近處人家。午雞方啼。頭上片雲凝而不動。浪子此時微歎。少須自小道中見一村人夫婦。沿途相語。似飯罷同赴田間。

男子紳間着一鐮刀。女子牙黑。以白布裹頭。手中執茶壺。一見此三人。卓立互視。立趨至其夫側附耳。如有所言。於是二人咸迴頭視浪子。女子笑而露其黑齒。且語且行。至於隴畔。入諸茨花叢中而去。浪子目送其人。但見一戴草冠一裹白布。漸漸移影入諸麥田深處而沒。卽自彼間斗出歌聲。歌曰。若刀製自正宗。夸刈麥。不勞吾刀鏽而莫斷。夸刀當奈何。我決不斷。夸仍寶吾刀。旨浪子聞歌以目視地。如有所思。中將曰。汝罷矣。則引其手更行。謂浪子曰。光陰易逝。汝憶否。少時吾背汝行。汝則以小腳踢我。當時汝特五六歲耳。老嫗曰。嫗憶之。主人背汝時。小妹亦索抱。卽今而論。小妹亦樂。同來浪子微哂不答。中將曰。汝言駒子耶。吾歸時。將囊物以饋之。唯千鶴子之欲同來。其意甚於駒子。老嫗曰。然果千鶴子君同來。則沿途爲尤樂。惟欲問主人適所渡之河。非宇治川乎。其間多螢火。此地爲駒澤與其情人深雪相遇之地。旨中將笑曰。嫗乃博聞時事之變遷。詎人所料。吾少時自大坂至西京。行必以舟。行客如納箱中。鬱乃不翅。吾二十歲時。曾遇一事。當大西鄉。

及海江田挾月照和尙至大坂後。忽有奇事。吾則力尾而前。匆匆間竟忘橐金。沿河步至大坂。且在夜中。其狀至苦。言已而笑。且曰。浪子苦熱乎。仍上車爲得。於是老嫗招車人。三人遂緩緩遑麥中小道。向山科車站中將前行。浪子見老父之髮已斑。知其心大務苦慮。且此次同父外出。究之樂耶憂耶。已身爲人棄。婦人間生趣。都盡。但有待死而已。然試爲老父設想。則親女爲己所出。其焦煩悲梗。更有甚於己身者。正未可言。矧老父慈祥。有恩意而已。形旦夕委化。莫酬親恩。則賣恨方且無窮。今欲少圖報稱者。但有僞笑佯歡。以博老人欣悅所能者。盡於此矣。此次之出。隨地勾留。欲廓眼界。且在東京。購得絲縫。取其鮮明者。意歸送其妹。用爲紀念之物。浪子此時雖極念父。然亦無時不念武男。武男自到前敵。但聞力救其父外。餘事一不之聞。而心緒則匪日不屬。舍夢中。相接外。實則莫知其處。所甚欲見其一面。顧乃不能自遂。此時耳中尙留村夫婦之歌聲。並觀其倡。隨之樂。私歎此夫婦衣布而樂。吾則衣錦而悲。樂相較。又何如耶。不期淚落。如繩。欲自止。其悲。

則嗽聲大作。中將一聞嗽聲。即迴首而視。浪子雖不自支。尙笑慰其父。謂已愈矣。及至山科上東行之火車頭等車中。但有片岡三人。浪子之坐臨窗。中將則坐而讀報。少須自神戶有車東來。二車隔軌而停。聞開車門聲。脚夫呼山科聲而已。車汽笛已發。車身徐動。浪子自窗中望。隔車至二等車箱眼中。忽見一少年以兩手支頤而坐。浪子大呼。幾不能聲。此少年亦失聲。呼浪子。其人則武男也。然車行交而已。過。浪子卽出身窗外。揚其羅巾。老嫗曰。小姐幸留意。即力挽其袖。防其外跌。中將執新報。亦引首外望。然車行如風。而浪子半身幾出窗外。尙遙見武男亦揚其素巾。口中大動。如有所言。車轉小山。兩俱不見。但有樹葉扶疏而已。聞汽笛作裂帛之聲而去。車已渺。浪子以手扶頭。伏於中將膝上。哭不可仰。

### 第二十六章 浪子死訣

七月初七之黃昏。有無數人聚於片岡府第。人人作聲甚微。以女公子浪子病篤。在彌留間。六月底。中將與浪子自西京歸。家人迎於門外。見浪子病狀較前爲甚。

醫生大駭。謂浪子此去。胡以增劇。心脈之動。較前之病乃大異。自是日起。浪子房中燈火不斷。醫生足無停趾。長日往來。夫人繁子欲赴山莊避暑。乃亦莫前。醫生百計俱窮。老嫗匪神不宗。浪子之病終無起色。日益沈頓。吐血既數。心日怔忡。每病一發。則如醒如醉。時作夢囈。體乃愈羸。中將夜聞浪子歎聲驚起。卽病榻詳問。浪子氣短。然一見其父。則力支病軀。聲吐琅然。勉慰其父。若在精神恍惚時。則口中常念武男二字。是日爲醫生最悚懾之時。夜已向黑。諸室皆燈。人人皆不敢作聲。其寂有同墟墓。有年長之兩女人。自病房出。一爲加藤夫人。一爲清子。卽不動堂力拯浪子之人。清子自別浪子。久未晤。此次浪子特以書速之。加藤夫人語清子曰。君前日厚待浪子。老身深感盛德。此遭病中。甚欲見君。果知君至者。意思乃大懼。清子微歎。不能答語。卽亦不知所以答者。少須問曰。彼人安在。加藤夫人曰。彼在臺灣。此二字何可令中國壯士聞之清子復歎。加藤夫人不能更忍其淚。但曰。彼若不在遠者。浪子委頓至此。無論如何。必招之使來。與浪子話別。然已至臺灣。又在兵艦

之中。語聲未已。繁子夫人入。千鶴子亦隨入。千鶴子附加藤夫人耳作數語。意至  
 僵迫。時寢室之中。銀燭四照中。陳廣榻。浪子臥焉。雙目皆閉。以白布衾覆之。蓋病  
 已二年。消瘦乃不類人。而類影膚作玻璃。幾通明。入裏。然黑髮之光。仍可鑑人牀。  
 側坐一看。護婦以冷酒糊其脣。令潤。老嫗亦坐其側。眼眶深黑。時時拊摩其胸。屋  
 中無聲。但聞浪子氣息吐翕。浪子忽爾微歎。作聲問曰。阿嫗安在。加藤夫人曰。阿  
 嫗在此。因移榻近浪子之前。言曰。爾睡酣乎。因謂老嫗及看護婦曰。汝少出二人。  
 旣行。夫人愈近浪子。則以手分其髮。以淚眼視浪子。浪子亦靜視其嫗。少須。自枕  
 間出一封口之函。上加藤夫人言曰。兒死後。以此書授彼夫人。淚落如繩。卽納書。  
 於胸際。曰。如爾言。必親授武男。浪子以左手置夫人膝上。曰。尙有戒指余譯至此  
幾於不能。時浪子無名指上有武男定婚之金鑽石戒。指自大歸後。凡川島之物。一一歸  
 之。獨此戒。指則寶貴。不還。因曰。此物吾攜之入棺矣。夫人復哭而點首。浪子眼閉。  
 少須。復開眼。微問曰。彼烏在。又何爲者。加藤夫人曰。武男乎。彼奉檄赴臺灣。若父。

將請之歸顧汝有何言者恣言之此書必親授浪子微哂少須二頰皆絳胸際躍躍作聲淚亦少出言曰心痛不可忍也乃更攢眉以手拊心夫人剛欲外出呼醫浪子忽起力把夫人之手作數聲歟血大溢出遂仰而弗動醫生及家人咸集醫生及看護婦相扶飲以止痛之藥開近榻之窗令人夜中涼氣窗外月光適射自林梢而出中將及夫人繁子與加藤夫人千鶴子駒子及老嫗咸坐榻前夜風徐入微動浪子之髮乃瞑然如逝醫生以手按脈以目視浪子看護婦則秉燭照之火爲夜風所襲閃閃不定欲滅如是者可十五分鐘聞浪子微歎脣吻亦微動醫生又進以一匙葡萄之酒浪子復微息膠膠作言曰娘乎與我同歸吾來矣來矣則竟張目曰胡尙在此醫生以目視中將自立稍遠中將卽前引浪子之手言曰浪子汝聽之我爲爾父家人悉聚是間浪子四顧後則注目中將悲不自勝曰阿翁勿戚戚時中將執其左手浪子徐徐轉其右手亦並執中將之手言曰娘安在者繁子夫人亦進爲浪子拭淚浪子則執夫人之手曰娘兒行矣夫人脣動以手

掩目逃去。加藤夫人方撫慰千鶴子令勿哭。則自至榻前引浪子之手。駒子亦至。跔於榻前。浪子以手按駒子之首曰。別矣。此時浪子氣復湧發。且喘駒子顫極。與以一匙之葡萄酒。浪子開眼四顧曰。毅一道子安在此。二人已爲夫人遣赴別墅。故浪子未之見。則亦點首若不知。此時爲何事者。此時老嫗淚被其頰。堅握浪子之手。浪子曰。姥老嫗嗚咽曰。姑娘容我同行也。家人力拔老嫗之手。推過複室屋中。復無聲響。浪子眼口皆閉。面作死灰之色。中將復前言曰。浪子勿遽行。尙何言。告我。浪子聞至稔之聲。則又張眼矣。加藤夫人曰。浪子平安赴尋爾母餘事。阿姨爲汝了之。浪子又微哂。眼閉而氣絕矣。月光直射入門。照死者之面。然尙帶笑容。人則已逝三日。後浪子之柩瘞於青山中。將所交遊者至廣。會葬者至多。卽浪子同學。亦咸蒞中。將扶柩而行人知浪子身世者。咸爲雪涕。卽行路之人。見老嫗遂棺。後作斷腸聲。亦爲之淚泚。蓋死者爲少年。則花園山積。獨有一家花園中。將屏去。則花園中有小牌書川島兩字也。

## 第二十七章 翁壻婦墓

浪子死逾四閱月。時爲下午之四句鐘。川島寡婦精神來復。啟屏門出遊廊之下。視水盆。見無水。則大怒。疊呼曰。松聲已有下女。繞出廊腰。更有一人亦至。色皆沮喪。寡婦曰。汝觀之。吾屢詔汝矣。時則執水鏡叩盆。示以無水。二女侍咸默然相向立。寡婦曰。汝趣行。二女侍力奔而去。寡婦滌手罵詈。方欲入室。見一女侍至前。鞠躬如有關白。寡婦曰。何事者。女侍曰。山木君求面。寡婦聞名。作不屑狀。蓋山木自豐子歸後。屏跡不常至。寡婦聞山木發迹。則尤怒。常語女侍曰。人苟無良。必無善果。若山木之忘本。汝輩戒之。此時詔女侍曰。汝延之入。山木入甚踧踖。老寡婦言曰。山木君玉趾殊不輕涉。山木謝曰。本欲至而問訊夫人。以戰後事叢。不克分身。

茲見夫人健旺。心滋釋然。寡婦曰。山木君。吾聞足下得錢多也。山木曰。亦特人言過許。實足敷用已耳。卽有一侍者。將木盤。其中雜陳禮物。寡婦視已。言曰。謝山木君覲我。山木曰。此區區者安足云。武男君升中尉。尙未爲夫人賀。吾於報中見中

尉得寶星。且有酬庸之犒。生此公子。夫人宜中心喜悅極矣。今尙在佐世保耶。寡婦曰。武男耶。昨歸矣。山木曰。無恙乎。寡婦曰。人尙如恆。但未改童貽之性。今晨早出。尙未歸也。山木曰。武男君歸。夫人當尤悅。片岡家良不幸。今已過百日乎。實則此病殊不得愈。夫人所行事。乃有卓見。寡婦聞片岡二字。顏色頓變。曰。吾爲浪子之身。被忿極矣。醫資浪擲無數。兩家乃至於失歡。川島家人咸呼我爲鬼。此時歸葬。送以花園。乃不受。擲還。教人如何甘受。寡婦初聞浪子之亡。亦頗戚。及花園見屏。恨怒復生。山木曰。此何禮耶。誰則能忍。遂復飲茗。言曰。吾乃未及語夫人。吾女豐子行將嫁矣。寡婦曰。足爲君賀。壻家誰耶。山木曰。是亦大學畢業生。在農商務省中爲司員。其人名曰。句又沈吟曰。其人頗提挈千岩君者。又曰。語及千岩君。其死良可惜也。寡婦攢眉曰。兵凶戰危。句爾女吉期。諷於何時。山木曰。後日耳。夫人果能光臨者。則爲寒門之幸。山妻應自來延請。顧以事集莫前。並望少主人爲我增光。寡婦點首。見壁上鐘交五點。武男胡以不歸。是日下午。有水師官兵將菊花

之園至青山塚上天氣逢秋陽光朗照墳臺之上籬上野茶花盛開芳馥動人鳥聲細碎鳴於樹間所坐車已遣之去地靜無人但聞東市上人聲囂然含微風而至籬外有人影行過少須見其面則三十許麗人命婦也二目盡赤攜小兒可七歲衣水軍之衣其人先行可數十步童子忽曰娘觀之後來之人亦衣水師衣也此命婦以手掩面疾行而去此水師官亦不之顧則時時俯讀新塚之碑行經一處遂立而點首推籬扉而進中有數墳水師官至一新墳之下新墳上有松樹數陰櫻花枯葉堆落墳頂碑上書曰片闕浪子之墓此水師官矗立不復能動矣少須乃大哭武男自前二日由臺灣歸五月以前至臺灣在道中與浪子瞥然一面未久即得加藤夫人書言浪子逝矣既歸即赴加藤家乞示亡妻臨終之言今日之至埽墓悲不自勝三年往事潮上於心顯然在目第一憶及密月次則伊香保之采蕨不動堂之盟誓逗子臨別之聚首後此山科車站之晤面浪子臨門早歸之聲尙依稀在耳而歸時已非其妻矣及再歸則人已奄化因大哭呼曰浪子汝

奚爲死時秋風忽起黃葉飄落如積武男拭淚及於墓前以樹枝埽其落葉端其花園寢之墳上自襟間出浪子遺書此書得自加藤夫人時幾欲痛哭今至墳前始發其書幾乎不辨爲浪子筆迹字字欹斜墨瀦散漫淚痕滿紙書曰吾在世之日無多故以數言囑爾自大歸後不期於此世中乃與君一面是帝力所使也片晌之間我幾不能自支武男讀至此立閉其目如見浪子在車站招手之時更一開眼則斷墳在目矣復含淚竟其書曰汝我二人所遭乃至不幸然我殊不怨一人吾身歸土而吾靈實在爾左右此時忽聞有童子聲曰爸爸有人在是也旣而又曰卽武男君也此時童子執花奔至武男大驚急存其書回首見片岡中將已及籬外武男低首不敢仰視忽覺有人執其手則中將也二人相見大哭中將曰武男君老夫心碎矣二人對立移時無語中將徐曰武男君浪子雖亡老夫仍以增視君武男悲咽無聲中將曰武男君勿悲當思其遠且大者凡人遇蹇運多足以助男子立其宏業老夫與君別久矣今日同行至老夫家論臺灣事也

下　　卷　　歸　　如　　不

# 商務印書館

國年四適用之新地圖

學適用中華新地圖

四

是圖首列中華民國全圖。次各省及各特別區域。蒙古西藏青海等圖。共二十六幅。形勢明晰。調查精確。本館出版之高小共和國教科書。地理及教授法中所見之地名。一一載入。新改縣名。附注舊稱。商埠鐵路。詳細調查。皆以民國三年十二月底為斷。最新最備。

教科 中華分道圖

八角

民國成立。政治更新。全國疆域。迭有變更。是圖按照最新區畫編製。所有各道區域。攷正界線。一一註入。各縣新名。附註舊稱。尤便觀覽。全圖闊四十三寸。長三十一寸。銅版精鑄。字跡清朗。紙張堅厚。色彩鮮明。誠我國空前。未有之最新地圖。另附行政區劃一覽表一冊。檢查極便。

西學 分科

不可不

教科 五

八角

是圖採取歐美新圖中地名悉從舊譯並附英便對證。各國疆域詳加考一大幅甚便教授歐洲一幅。於局至有關係現。由版。

說部叢書

初集各百種

定價二十八元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二角五分預定全  
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冊二分五釐

撰譯情文兼擅。并有譯叢、筆記、文苑、戲曲等。

舊小說

六集二十冊 全部六元

吳曾祺編 上溯漢魏。下迄清末。凡千餘種。名  
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爲一編。誠藝苑之巨觀也。

新小說

二百餘種另印目錄函索即贈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義俠、偵探、  
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不具備。

林譯小說

五十種九十七冊全部十六元

本館前出版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  
說。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 每冊一角至二角

本館爲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最新奇  
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戊申年九月十九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廿五日四版發行

(不)如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著原著者 日本德

作譯述者

發行人

印 刷 人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西北商上商上鮑上印上杭閩

侯縣海

分 售 處

此書有

